

列寧著

帝國主義論

馬列文庫之一

光華書店發行

帝國主義論

列寧著

帝國主義論

著者 列寧

出版者 光華書店

發行者 光華書店

各地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DIGUOZHUYI LUN
LENIN ZHU

一九四八年一月
在大連印造
初版三千册

目次

序言·····	一
法文版與德文版序言·····	三
引言·····	一
一 生產集中與壟斷·····	一三
二 銀行及其新作用·····	三五
三 財政資本與財政寡頭·····	五九
四 資本輸出·····	八一
五 各資本家同盟彼此分割世界·····	八九
六 列強分割世界·····	一〇二
七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	一一九
八 資本主義底寄生性與腐化·····	一三五
九 對帝國主義的批評·····	一四九
一〇 帝國主義底歷史地位·····	一六九

序言

我這本小冊子，是於一九一六年春季在蘇黎支寫成的。在那裏的工作條件下，我當然時常感到了相當缺乏英、法文參考書，尤其是十分缺乏俄文參考書的痛苦。但我對於霍柏森所著論帝國主義的一部主要英文著作，是認爲該書確實值得的那種注意來利用了的。

我寫這本小冊子的時候，是預計到要經過沙皇政府檢查的。因此，我不僅必須極嚴格地局限於純粹理論上的——尤其是經濟上的——分析，並且在敘述我對於政治問題所必須作的幾點意見時，不得不用極其謹慎的口吻，用暗示的方法，用伊索寓言式的文字，用沙皇制度迫使一切革命者在執筆來寫『合法』作品時所不得不採用的這種可惡的伊索寓言式的文字。

在目前自由時期，閱讀小冊子裏那些因顧慮到沙皇政府檢查，而不得不說得含糊、緊縮、被壓得不能舒展的頁子，真是很覺難堪了。當時，關於帝國主義是社會

主義革命前夜，社會沙文主義（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沙文主義）完全叛變社會主義，完全投奔到資產階級方面去，工人運動底這種分裂是與帝國主義客觀條件有關等等問題，我都不不用一種『恭順』口氣去說，所以現在我祇好請注意這種問題的讀者去看我那部快要再版的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國外論文集。此處要特別指出第一一九至一二〇頁上*的一段文字：在那裏爲了要用能受檢查的口吻向讀者說明資本家以及轉到他們方面去了的社會沙文主義者（考茨基與他們鬥爭是作得很不澈底的），在兼併問題上怎樣無恥地撒謊，怎樣無恥地掩飾本國資本家底兼併政策，我曾不得不舉……日本做例！細心的讀者，當然不難用俄國代替日本，用芬蘭、波蘭、庫爾蘭、烏克蘭、基發、布哈拉、愛斯特蘭及其他非大俄羅斯人居住區域來代替高麗。

我希望我這本小冊子能幫助讀者去理解除非加以研究便絲毫不能瞭解現代戰爭和現代政治的那個基本經濟問題，即帝國主義底經濟實質問題。

作者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彼得格拉

法文版與德文版序言

—

我在俄文版序言中已經說過，本書是在一九一六年間預計到要受沙皇政府檢查所寫成的。現在，我沒有可能來將全部原文改造一番；而且這樣來改造，也許是不適宜的，因為本書底基本任務，無論過去或現在，都是要根據不容置辯的資產階級統計方面的綜合材料和各國資產階級學者所承認的事實，來說明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在二十世紀初期，在第一次全世界帝國主義大戰前夜的國際相互關係的總·結·情·景。

而且，把本書原文保存不加改造，這對於先進各國許多共產黨員甚至是頗有益處的，因為他們看了這本被沙皇政府檢查局認為合法的書籍，就會知道，例如在現今美國或法國，雖然不久以前，幾乎全體共產黨員都被逮捕，但他們還是可以——

並且必須——利用那一點點還留給共產黨員的公開活動機會，來揭破社會和平主義者所持觀點和『世界民主』幻想絕頂虛偽的性質。至於我想在本序言中說到的，便是對於這本受過檢查的書所作的一些最必要的補充了。

二

在本書中已經證明，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戰爭，從交戰的雙方說來都是帝國主義的戰爭（即侵略的、劫掠的、強盜式的戰爭），是為瓜分世界，分割與重分殖民地及財政資本『勢力範圍』等等而進行的戰爭。

須知，能證明戰爭底真實社會本質，或正確點說，真實階級本質的，自然不是戰爭底外交歷史，而是對於一切交戰國裏統治階級所處客觀地位的分析。為要說明這種客觀地位，我們就不應引用單個例子與單個材料（在社會生活現象極端複雜的情形下，隨時都可以找得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單個事實來證實任何一種意見的），而一定要引用所有關於一切交戰國和全世界經濟生活基礎的材料之總和。

我在一八七六與一九一四年世界分割情形比較表（第六章）與一八九〇與一九一三年全世界鐵路分割情形比較表（第七章）中所引用的，正是這樣一種無可否認

的綜合材料。鐵路情形是資本主義工業中最主要部門，即煤鐵工業底總結，是世界貿易發展與資產階級民主文明底總結和最顯著的指標。在本書最初幾章內已經指明了鐵路與大生產、壟斷組織、新迪加、卡德爾、托拉斯、銀行、財政寡頭制等有密切的聯繫。鐵路網的分配，這種分配的不平衡，鐵路發展上的不平衡性，便是全世界範圍內現代壟斷資本主義底總結。而這種總結也就指明，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尚存着的這種經濟基礎上，帝國主義的戰爭是絕對不可避免的。

建築鐵路，看來似乎是一種簡單的、自然而然的、民主的、文化的、文明的事業；因粉飾資本主義奴隸制而領取資產階級酬金的大學教授，以及小資產階級的庸人，就是如此看待這件事情的。而在事實上，資本主義的密網，却千絲萬縷地把這種事業與一般生產資料私有制聯繫起來，把這種建築事業變成爲用來壓迫依賴國裏十萬萬民衆（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共佔世界人口半數以上）和壓迫『文明』國裏資本僱傭奴隸的工具。

以小有產者勞動爲基礎的私有制、自由競爭、民主，——所有這些原由資本家及其報紙用來欺騙工農羣衆的口號，都早已成爲過去的了。資本主義已變成極少數『先進』國用殖民政策壓迫，用財政資本扼制地球上極大多數居民的全世界體系。

瓜分這種『贓物』的，是兩三個雄震全球而全身武裝的惡獸（美、英、日），它們把全世界都捲入它們自己爲瓜分自己贓物而進行的戰爭。

三

君主制的德國所強迫簽訂的布列斯特和約，以及後來『民主』共和制的美、法與『自由主義』的英國所強迫簽訂的那個更加殘忍卑鄙的凡爾賽和約，替人類盡了一種極有益處的義務：這兩個和約，把那些受帝國主義僱傭的月筆苦力以及那些雖然自稱爲和平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而讚美過『威爾遜主義』，硬說在帝國主義條件下可能達到和平與改良的反動市儈，都盡行揭穿了。

因英、德兩方財政資本強盜爭奪贓物而發生的戰爭致使幾千萬人死亡殘廢的事實，以及後來簽訂的這兩個『和平條約』，都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喚醒數千百萬被資產階級所壓迫、所蹂躪、所欺騙、所愚弄的民衆。於是，在大戰所造成的全世界破壞狀態基礎上，便發展着全世界的革命危機，這個危機不管它會經過怎樣長久嚴重的周折，但結果總是會使無產階級革命爆發並獲得勝利的。

第二國際「巴塞爾宣言」在一九一二年所估計的戰爭，正是一九一四年所爆發

的戰爭，而絕對不是什麼一般戰爭（因為有各種各樣的戰爭，並且還有革命的戰爭），——這個宣言已經成爲揭露第二國際英雄們底全部可恥破產及其一切叛變行爲的紀念碑了。

因此，我現在把這篇宣言轉載於本版附錄中，並再三請讀者注意：在宣言內有許多地方明白確切而直接地說到當前這次大戰和無產階級革命之間的聯繫，而第二國際英雄們總是極力躲避這些地方，正好似盜賊躲避他偷過東西的那個地方一樣。

四

本書特別注意到批評『考茨基主義』這一國際上的思潮，它在世界各國的代表人物，是第二國際底『最著名理論家』與領袖（在奧國有鮑威爾及其同流，在英國有麥克唐納爾等等，在法國有湯姆等等，等等），以及許多社會黨人、改良主義者、和平主義者、資產階級民主派份子和傳教師。

這個思潮，一方面是第二國際解體腐化底結果，另一方面是全部生活環境都使其受資產階級偏見和民主偏見俘虜的那些小資產者所持思想底必然產物。

考茨基及其同流底這種觀點，正是表示他們完全離開了考茨基自己幾十年來擁

護過，並且是他和社會黨內機會主義者（伯恩施坦、米勒蘭、漢德曼、葛培爾茲等）作鬭爭時特別擁護過的那些革命馬克思主義原理。因此，現時『考茨基主義者』在全世界上到處都與極端機會主義者（經過第二或黃色國際）及資產階級政府（經過有社會黨人參加的資產階級聯合政府）結成了實踐上政治上的聯盟，也就不是偶然的。

現時在全世界上發展着的一般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特別是共產主義運動，都不免要分析和揭露『考茨基主義』底理論錯誤。其所以如此，尤其是因為和平主義與一般所謂『民主主義』，還非常厲害地流行於全世界，這些思潮雖毫不假冒馬克思主義的名目，可是它們完全和考茨基一流人一樣蒙蔽帝國主義矛盾底深刻性以及帝國主義所產生出來的那個革命危機底必然性。所以，無產階級底政黨必須和這些思潮作鬭爭，而把那些受資產階級愚弄的小業主和千百萬多少處於小資產階級生活條件下的勞動者，從資產階級那裏奪取過來。

五

關於本書第八章「資本主義底寄生性與腐化」，還要說幾句話。我在本書正文

中已經指出：在這個問題上，過去是『馬克思主義者』，現在是考茨基底戰友和『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內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策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希法亭，比英『國公開和平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霍柏森還退後了一步。現在，整個工人運動在國際範圍內發生的分裂，已經完全暴露出來了（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這兩個思潮間的武裝鬭爭和國內戰爭事實，也同樣暴露出來了：在俄國有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幫助高爾察克與鄧尼金來反對波爾塞維克；在德國有謝德曼派和諾斯克一流人協同資產階級來反對斯巴達克團；在芬蘭、波蘭以及匈牙利等國也是如此。這一切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現象底經濟基礎何在呢？

就在資本主義最高歷史階段，即帝國主義所特有的寄生性與腐化。在本書內證明了，資本主義現在已經分泌出了極少數（其人口少於全球人口總數十分之一，就是按照最『慷慨的』和誇大的計算，也少於五分之一）特別富強的國家，它們專靠『剪息票』來掠奪全世界。照戰前的價格與戰前資產階級的統計來說，每年從資本輸出上所獲得的收入計有八十萬萬以至一百萬萬之多。現在當然是更大得多了。

從這樣巨量的額外利潤（因為這是超出資本家從『自己』國內工人身上榨取的那種利潤額以外所獲得的利潤）中間，自然是可以拿出一部分來收買工人領袖和上

層工人貴族。『先進』國裏的資本家，也就用這種額外利潤來實行收買他們，用數千百種方法，直接與間接的方法，公開與秘密的方法來實行收買他們。

這個已經資產者化的工人或『工人貴族』階層，按其生活方式，工資份量以及整個世界觀說來，是完全市儈化了的，——他們是第二國際底主要支柱，而在現時則是資產階級底社會（不是軍事）支柱。因為這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走狗，是資本家階級在工人中間的代辦（L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是十足的改良主義和沙文主義傳達者。在無產階級反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中，他們有不少一部分的人，是必然要站到資產階級方面去，站到『凡爾賽派』方面去反對『公社社員』的。

不懂得這一現象底經濟根源，不估計到這一現象底政治與社會意義，便絲毫也不能解決共產主義運動和當前社會革命底實踐任務。

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底前夜。從一九一七年起，這一點已在全世界範圍內證實了。

引言

在最近十五年或二十年以來，尤其是西、美戰爭（一八九八年）和英、布戰爭（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二年）之後，新舊兩大陸上的經濟刊物以及政治刊物裏，日益常見地運用『帝國主義』這一名詞來表明我們所處這個時代底特質。一九〇二年，在倫敦和紐約出版了英國經濟學家霍柏森所著的「帝國主義」一書。作者雖然站在資產階級的社會改良主義派與和平主義派觀點，即實質是和過去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現時所持立場一樣的觀點上，但他把帝國主義底基本經濟政治特點，作了一番很好很詳細的說明。一九一〇年，在維也納出版了奧國馬克思主義者希法亭所著「財政資本」一書（有俄譯本，一九一二年莫斯科版）。雖然作者在貨幣論問題上犯了錯誤，並且他有一些想把馬克思主義與機會主義調和起來的傾向，但這本書對『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最新階段』（希法亭這本書底附題就是如此標法的）作了一個極有價值的理論分析。其實，近年來關於帝國主義問題的論述，特別是在許多專論這一問

題報章雜誌論文中以及許多決議，例如一九一二年秋在赫姆尼茲和巴塞爾召集的兩次國際代表大會底決議裏，差不多都沒有超出這兩位作者所敘述的——或更正確些說——所總結的那些觀念底範圍……

我們往下就要用盡量通俗的文字，簡略說明帝國主義各個基本經濟特點相互間的聯繫和關係。關於非經濟方面的問題，不論它怎樣重要，我們都無法說及。參考書目以及其他註釋，因為並不是所有一切讀者都對之感覺興趣，所以我們將其載在本書之末。

一 生產集中與壟斷

資本主義最標本的特點之一，便是工業異常發展，生產集中於日益增大的企業的過程來得非常迅速。現代工業調查簿是說明這一過程的最完備最正確的材料。

例如德國，每千個工業企業中，僱傭工人五十個以上的大企業，在一八八二年有三個，在一八九五年有六個，在一九〇七年有九個。在上述各年間，這種企業所僱傭的工人數目，佔工人總數百分之二二、百分之三〇、百分之三七。但生產集中程度，比工人集中程度更要厲害得多，因為大企業中的勞動生產率要高得多。關於蒸汽機和電力發動機的材料，便可證明這一點。若拿德國所稱爲廣義工業，即包括商業與交通機關在內的企業來說，我們便可得到如下的數目字。在三百二十六萬五千六百二十三個企業中，大企業有三萬零五百八十八個，即只佔總數百分之零點九。在一千四百四十萬個工人中，它們佔有五百七十萬個工人，即佔工人總數百分之三九點四；在八百八十萬蒸汽馬力中，它們佔有六百六十萬馬力，即佔總數百分

之七五點三；在一百五十萬瓩電力中，它們佔有一百二十萬瓩，即佔總數百分之七點二。

爲數不滿百分之一的企業，佔有總數四分之三以上的汽力與電力！而二百九十七萬個小企業（僱有五個工人以下的企業），即佔企業總數百分之九一的企業，却只佔有百分之七的汽力與電力！幾萬個巨大企業簡直擁有一切，數百萬個小企業幾乎一無所有。

德國在一九〇七年僱傭一千個工人以上的企業，有五百八十六個。它們所僱傭的工人幾佔總數十分之一（一百三十八萬），而所擁有的汽力與電力，幾佔總數三分之一（百分之三二）*。貨幣資本與銀行（我們在下文還要講到這點），使這少數巨大企業底優勢更加強到真正壓倒一切的地步，就是說，數百萬小企業、中等企業、甚至一部分大企業的『主人』，事實上落到了完全受幾百個富豪財政大王奴役的地位。

在另一個現代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美國，生產集中的速度更加強大。美國統計

按「德意志帝國一九二一年年鑑」(Annalen des deutschen Reichs) 所載材料得出的綜合數字，

見該年鑑第一六五至一六九頁。

材料特別提出狹義工業，並按全年產品價值份量把企業分成幾類。在一九〇四年，出產價值一百萬美金以上的大企業有一千九百個，佔企業總數（二十一萬六千一百八十個）百分之零點九；它們有一百四十萬個工人，佔工人總數（五百五十萬）百分之二五點六；它們有五十六萬萬美金的生產，即佔生產總額（一百四十八萬萬美金）百分之三八。經過五年之後，即在一九〇九年間，相當的數目字已如下述：三千零六十個大企業，即佔企業總數（二十六萬八千四百九十一個）百分之一點一的企業，共僱有二百萬工人，即佔工人總數（六百六十萬人）百分之三〇點五，並有九十萬萬美金的生產，即佔生產總額（二百零七萬萬美金）百分之四三點八。

美國全體企業底全部生產，差不多有一半是握在僅佔企業總數百分之二的企業手裏！而這三千個巨型企業，包括有二百六十八個工業部門。由此可見，生產集中發展到相當程度時，便可以說是自然而然地走到壟斷。因為數十個巨型企業彼此易於成立協定，另一方面，正因為企業規模宏大，又使競爭受到阻難，而產生壟斷傾向。在最新的資本主義大經濟中，這一競爭變為壟斷的現象，即使不是唯一最重要

* 見「美國一九二二年統計集錄」(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22), 第1011

的現象，至少也是最重要的現象之一，所以我們必須把它詳細研究一下。但是我們首先應當排除一種可能的誤會。

在美國統計上寫着：在二百五十個工業部門中有三千個巨型企業。看起來，似乎每個工業部門中只有十二個巨大企業。

但事實上並非如此。並不是每個工業部門都有巨大企業；另一方面，發展到最高階段的資本主義，有一個極重要的特點，這就是所謂聯合制，即是把各種工業部門聯合成爲一個企業，其中有些部門相繼製造同一原料（例如，由鐵礦鑄成生鐵，由生鐵煉成鋼，也許還用鑄造出各種製成品），而另一些部門又彼此執行輔助作用（例如，廢物或副產品的改製；包裹用品的生產等等）。

『聯合制碾平市場行市方面的差別，——希法亭說，——因而使聯合企業能有更穩定的利潤率。第二，聯合制排除交易。第三，它使聯合企業能實行技術上的改良，因而也就能比「單純」企業（即非聯合的企業）獲得多餘的利潤。第四，它使聯合企業地位比「單純」企業穩固得多，因而加強它在嚴重蕭條（業務停滯，危機）時期，即在製品跌價超過原料跌價時期的競爭力量。』^{*}

^{*} 見「財政資本」，俄譯本，第二八六至二八七頁。

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黑依曼寫了一部專論德國鋼鐵工業中『混合』（即聯合）企業的著作，他說：『單純企業，因原料價格高昂和製品價格低廉而滅亡下去。』結果就是：『一方面祇剩下幾個巨大煤業公司，每年產煤數百萬噸，共同緊密組織成爲一個煤業新迪加；其次，還有幾個巨型煉鋼廠連同它們的鋼業新迪加，也是與這些石煤公司緊密結合着。這些巨型企業每年出產四十萬噸鋼（每噸等於六十普特），採掘巨量的礦石和煤炭，生產大宗鋼製品，僱有一萬個住在工廠所建宿舍裏的工人，有時且擁有自己私有的鐵路和商港。這種巨型企業，便是德國鋼鐵業底典型代表。而且生產集中過程還在繼續不斷地向前進展。個別企業愈變愈大；屬於同一工業部門或屬於各種工業部門的企業相繼結合爲巨型企業的數目日益增加，而五六個巨大柏林銀行，便成爲它們的靠山和指揮者。馬克思關於生產集中的學說，在德國礦業中確切證實了，不過，這是專指工業受到保護關稅與保護運率保障的那個國家而言。德國礦業已成熟到可被剝奪的地步了。』*

* 見黑依曼所著「德國大鋼鐵工業中的混合企業」一書（Jans Gideon Heymann: "Die gemischten

Werke im deutschen Grossseingewerbe"），一九〇四年斯多德牙爾版，第二五六頁，第二七八

這便是一個例外的誠實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不得不得出的結論。這裏必須指出，他好像是因德國工業受到高度保護關稅保障而把德國當作例外情形看待。但這種保護關稅，祇能把生產集中以及企業家壟斷公司，如卡德爾、新迪加等等形成的過程加速而已。很值得注意的，就是在自由貿易的英國，生產集中也引到壟斷，不過發生得較晚一些，並且所採取的形式也許是有些不同。請看列維教授根據英國經濟發展材料寫成的一部專論『壟斷公司，卡德爾和托拉斯』的著作中所說的話：

『英國正因為企業規模巨大和技術程度很高而發生一種壟斷的趨向。一方面，由於生產集中的結果，必須在企業中耗費巨量的資本；因此，新的企業需要數量日益增大的資本，所以它們也就很難出現。另一方面（我們認為這更重要），每個新企業，要想與生產集中所造成的那些巨型企業並駕齊驅，就得出產為數極巨的過剩產品，只有在需求量非常增加時，才有可能使這些產品得到有利的銷售，否則這種產品過剩就會使價格跌到很低的程度，而使新工廠和各壟斷公司均感不利。』英國與那些用保護關稅促進卡德爾化的國家不同，這裏壟斷性的企業家同盟，如卡德爾與托拉斯等，大半祇是在互相競爭的主要企業數目減至『兩打左右』的時候，才會產生出來。』這裏，生產集中在大工業裏引起壟斷的事實，表現得十分明顯。』*

五十年前，當馬克思著「資本論」的時候，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以爲自由競爭是一種『自然法則』。官場的學者企圖用緘默抵制辦法埋沒馬克思底著作，因爲馬克思用他對資本主義所作的理論的和歷史的分析證明了：自由競爭引起生產集中，而生產集中過程發展到一定階段時，便會引起壟斷。現在，壟斷已成爲事實。經濟學家們在那裏著作大堆大堆書籍，來敘述壟斷現象與個別表現，而繼續齊聲宣告說，『馬克思主義已被推翻了。』但是，英國俗話說得好，『事實是頑強的東西，』無論你願意或不願意，總不能把它撇開不管。事實證明：各資本主義國家中間的差別，例如保護關稅或自由貿易的差別，祇能使各國壟斷公司在形式上或發生時期上有微細的差異，但生產集中引起壟斷，則是資本主義現今發展階段上的一般基本法則。

對於歐洲說來，我們可以頗爲確切地判斷資本主義完全替代舊資本主義的時間：這就是二十世紀之初。在最近出版的一部論述壟斷公司形成史一的總結著作中，我們看到如下一段話：

* 見列維所著「壟斷公司、卡德爾和托拉斯」一書(Hermann Levy: 'Cartels und Trusts')一九〇九年耶拿版，第二八六，二九〇以及二九八等頁。

『我們可以從一八六〇年以前時代舉出個別資本主義壟斷公司爲例；在這些實例中，可以發現出現今極爲常見的那種形式底萌芽；但這當然不過是卡德爾發達史前的現象。現代壟斷組織底真正開端，最早也不過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事。壟斷組織發展史中第一個重大時期，是開始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國際工業衰落的時候，一直延長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我們按全歐範圍來考察問題，就知道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是自由競爭發展底最高點。當時，英國完成了建築宅那種舊式資本主義組織的工作。在德國，這種組織已與手工業和家庭工業進行着堅決的鬭爭，而開始造成它自己的生存形式……』

大的轉變是開始於一八七三年的破產，或更正確些說，開始於破產後的蕭條時期。這次蕭條充滿了二十二年的歐洲經濟史，只是在八十年代之初，稍有間斷，以及在一八八九年左右發生過異常猛烈，但也只是很短時期的高漲。『在一八八九至一八九〇年間的短促高漲時期，企業家紛紛組織卡德爾來利用當時的行市。輕率的政策，把價格提高到比沒有卡德爾時更快更大的程度，結果使這些卡德爾差不多全體都不光榮地埋葬於『破產墳墓』中。此後又經過了五年的業務不振和價格低落時期，但此時在工業方面已是流行着另一種情緒了。一般人已不把蕭條視爲一件當

然的事情，而認爲它不過是新的順利行情發生前的一種停頓。

於是卡德爾運動便進到了第二個時期。它已經不是暫時的現象，而成了全部經濟生活底一種基礎。它先後佔領各個工業部門，首先便是製造原料的部門。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卡德爾制度在焦煤新迪加——即後來煤業新迪加仿照它的模樣建立起來的那個焦煤新迪加——成立時，已達到了迄今沒有超過的完善程度。十九世紀末的巨大高漲和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三年間發生的危機，至少是在礦業與鋼鐵業方面，都是第一次完全在卡德爾制度下相繼發生的。當時一般人還覺得這是一種新奇的現象，但現在大家都已認爲經濟生活底各個重大部份通常不受自由競爭支配，是一種不言而喻的事情了。』*

總之，壟斷公司發達史可以分爲如下幾個基本時期：（一）十九世紀六十年代

* 見福格爾施坦所著「資本主義工業底財政組織和壟斷公司底形成」一文（*Th. Vogelstein: "Die finanzielle Organisation der kapitalistischen Industrier" und die Monopolbildungen*）載於「社會經濟底基礎」(「*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e*」)，第六冊，一九一四年，杜平根版。參照同一作者所著「英美兩國鐵業和紡織工業底組織形式」一書（「*Organisationsformen der Eisenindustrie und Textilindustrie in England und Amerika*」），第一卷，一九一〇年，來比錫版。

和七十年代，是自由競爭制發展中的最高的終極階段。當時壟斷公司還只顯露出不甚明顯的萌芽。(二)一八七三年危機之後，有了一個卡德爾廣泛發展的時期，但卡德爾當時還祇是一種例外，還沒有穩固起來，還是一種暫時的現象。(三)在十九世紀末期的高漲和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三年間的危機時，卡德爾已成了全部經濟生活底一種基礎。資本主義變成爲帝國主義了。

各個卡德爾彼此商定銷售條件，支付期限等等，互相分配銷售場，規定生產品數量，規定價格，把利潤分配於各個企業等等。

德國的卡德爾數目，在一八九六年約計二百五十個，在一九〇五年約計三百八十五個，其中約有一萬二千個企業參加*。但是大家都承認，這些數字是少於實際數目的。上面所引的一九〇七年德國工業統計材料說明，就是這一萬二千個巨大企

* 見黎吉爾博士所著「德國巨大銀行及其因德國全部國民經濟發展而集中的情形」一書 (Dr. Riesser: "Die deutschen Grossbanken und ihre Zusammenhänge mit der Entwicklung der Gesamt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 第四版 (一九一二年版), 第一四九頁; 李甫曼所著「卡德爾與托拉斯以及國民經濟組織底繼續發展」一書, (R. Tiefmann: "Kartelle und Trusts und die Weiterbildung der volkswirtschaftlichen Organisation"), 第二版 (一九一〇年版), 第二五頁。

業，大概也集合有全國半數以上的汽力和電力。美國托拉斯數目，一九〇〇年是一百八十五個，在一九〇七年是二百五十個。美國的統計，把一切企業分爲三類：屬於個人的，屬於商號的，屬於公司的。最後這一類，在一九〇四年估企業總數百分之二三點六，在一九〇九年估百分之二五點九，即四分之一以上。這些企業在一九〇四年所僱用的工人佔全數百分之七〇點六，在一九〇九年估全數百分之七五點六，即佔全數四分之三。它們的生產量在一九〇四年值一百零九萬萬美金，在一九〇九年值一百六十三萬萬美金，即估美國生產總量百分之七三點七和百分之七九。

一個工業部門底生產總量，常有十分之七八是集合於卡德爾和托拉斯手中的。

『萊茵威斯特發里亞煤業新迪加』，在一八九三年成立時，已集中有全區產煤總額百分之八六點七，而在一九一〇年，則已達到百分之九五點四*。這樣造成的壟斷，保證獲得巨額的收入，並造成規模極大的技術生產單位。美國著名的煤油托拉斯（『美孚油公司』），是於一九〇〇年成立的。『它的資本計有一萬五千萬美

* 見克斯特涅爾博士所著：「強迫加入組織。卡德爾與局外企業競爭情形之研究」一書（Dr. Fritz Kestner: 'Der Organisationszwang.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Kämpfe zwischen Kartellen und Aussenseitigen'），一九一二年柏林版，第一一頁。

金。當時發行了一萬萬美金的普通股票和一萬零六百萬美金的優先股票。優先股票自一九〇〇起，至一九〇七年止，每年獲得的紅利如下：百分之四八，百分之四八，百分之四五，百分之四四，百分之三六，百分之四〇，百分之四〇，百分之四〇，共計三萬六千七百萬美金。自一八八二至一九〇七年止，實得八萬八千九百萬美金的純利，其中有六萬零六百萬元分作紅利，而把其餘數目化為準備資本。*

『鋼業托拉斯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 中所有的企業，在一九〇七年，僱傭了二十一萬零一百八十個工人和職員。德國礦業中最大的企業，即『該爾生基爾恒礦業公司』 (Gelsenkirchener Bergwerksgesellschaft) 在一九〇八年有四萬六千零四十八個工人和職員。』**美國鋼業托拉斯在一九〇二年就出產了九百萬噸鋼***。它所出產的鋼在一九〇一年佔美國產鋼總額百分之六六點三，在一九〇

* 見李甫曼所著「從事參與和財政接濟的公司。現代資本主義與證券營業情形概論」一書 (K. Lieflmann: «Parteiligungsverhältnisse und Finanzierungsgesellschaften. Eine Studie über den modernen Kapitalismus und das Effektenwesen») 第一版 (一九〇九年耶拿版)，第二二三頁。

** 見前書第二一八頁。

*** 見契爾斯基博士所著「卡德爾與托拉斯」一書 (Dr. S. Tschiersky: «Kartell und Trust»), 一九〇三年格丁根版，第一三頁。

八年佔百分之五六點一。它所採掘的礦砂，在一九〇一年佔百分之四三點九，在一九〇八年佔百分之四六點三。

美國政府委員會關於托拉斯情形的報告上說：『它們之所以優勝於它們的競爭者，是因為它們的企業規模巨大，技術優良。煙草托拉斯從創立時起，便竭力到處大批實行用機器來替代手工勞動。爲達到此目的，它用巨量款項收買了一切與製造煙草有多少關係的發明品專利權。有許多發明品，起初是不適用的，於是那些在該托拉斯中服務的工程師只得加以研究，加以改良。在一九〇六年末，托拉斯又設立了兩個附屬公司，其唯一目的就是收買發明品專利權。托拉斯爲了同一目的，又建設了自己的鑄鐵廠，機器廠和修理廠。其中，一個企業，在布魯克林，平均有三百個工人，專事試驗製造紙煙、小雪茄、鼻煙、錫紙和煙盒等的發明品；同時又實行把各種發明品加以改善』***。『其他各托拉斯，也僱備有所謂 *developing engineers* (改進技術的工程師)，專門從事於發明新的製造方法，試驗改良技術的手續。鋼業托拉斯用很高的獎金付給工程師或工人，報酬他們所作的那些能够提高技術或減少成本費的發明。』***

在德國大工業中，例如近數十年來發展極爲迅速的化學工業，也是這樣進行技

術改良事業的。一九〇八年，生產集中過程已在這個工業中產生了兩個主要「集團」。這兩個「集團」也帶有相當的壟斷性質。起初，這兩集團是由兩對巨大工廠組成的「二元聯盟」，各有資本二千萬至二千一百萬馬克；一方面是霍斯達城的舊「美斯特爾」工廠和美因河岸法蘭克福城的「加舍爾」工廠；另一方面是留威斯哈雲城的安尼林蘇打工廠和愛北斐特城的舊「貝爾」工廠。後來在一九〇五年間有一個集團與其他一個工廠訂立了條約，而在一九〇八年間另一個集團又與另一個工廠訂立了條約，結果便構成了兩個「三角聯盟」，各擁有資本四千萬至五千萬馬克。而且這兩個「聯盟」又開始「接近」起來，「約定」價格等等了。

競爭變為壟斷。結果就使生產社會化過程有長足的進步。技術發明與改良過

* 見福格爾施坦所著「組織形式」一書（*The Vögelstein: "Organisationsformen"*），第二七五頁。

** 「煙草製造公司監督委員會報告書」（*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Corporations on the tobacco industry*），一九〇九年華盛頓版，第二六六頁，——引自塔費爾博士所著「美國托拉斯及其對於技術進步的影響」一書（*Dr. Paul Tafel: "Die nordamerikanischen Trusts und ihre Wirkungen auf den Fortschritt der Technik"*），一九一三年斯多德牙爾版，第四八頁。

見前書，第四九頁。

程，也社會化起來了。

從前是個個廠主自由競爭，彼此分散，各不相謀，各自生產，以銷售於所不知道的市場，但現在的情形已經完全不同了。生產集中程度很高，使人有可能大致計算本國，或如下面所說，幾個國家，以至全世界所有一切的原料來源（例如鐵礦產地）。現在不僅有人已在進行這種計算，而且這些富源都由幾個巨型壟斷同盟獨佔起來了。這些同盟已在進行關於市場容量的大致計算，根據協定來互相「瓜分」這些市場。熟練的勞動力都被壟斷起來；最能幹的工程師都被罷去；交通的道路與工具，如美國的鐵路，歐美兩洲的輪船公司，都被奪去。資本主義進到帝國主義階段時，使生產達到最完備的社會化地步，它不管資本家底願望與意識如何，而把他們拖進一種新的社會制度中去，即從完全自由競爭轉入完全社會化的過渡制度中去。生產是社會化了，但是佔有制仍然是私人性的。社會化的生產資料仍舊是少數人私有的財產。表面上大家公認的自由競爭底一般架子依然存在，但少數壟斷者對其餘居民施行的壓迫，却比先前更要百倍苦重，百倍顯著，百倍難受了。

* 見黎舍爾所著前書，第三版，第五四七及往下各頁。據報載消息（一九一六年六月），不久前又成立了一個把德國化學工業統一起來巨型新托拉斯。

德國經濟學家克斯特涅爾著有專書論述『卡德爾與局外企業鬥爭』情形，所謂『局外企業』，是指未加入卡德爾的企業家而言。他把自己的這部著作標題爲『強迫加入組織』，其實，爲不要掩飾資本主義，就應標題爲強迫服從壟斷者同盟。簡單看看壟斷者同盟爲了『組織』而進行現代的，最新的，文明的鬥爭時所採取的那些手段，都是很有益處的。這些手段就是：（一）剝奪原料（……強迫加入卡德爾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二）用『聯盟』方法剝奪勞動力（即資本家與工會間訂立合同，使工會祇接受卡德爾化企業中的工作）；（三）剝奪運輸工具；（四）剝奪銷路；（五）與買主訂約，使他們祇與卡德爾發生貿易關係；（六）有系統地降低價格（以求破壞『局外企業』，即未屈服於壟斷者的企業；耗費數千百萬金錢，來保證在某一時期內，按低於成本費的價格出售商品；例如在汽油工業中，有自四十馬克跌至二十二馬克，即差不多跌落一半的事實！）（七）剝奪信貸；（八）宣佈抵制。

現在已經不是大企業和小企業競爭，技術落後企業和技術先進企業競爭了。現在已經是壟斷者窒殺那些不屈服於壟斷，不屈服於壟斷者底壓迫及其意志的企業了。且看這種過程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意識中的反映吧。

『甚至在純粹經濟性的活動範圍內，——克斯特涅爾寫道，——也發生着相當的轉變，從先前那種商業活動轉變到組織者的投機活動方面去。獲得最大勝利的，並不是最會根據自己技術和商業經驗來判定購買者需要，找到並『發現』潛在需求的商人，而是那些能夠預先估計，或是預先嗅到組織上的發展，預先嗅到某些企業與銀行間有相當聯系的可能性的投機天才（！）』……

譯成人類普通的語言，這就是說：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很高程度，結果是商品生產雖還照舊『統治』一切，仍算是全部經濟底基礎，但實際上已被毀壞了，而大半利潤都歸那些慣幹財政勾當的『天才』所獲得了。這種勾當和詭詐行爲底基礎便是生產社會化，但達到了此種社會化的人類所造成的巨大進步，却造福於……投機者。下面我們會看到，那些對資本帝國主義作市儈式反動批評的人，『根據這點』而夢想向後退到『自由』，『和平』，『誠實』的競爭上去。

『因組織卡德爾而使價格長期提高的現象，——克斯特涅爾說，——至今祇是在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方面，特別是在石煤、鐵和加里方面看見，反之，在製成品方面，是從來沒有看見過的。由此所構成的利潤增加的現象，也是只以製造生產資料的工業部門爲限。除此而外，還要指出：製造原料（而不是半製品）的工業，不

僅因組織卡德爾而獲得高度利潤的利益，使那些從事於製造半製品的工業部門受到損失，而且它對這些工業還處於相當統治的地位，這是在自由競爭下所沒有的事情。

我們加上着重點的那幾個字，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不願承認和很少承認的要點，是現在以考茨基為首的機會主義擁護者極力企圖敷衍而逃避不談的要點。統治關係及由此而生的強力，便是『資本主義發展最新階段』中的標本現象，便是由於萬能的經濟壟斷組織形成所必然發生的，而且已經發生的結果。

我們再舉出一個表明卡德爾支配一切的例子。凡是可以把全部或主要原料來源奪到手裏的地方，卡德爾也就特別容易產生，壟斷組織也就特別容易形成。但是，若以為在無法奪得原料來源的工業部門中間，不會有壟斷組織發生，那便錯誤了。水泥工業中所用的原料，是到處都有的。但是這個工業在德國也大大卡德爾化了。水泥製造廠都聯合成各區新迪加：如南德新迪加，萊茵威斯特發里亞新迪加等等。規定了壟斷性的價格：每一車箱水泥為二百三十以至二百八十馬克，而成本費却只等於一百八十馬克！企業所付的股息，自百分之三二至百分之二六，而且不要忘

記，現代的投機『天才』，除分得股息之外，還能攫取大量的利潤。爲要消滅這種有利工業中的競爭，壟斷者甚至於運用各種詐術：散佈謠言，說這種工業中的情形不佳；在報章上刊登匿名廣告說：『資本家們，不要投資於水泥工業呀！』；並且收買『局外企業』（即那些不參加新迪加的企業），給他們六萬，八萬以至十五萬馬克的『出讓費』。壟斷者到處採用百般方法來爲自己開闢道路，從償付一點『微薄的』出讓費起，一直到按美國方式『運用』炸藥對付競爭者爲止。

所謂用卡德爾消滅危機，完全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竭力替資本主義粉飾的一種騙語。其實恰巧相反：在某幾個工業部門中形成起來的壟斷，使全部資本主義生產所特有的混亂現象更加緊張，更加劇烈起來；工業與農業發展上不相適應的情形，本是一般資本主義底特點，現在更加厲害了。卡德爾化程度最高的所謂重工業，尤其是煤鐵工業，處於特權的地位，結果使其餘各工業部門，如寫了一部論述『德國各大銀行與工業的關係』問題的優秀著作的愛德思所承認的那樣，發生『更加厲害地缺乏計劃性』的現象。

『國民經濟越發展，——拚命辯護資本主義的李甫曼說，——便越趨向於創立更帶冒險性的或國外的企業，越趨向於創立那些需要有長久時間來發展的企業，或

者創立那些祇有地方意義的企業」^{***}。冒險程度增加的現象，歸根到底是由於資本非常增加，有如決堤而出，泛濫於國外等等的結果。同時，技術上異常迅速的發展，又使國民經濟中的各個部門更加參差不齊，使紛亂成分以及危機成分更加增加起來。『大約在不遠的將來，——這李甫曼又不得不承認說，——人類又會在技術方面遇到一些影響於國民經濟組織的大變革』……如電氣、航空……『在這樣發生根本經濟變動的時候，通常而且照例都有很厲害的投機事業發展起來……』^{***}。

危機——各種各樣的危機，特別是經濟的危機，但並不祇是經濟的危機——又大大加強着集中與壟斷的趨向。我們知道，一九〇〇年的危機，是近代壟斷同盟形

見愛施維格所著「水泥」一文，載於「銀行雜誌」(「Zentralblatt von der Eschwege (Hilf Bank)」。一九〇九年第一期，第一一五及往下各頁。

見愛德思所著「德國各大銀行與工業的關係」一書 (Die deutsche Grossbanken zur Industrie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Eisenindustrie)，一九〇五年來比錫版，第二七一頁。

見李甫曼所著「從事參與和財政接濟的公司」等等 (Die Finanzvereinigungen, etc. (etc.))，第四三四頁。

同上，第四六六頁。

成史中的轉折點。且看愛德思論到這次危機意義時所說的一段非常耐人尋味的議論吧：

「在一九〇〇年危機發生時，除了各個主要工業部門的巨型企業外，還有許多在工業高漲時升長到浪頭上面來的所謂「單純」企業」（即沒有聯合起來的企業），它們的組織，按現代的觀念說來，已經是陳腐不堪了。價格之低落，需求額之減少，使這些「單純」企業陷於巨型聯合企業所完全沒有感受到，或僅僅受到極短時期影響的那種極端困難的境遇。因此，一九〇〇年的危機就比一八七三年的危機，更使工業集中到了大得無可計量的程度。一八七三年的危機，雖也發生了一種使優秀企業保留下來的淘汰作用，但是在當時那樣的技術程度下，這種淘汰並沒有使逃出了危機的企業獲得壟斷的地位。首先而且最高限度享有這種長久壟斷地位的，便是現今製鐵工業與電氣工業中的那些巨型企業，因為它們具有很複雜的技術，線索很長的組織與雄厚的資本；其次，在較小的程度上享有這種壟斷地位的，便是製造機器的企業，冶金業中某些部門的企業，交通方面的企業等等。」*

壟斷便是「資本主義發展最新階段」上最高的成就。但是，如果我們不注意到

見愛德思所著前書，第一〇八頁。

銀行底作用，那我們對於現代壟斷底實力和意義的觀念，就會是極不充分，極不完備而估計不足的了。

二 銀行及其新作用

銀行原先的基本業務，便是担任支付方面的中介。於是，銀行便把不活動的貨幣資本，變為活動的資本，即變為產生利潤的資本，把所有一切貨幣收入集合起來，交給資本家階級去支配。

隨着銀行事業發展及其集中於少數機關，於是銀行便由簡單的中介人變成爲萬能的壟斷者，差不多全體資本家和小業主所有的全部貨幣資本，以及本國和數國內大部分的生產資料和原料來源，都爲它們所支配。由無數簡單中介人變爲少數壟斷者的這種過程，便是資本主義轉變爲資本帝國主義的基本過程之一，因此，我們首先必須把銀行事業集中的情形考查一下。

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間，德國一切擁有資本百萬馬克以上的銀行，共有存款七十萬萬馬克；到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間，這種存款數目已增加到九十八萬萬馬克。在五年以內就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而且在新增的二十八萬萬馬克存款中，有二

十七萬五千萬馬克落在五十七個擁有資本一千萬馬克以上的銀行手中。大小銀行所有存款分配情形如下*：

各種銀行在存款總數中所佔的百分數

九個柏林	其餘四十八個擁有	資本少於一
大銀行	有資本一千萬馬	百萬馬克
	克以上的銀行	的小銀行
一九〇十八年	四七	三二·五
一九一三年	四九	三六
		一一
		三

小銀行被大銀行所排擠，而大銀行中為數不過九個的銀行，就差不多集中了所有存款之半數。但是此地我們還沒有說到許多重要的事情，例如無數小銀行事實上變成大銀行底分行等等。關於這些事情，且待我們以後再講。

一九一三年末，據叔爾茨·黑維尼茨估計，在存款總額約一百萬萬馬克中，柏林九個巨大銀行佔有五十一萬萬馬克。這位作者不僅注意到存款，而且注意到全部

* 見羅斯密所著「五年來的德國銀行」一文 (Alfred Jansburgh: "Fünf Jahre Bankwesen", "Die

Wirtschaft" 載於「銀行雜誌」(一九一三年第八期)第七二八頁。

銀行資本時寫道：「一九〇九年末，柏林九個巨大銀行以及附屬於它們的銀行，支配有一百一十三萬萬馬克，即約佔德國銀行資本總數百分之八十三。」（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及其各附屬銀行，幾乎支配有三十萬萬馬克，而與普魯士國有鐵路管理局，同為東半球上資本積聚得最多，而且分權程度最高的企業。」*

我們特別着重指出『附屬』銀行這個名詞，因為這是現代資本主義集中方面最主要特點之一。大企業，尤其是大銀行，不僅直接吞併小企業，並且用『參與』小企業資本的方法，用購買或交換股票的方法，用債務方式等等『拉攏』小企業，征服它們，吸收它們加入『自己的』集團，加入自己的『康采恩』（這是資本主義聯合底術語）。李甫曼教授用一本五百頁的巨『著』來專門描寫現代的『從事參與和財政接濟的公司』，可惜這本書裏面只有許多往往是沒有分析過的生硬材料，再

* 見叔爾茨·黑維尼茨所著『德國信貸銀行』一文（*Schulze-Gaevernitz: Die Deutsche Kreditbank*）載於『社會經濟底基礎叢刊』（*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一九一五年杜平根版，第二二頁至二七頁。

* 見李甫曼所著『從事參與和財政接濟的公司。現代資本主義與證券營業情形概論』一書（*R. Liepmann: Beteiligung- und Finanzierungsgesellschaften. Eine Studie über den modernen Kapitalismus und das Kriekenwesen*），第一版（一九〇九年耶拿版），第二二二頁。

加上一些十分低劣的『理論上的』推斷。關於這種『參與』制度究竟使集中過程達到怎樣地步的問題，在銀行『活動家』黎舍爾那一本論德國大銀行的著作中說得最好不過了。但是，我們在尚未引用他的材料之前，首先要從『參與』制度中舉出一個具體的例子。

『德意志銀行』所領導的『集團』，即使不是一切大銀行集團中最大的集團，也是最大的集團之一了。要考察那些把這一集團所有一切銀行聯系在一塊的主要線索，必須分清第一級，第二級和第三級的『參與』，或者說，較小銀行對『德意志銀行』的第一級，第二級和第三級的依賴。結果我們便得出如下的情景：

『德意志銀行』所參與的銀行

第一級依賴的

經常參與的一七個銀行

暫時參與的五個銀行

間或參與的八個銀行

總計 三〇個銀行

第二級依賴的

其中有九個又參與三四個銀行

其中有五個又參與一四個銀行

其中有一四又參與四八個銀行

第三級依賴的

其中有四個又參與七個銀行

其中有二個又參與二個銀行

其中有六個又參與九個銀行

見羅斯堡所著「德國銀行事業中的參與制度」一文 (Alfred Jan-Abgill: Das Beteiligungssystem im deutschen Bankwesen)，載於「銀行雜誌」一九一〇年第二期，第五〇〇頁。

在八個「間或」隸屬於「德意志銀行」的「第一級依賴的」銀行中，有三個是外國銀行：一個是奧國儲蓄銀行（維也納「銀行同盟」），其他兩個是俄國的銀行（「西伯利亞商務銀行」和「俄國對外貿易銀行」）。直接或間接，全部或局部加入「德意志銀行」集團的，總計有八十七個銀行，而這個集團所支配的自己的和他人的資本總數，計有二三十萬萬馬克。

一個銀行既主持着這樣一個集團，並與其餘比它稍小的五六個銀行訂立協約，來經營特別巨大和特別有利的財政業務，如國債等，那末，這個銀行當然是已經由「中介人」一變而為極少數壟斷者底聯合組織了。

我們且從黎舍爾統計中摘引如下一些簡略材料，來說明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期德國銀行事業集中過程進行的速度：

柏林六個巨大銀行所有的機關

年份	在德國 的分行	兌換所和 兌換庫	其所經常參與的 德國股份銀行	機關 總數
一八九五年	一六	一四	一	四二
一九〇〇年	四二	四〇	八	八〇
一九一一年	一〇四	二七六	六三	四五〇

由此可見，銀行的密網擴展得非常迅速，它包羅全國，集合所有的資本和貨幣收入，把成千累萬個分散的企業變成爲一個全國的資本主義企業，以至於轉變成爲一個全世界的資本主義企業。叔爾茨·黑維尼茨在上述一段話中代表現代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所說到的那個『分權』，實際上是使無數從前比較『獨立的』經濟單位，或正確些說，局限於某一地方的經濟單位，都隸屬於一個中心。其實，這是集權，是把巨型壟斷公司底作用、意義和勢力加強起來。

在較老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這種『銀行網』還要緊密一些。英國——包括愛爾蘭在內——一九一〇年所有銀行底分行總數，計有七千一百五十一個。其中四個大銀行，各有四百個以上的分行（自四百四十七個至六百八十九個），另外四個大銀行各有二百個以上的分行，其他十一個銀行各有一百個以上的分行。

法國三個最大銀行，即『里昂信託公司』，『全國匯兌局』和『總公司』所有業務與分行網之擴展，有如下表：

見考甫曼所著「法國銀行」一書 (Eugen Kaufmann: "Das französische Bankwesen")，一九一〇年杜平根版，第三五六頁，第三六二頁。

分行和支行數目

資本數量

在外省各地

在巴黎

總數

自己的

他人的

(單位百萬法郎)

一八七〇年	四七	一七	六四	二〇〇	四二七
一八九〇年	一九二	六六	二五八	二六五	一,二四五
一九〇九年	一,〇三三	一九六	一,二二九	八八七	四,三六三

黎舍爾爲要說明現代大銀行底『聯繫』，引用了『匯兌公司』(Disconto-Ge-sellschaft)，即德國和全世界最大銀行之一(它的資本在一九一四年已達三萬萬馬克)所收發信件의 統計：

信件數目

年份

收到的信件

發出的信件

一八五二年	六,一三五	六,二九二
一八七〇年	八五,八〇〇	八七,五二三
一九〇〇年	五三三,一〇二	六二六,〇四三

巴黎大銀行『里昂信託公司』中所有的清單數目，在一八七五年是二萬八千五百三十五件，而在一九一二年則已增至六十三萬三千五百三十九件了。

* 見列斯克爾所著「法國儲蓄事業」一書(Clean Reserve: l'épargne en France)，一九一四年巴黎版，第五二頁。

這些簡單數目字，也許要比長篇議論更能明顯地表明：資本的集中和銀行活動的擴大，使銀行底作用根本變更了。散處各方的資本家，集成成爲一個集體的資本家。銀行替幾個資本家經營活期存款，似乎只是執行着一種純粹技術性的，完全輔助性的業務。當這種業務範圍擴展得很大的時候，少數壟斷者就支配着整個資本主義社會所有全部工商業底業務，就能經過銀行的聯繫，經過活期存款及其他種種財政手續，起初確切探知各個資本家底營業情形，然後就實行監督他們，用擴大或減少，便利或阻難信貸的辦法來影響他們，以至於完全決定他們的命運，決定他們的收入，奪去他們的資本，或使他們有可能迅速而大規模地增加他們的資本等等。

我們剛才說過了柏林『匯兌公司』擁有三萬萬馬克資本的事實。『匯兌公司』資本這樣迅速的增加，便是柏林兩個最大銀行，即『德意志銀行』和『匯兌公司』爭奪霸權的一幕。

在一八七〇年間，『德意志銀行』還是個新開設的銀行，只擁有一千五百萬馬克的資本；『匯兌公司』當時擁有三千萬馬克的資本。在一九〇八年間，前者有資本二萬萬，後者有資本一萬七千萬。到一九一四年時，前者所有的資本已增至二萬五千萬，後者因與另一個頭等人銀行『沙福豪生聯益銀行』聯合起來，便把資本增

到了三萬萬。在這種爭奪霸權的鬭爭中，這兩個銀行間的『妥協』，當然也隨着鬥爭而更加增多，更加鞏固起來。而這種發展的進程，便使那些站在絕對不越出最穩健最溫和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範圍的觀點上來觀察經濟問題的銀行事業專家，也不得不作出如下的結論：

『其他銀行也會循着這條路綫進行，』——德國「銀行雜誌」論及「匯兌公司」資本增至三萬萬馬克的事實時寫道，——『於是現時在經濟上統治德國的三百個人，就會漸漸減至五十個，二十五個，以至更少的數目。現代的集中運動不會只以銀行事業為限。各個銀行間的緊密聯繫，自然會使這些銀行所庇護的許多新迪加工業家也接近起來……將有一天，我們醒過來時，忽然看見我們面前盡是些托拉斯而感覺驚異；到那時候，就會必須以國家的壟斷來代替私人的壟斷。雖然如此，但我們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別的事情要責備自己，因為我們不過是聽憑客觀行程自由發展下去，而用股票稍稍把它加速了一下罷了。』

這便是資產階級政論家毫無辦法底表現，而資產階級的科學界與這種政論不

見羅斯堡所著「資本三萬萬的銀行」一文（A. Jar-Burgh: "Die Bank mit den 300 Millionen" 見

「銀行雜誌」一九一四年第一期，第四二六頁。

同的地方，祇是更不誠實，而企圖隱蔽問題實質，想用枝節問題去掩蔽根本問題罷了。看見集中的結果而感覺『驚異』；『責備』資本主義德國的政府或資本主義的『社會』（『我們』）；害怕因採用股票而『加速』集中，如德國『研究卡德爾』的專家契爾施基那樣害怕美國托拉斯，而『甯願』有德國卡德爾，彷彿卡德爾『不會像托拉斯那樣異常加速技術和經濟的進步』，——這難道不是表明毫無辦法麼？

但事實還是事實。在德國沒有托拉斯，而『祇有』卡德爾，但統治德國的不過是三百個資本巨頭。而且這種巨頭數目還在不斷地減少。銀行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不管銀行立法如何不同，總是多倍加強加速着資本集中和壟斷公司形成的過程。

半世紀以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過：『銀行在社會範圍中造成了公共簿記和生產資料公共分配制底形式，但祇是形式而已』（見俄譯本，第三卷下冊，第一四四頁。）我們所引用的關於銀行資本增長的統計材料，關於巨大銀行底支行和分行數目及其清單數目等等增加的統計材料，都具體表明出整個資本家階級底這一種『公共簿記』，並且不僅是資本家階級而已，因為銀行收集（雖然只是暫時收

集)一切貨幣收入，包括小私有主、職員和少數上層工人底收入。從形式上看來，『生產資料公共分配制』就是由現代銀行中生長出來的現象，這種銀行在法國約有三個至六個，在德國約有六個至八個，支配着無數萬萬資本。但是，從內容上看來，這種生產資料分配制絲毫也不是『公共』的，而是適應於大資本——首先是最大的壟斷性的資本——利益的私有的分配，因為這種大資本是在民衆忍饑挨餓，農業發展程度遠遠落後於工業，而『重工業』從其餘工業部門中收取貢賦的條件下動作的。

在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化過程中，儲蓄社和郵政機關開始來與銀行競爭，它們是一種比較更『分權』的組織，就是說，它們的勢力普及於更大的區域，更多的偏僻地方和更多的居民。且看美國專門研究銀行和儲蓄社存款增加情形比較問題的委員會所收集的統計：

存款(單位十萬馬克)

英國		法國		德國	
銀行存款	儲蓄社存款	銀行存款	儲蓄社存款	銀行存款	信託公司存款
一八八〇年	八·四	一·六	?	〇·九	〇·五
					〇·四
					二·六

一八八八年	一二·四	一·〇	一·五	二·一	一·一	〇·四	四·五
一九〇八年	二三·二	四·二	三·七	四·二	七·一	二·二	二三·九

儲蓄社爲支付四厘至四厘又四分之一的存款利息，就必須替自己的資本找得『有利的』投殖，如從事於兌換期票、典押及其他業務銀行和儲蓄社間的界限『漸漸失去』。例如波胡姆和愛爾福特兩城的商會，要求『禁止』儲蓄社從事於『純粹的』銀行業務，如兌換期票之類，並要求限制郵政機關所進行的『銀行式的』業務。銀行大王好像是畏懼國家的壟斷將從意料不及的方面來侵襲他們。但這種畏懼，當然不過是好像一個事務室內兩個管事相互競爭而已，因爲儲蓄社中的數十萬萬的資本，實際上終究還是由那些銀行資本巨頭們支配，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國家的壟斷不過是一種替某某工業中將近破產的巨萬富翁，提高並担保其收入的手段罷了。

自由競爭制佔統治的舊資本主義被壟斷制佔統治的新資本主義所替代的事實，

* 引自「美國全國金融委員會底材料」(National Money Commission)，見「銀行雜誌」一九一〇年第一期，第一二〇〇頁。
 ** 見「銀行雜誌」，一九一三年，第八一一頁，第一〇二二頁；一九一四年，第七四三頁。

還表現於交易所作用底衰落。『交易所之爲流通方面的必要中介，——「銀行雜誌」寫道，——是從前銀行還不能把它所發行的的大部分有價證券分配於它的顧客中間的時候的事，可是那個時候早已過去了。』*

『「一切銀行都是交易所」，——這是一句現代的名言。銀行越大，銀行事業越集中，這句名言所包含的真理也愈多。』* 『從前在七十年代時，充滿少年銳氣的交易所』（這是對一八七三年交易所危機和創業舞弊糾紛等事實所作的一種『微妙的』暗示），『開闢了德國工業化的新紀元，而在現今的時候，銀行和工業已能「獨自應付」了。我國大銀行統治交易所……便是德意志工業國組織完備底明顯表現。這樣一來，自然動作的經濟法則底活動範圍縮小下去，而經過銀行自覺調節的範圍異常擴大起來，於是少數領導者所負的國民經濟方面的責任，也就因此而大大加重了。』這就是德國大學教授叔爾茨·黑維尼茨所寫過的話。他是替德國帝國主義作辯護，而爲全世界帝國主義者所尊敬的人物，他企圖抹煞一件『小事』，即經過銀行來進行的這種『自覺的調節』就是由極少數『組織完備的』壟斷者來剝削大眾。資產階級大學教授底任務並不是要揭開全部內幕，並不是要揭穿銀行壟斷家所玩弄的一切勾當，而是要粉飾這些勾當。

比叔爾茨·黑維尼茨更有權威的三位經濟學家和銀行『活動家』黎舍爾也是這樣說法，他用一些毫無內容的語句來搪塞無法否認的事實：『交易所從前含有一種爲全部經濟和有價證券流通所絕對必要的性能：它當時不僅是它所匯集的那些經濟運動最準確的度量工具，而且幾乎是那些經濟運動中一個自然動作的調節者。現在呢，它的這種性能已是日漸消失了。』

換言之，舊時的資本主義，即自由競爭制的資本主義，以交易所爲絕對必要調節者的資本主義，已成爲過去了。一個新的資本主義代替了它，這個新的資本主義，包含有某種過渡階段，某種自由競爭制和壟斷制混合物底明顯特徵。這個最新的資本主義究竟是什麼過渡？到何處去呢，——這就是一個自然要發生，而資產階級

* 見「銀行雜誌」，一九一四年第一期，第三一六頁。

* 早史迪里赫博士所著「貨幣與銀行」一書 (Dr. Oscar Stilleh: "Geld und Bankwesen") 一九〇七年柏林版，第一六九頁。

* 引自叔爾茨·黑維尼茨所著「德國信貸銀行」一文 (Schulze-Gaevernic: "Jahresbericht über die Kreditbank")，見「社會經濟底基礎」彙刊 (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一九一五年杜平根版，

第一二頁和第一三七頁。

* 見黎舍爾所著前書，第四版，第六三〇頁。

的學者不却敢提出的問題。

『在三十年前，自由競爭的企業家，執行了十分之九不屬於「工人」體力勞動範圍以內的經濟工作。現在呢，這種經濟的智力工作十分之九，都由僱員們來擔任了。銀行事業便處於這一發展過程底領導地位。』叔爾茨·黑維尼茨底這種供認，又使人一定要來發問：最新的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究竟是進到何處去的過渡呢。

由於集中過程增進而成為全部資本主義經濟領袖的少數銀行，它們彼此進行壟斷性協定的傾向，組織銀行托拉斯的傾向，自然要日益顯現和加強起來的。美國現在已不是由九個，而是由兩個最大的銀行（即兩個巨萬富豪洛克費爾和摩爾根）統治着一百一十萬萬馬克的資本了。我們上面所指出的那個德國『沙福豪生聯益銀行』為『匯兌公司』所吞併的事實，在代表交易所利益的『法蘭克福報』方面引起了

* 見「銀行雜誌」，一九一二年第一期，第四三五頁。

* 引自叔爾茨·黑維尼茨所著「德國信貸銀行」一文 (Schulze Gaevernitz: "Die deutsche Kreditbank")，見「社會經濟底基礎」叢刊 (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一九一五年杜平根版，第一二頁和第一三七頁。

如下的評論：

『銀行集中過程的增進，使一般可以向之取得信用借款的機關日益減少，因而使大工業更加依賴於少數銀行集團。工業和財政界彼此聯系日密，於是需要銀行資本的那些工業公司底行動自由，更加受到限制。所以大工業對於銀行托拉斯化（聯合或變爲托拉斯）這一事實，發生一種混亂的感覺；真的，我們已屢次看見各大銀行康采恩開始成立某種協定，因而使競爭受到限制。』

這又是銀行事業發展中最高成就的蘊蘊。

至於說到銀行和工業間的密切聯繫，那末在這一方面，銀行底新作用是表現得再明顯不過了。倘若銀行替某個企業兌換期票，替它經營活期存款等等，那末這種業務，單獨看起來，一點也沒有減少這個企業家底獨立性，而且銀行也沒越出平常中介作用底範圍。如果這些業務擴大鞏固起來，如果銀行把巨量資本『收集』於自己掌握，如果銀行經營相當企業底活期存款而能够（事實上確實如此）更詳細，更完備地知道它這位顧客底經濟情形，那末結果就是工業資本公司日益完全依賴於銀行了。

同時，銀行與工商大企業實行的所謂個人聯合也日益增進，雙方用佔有股票的手段，用銀行經理充當工商企業監察人（或董事），或反之，用工商企業經理充當銀行監察人的辦法，而愈益密切地溶合起來。德國經濟學家愛德思搜集了關於這種資本集中和企業集中過程的極爲詳細的材料。柏林六個最大銀行，有它們的經理在三百四十四個工業公司裏當代表，又有它們的董事在四百零七個公司裏當代表，一·共·在·七·百·五·十·一·個·公·司·裏·有·它·們·的·代·表。由它們佔有兩個監察會會員，或監察會會長位置的公司，共有二百八十九個。在這些工商業公司中，有各種各樣的工業部門，有保險會社，有交通機關，有飯館酒樓，有戲院，美術品製造業等等。另一方面，在這六個銀行底監察會中（在一九一〇年間）有五十一個最大的工業家，其中有『克虜伯』炮廠底經理，巨大輪船公司『哈巴克』（『漢堡美洲定期輪船公司』）底經理等等。六個銀行中，每個銀行從一八九五至一九一〇年間參與了林數百個（由二百八十一個至四百一十九個不等）工業公司發行股票和債券的事業。

銀行和工業實行的『個人聯合』，又以前後兩者與政府實行的『個人聯合』補充之。『他們自願把監察會會員底位置，——愛德思寫道，——讓給有聲望的人

見愛德思所著前書與黎舍爾所著前書。

物，以及去職的政府官吏，因為這些人物使公司與當局接洽時，可以得到不少的方便（！）……『大銀行監察會，照例有國會議員或柏林市議會議員參加。』

可見，巨大資本家壟斷公司形成和發展過程，是循着一切『自然的』和『超自然的』路徑迅速進行的。結果便一貫形成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幾百個財政大王間相當的分工：

『一方面，個別巨大工業家活動範圍擴大起來（加入銀行董事會等等），『各外省銀行經理專門負責主持某一個工業區域，同時大銀行底領導者中間的專門化也相當加強起來。這種專門化，一般說來，祇有在全部銀行企業底規模很大，尤其是它與工業的聯繫極廣的時候，才有可能實行。這種分工是按着兩個方向進行的：一方面，把本銀行與工業聯絡方面的事務完全委托給某一個經理去主持，作為他的專門職務；另一方面，每個經理都親自担任監督幾個或幾組在職業上利益上彼此相近的企業』……（資本主義已發展到用有組織的辦法監督單個企業的程度了……）

『某一個經理專門負責管理德國工業，或單只管理德國西部的工業』（德國西部是德國工業最發達的區域），『其他的經理則專門負責與外國政府及外國工業發生關係，收集關於各工業家等等個人的消息，主管交易所事業等等。此外，每個經理又

往往專門主管某一地方或某一部門的工業；有的主要是在電氣公司監察會裏工作，有的是在化學工廠、啤酒廠或製糖廠裏工作，有的是在幾個孤立的企業中工作，同時又參加保險公司監察會……一言以蔽之，在巨大銀行中因銀行活動規模擴大與種類增多的關係，顯然是形成着各個經理彼此愈益細密的分工，其目的（和結果）是要稍微提高他們活動底程度，使之超出於單純的銀行事務，使他們有更大的判斷能力，更通曉工業中一般的問題及其各個部門中特殊的問題，養成他們在工業方面銀行勢力範圍內活動的能力。除這種辦法外，銀行更竭力邀集熟悉工業的人物，企業家、去職官吏，尤其是在鐵路與礦務機關中供過職的人，來加入監察會……○』*

在法國銀行事業中，也有與此同類的機關，祇是形式稍有不同而已。例如，法國三個最大銀行之一的『里昂信託公司』，專門設立有一個『財政消息收集部』(service des etudes financieres)。其中經常有五十多個工程師、統計學家、經濟學家和律師等等工作着。這個機關每年耗費六七十萬法郎。它自己又分成八科：有一科負責收集專門關於工業企業的消息，另一科負責研究一般統計，第三科負責考察鐵路公司和輪船公司，第四科負責考察證券，第五科負責研究財政報告等等。

結果一方面是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日益融合起來，或如布哈林所說得中肯的那樣，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混合生長起來；另一方面是銀行日益轉變為真正『萬有性的』機關。我們認為必須引用一位最有研究的作家愛德思對於這個問題的正確說法：

『我們考察全部工業聯繫的結果，便看見那些專為工業工作的財政機關底萬有性。巨大銀行恰巧與其他銀行形式相反，恰巧與文獻中自時所提出的那些要求，如說銀行應當專門從事於某一部分業務或工業中某一部門工作，以免喪失自己的立腳點等語的要求相反，而力求把它與工業企業間的聯繫，弄得異常複雜，使其所包含的生產區域與部門盡量廣泛紛繁，力求消滅各個地方或各個工業部門彼此因各個企業發展情形不同而發生的資本分配不均的現象。』『一個趨勢是使銀行與工業的聯繫成為普遍的現象；另一種趨勢是使這種聯繫更加堅固更加緊密起來；這兩種趨勢都在六大銀行中實現了，雖然不很完全，但是已經大規模地並在同一程度上實現了。』

見愛德思所著前書，第一五七頁。

引自考甫曼所著論法國銀行的文章，見『銀行雜誌』，一九〇九年第二期，第八五一及往下各頁。

在工商業界方面，往往有人對銀行的『恐怖主義』發出一種不滿的怨言。當大銀行用下述例子中所表明的那種方式去『指揮』其他企業時，這種怨言當然是要發生的。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所謂柏林D字銀行（四個最大銀行底名稱都是以D字母開頭的）之一，給『西北中德意志水泥新迪加』經理部寫了如下的一封信：『根據貴公司在本月十八日所登載於某報的通知看來，貴公司定於本月三十日召集的全體大會，將通過能使貴企業實行爲敝行所不能接受的種種變更的決議。敝行鑒於這種危險，不得不停止發給貴公司向所享用的信貸，不勝抱歉之至……但如貴公司在這次大會上不通過敝行所不能接受的決議，並且對於將來能給敝行以相當的担保，敝行即願開始談判供給貴公司新信貸的問題。』

其實，這也是小資本因受大資本壓迫而發出的那種怨言，不過在此地落到了『小』字輩中的，是整整一個新迪加罷了！舊時的大小資本間的鬥爭，又在新的、高得無比的發展階段上重演起來。當然，擁有數十萬萬巨資的銀行企業，也能用空前無比的手段去推動技術的進步。例如銀行設立專門從事技術研究的團體，而研究所

見史迪里赫博士所著「貨幣與銀行」一書（Dr. Oscar Sillje's "Geld und Bankwesen"），一九〇七年柏林版，第一四八頁。

得的結果，當然是祇供『友善的』工業企業去享受。屬於這一類團體的，有『電氣鐵道問題研究會』，『中央科學技術研究局』等等。

大銀行底領袖們自己不能不知道這裏所形成的是一種新的國民經濟條件，但他們在這些條件前面祇有表示束手無策而已：

『誰在最近幾年來考察過大銀行經理和監察會會員人選變更的情形，——愛德思寫道，——誰就會知道，全部權力漸漸轉到了視大銀行積極干預一般工業發展事業為必要急務的人們手中去，於是這些人由老舊銀行經理，便因事務關係，有時且因個人關係而被生意見分歧。這裏問題實質就在於銀行既是一種信用機關，那末它是否會因這樣干預工業生產過程而受到損失呢；它是否會因從事於這種和信貸中介作用毫不相干的活動，從事於這種能把它引人比以前更會使它服從於工業行請盲目統治的那個範圍中去的活動，而犧牲掉自己的穩固和可靠的利潤呢。許多老舊銀行經理，都是這樣說。但大部分新進經理，却認為積極干預工業問題，也好像隨着現代大工業出現而出現了大銀行和最新工業式的銀行企業一樣，是必不可免的。雙方意見祇有一點相同，就是大家都認為在大銀行底新活動中，既沒有什麼穩固的原則，也沒有什麼具體的目的。』

舊資本主義已經過了時了。新資本主義是進到某方面去的一種過渡。尋找『穩固的原則和具體的目的』去『調解』壟斷和自由競爭，當然是絕對辦不到的事情。實踐家底承認，完全不像那些用官場口吻辯護資本主義的『理論家』，如叔爾茨、黑維尼茨，李甫曼一流人極力讚美『有組織』資本主義一樣。

大銀行底『新活動』究竟是在什麼時候完全確立起來的呢，——關於這個重要問題，我們可以從愛德思那裏找到頗為確切的答覆：

『現時工業企業間的聯繫，有其新的內容，新的形式，新的機關，即同時按集權原則與分權原則所組織起來的大銀行。這種聯繫之形成爲特殊的國民經濟的現象，當不早於一八九〇年。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把這個起點移到一八九七年，因爲在那個時候，各種企業都實行了大規模的「合併」，並爲適應銀行底工業政策而初次造成了新式的分權組織。也許還可以把這個起點移到更遲的時候，因爲只有一九〇〇年的危機才大大加速了工業方面和銀行事業方面的集中過程，鞏固了這個過程，初次把銀行和工業的聯繫變成了大銀行底真正壟斷，使這種聯繫比從前更加堅強緊密。』**

總之，二十世紀是從舊資本主義進到新資本主義的轉捩點，即是從一般資本統

治進到財政資本統治的轉振點。

見愛德思所著前書，第一八四頁。
見愛德思所著前書，第一八一頁。

三 財政資本與財政寡頭

『工業資本，——希法亭說，——日益不屬於使用這種資本的工業家了。工業家祇有經過銀行，才得支配資本，銀行對於工業家說來，便是這種資本底所有人。另一方面，銀行也只好日益把自己所有的資本保存到工業中去。因此之故，銀行便日甚一日地變成工業資本家了。實際上變成了工業資本的這種銀行資本，即貨幣形式的資本，我就稱之爲財政資本。』『財政資本便是由銀行所支配而由工業家來運用的資本。』*

這個定義是不完全的，因爲它沒有指出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即是沒有指出生產集中和資本集中發展到了很高程度，以致勢必引起，而且真正引起了壟斷的事實。但是，一般說來，在希法亭底全部敘述中，尤其是在我們從而引出這個定義的那一章前面的兩章中，是着重指出了資本家壟斷組織底作用的。

* 見希法亭所著「財政資本」一書，一九一二年莫斯科版，第三三九頁。

生產集中；由集中而生產壟斷組織；銀行與工業溶合或混合生長，——這便是財政資本產生的歷史和財政資本這一概念底內容。

現在我們就來說明在一般的商品生產和私有財產制的環境中，資本家壟斷組織底『經營』必然變為財政寡頭統治的情形。我們要指出，德國（而且不祇是德國）資產階級科學界的代表，如黎舍爾、叔爾茨、黑維尼茨、李甫曼及其他等人，完全是帝國主義和財政資本底辯護人。關於寡頭制所由形成的『機構』，寡頭所採用的手段，寡頭所獲得的『正當和不正當的』收入之規模，寡頭和國會間的聯繫等等，他們都不但不加以揭露，反而竭力去加以掩蔽，加以粉飾。他們用一些堂皇而含糊的辭句來搪塞『可惡的問題』，而號召銀行經理們提起『責任心』；讚揚普魯士官吏們底『盡職精神』；用嚴重的神情考察那些毫不嚴重的『監督』法律和『條規』草案中的細枝末節，玩弄理論的把戲，例如李甫曼教授就寫出了如下的『科學』定義：『商業是一種業務的活動，專事於收集財富，保存財富，以供應用……』*（着重點是李甫曼教授自己加的）……這樣說來，商業是在尚不知道交換為何物的原始時代就已經有過了，而且在社會主義社會裏也會存在的！

* 見李甫曼所著前書，第四七六頁。

但是，表明財政寡頭駭人聽聞統治的駭人聽聞的事實，是十分明顯的，所以在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無論在美國、法國或德國，都出現了一些雖然是本着資產階級觀點，但畢竟還是把財政寡頭制作了一種近於真情的敘述，並對財政寡頭制作了——當然是市儈的——批評。

首先要提起前面已經略說過了的那個『參與制度』。德國經濟學家黑依曼，可以說是最先注意到了這件事實要點的人。他把這點敘述如下：

『總經理管理着總公司（直譯爲「母親公司」）；總公司又統治着那些依賴於它的公司（「女兒公司」）；後者又統治着「孫女公司」等等，餘此類推。於是，只要握有稍大一點的資本，便可統治許多極大的生產部門。例如通常只要擁有百分之五十的股本，便能監督整個股份公司。所以一個總經理只要擁有一百萬的資本，便能支配各「孫女公司」所有的八百萬的資本了。要是這種「錯綜結合」辦法繼續下去，那末擁有一百萬資本，便能支配一千六百萬，三千二百萬等等……的資本了。』*

* 見黑依曼所著「德國大鋼鐵工業中的混合企業」一書（Hans Gidon Heymann: «Die gemischten Verkeim deutschen Grossisen-gewerbe»），一九〇四年斯多德牙爾版，第一六九頁。

其實，經驗證明：只要佔有百分之四十的股票，便能指揮股份公司底業務，因為常有一部份散處各方的小股東，實際上是完全沒有機會來參加股東大會等等的所謂股票佔有權底『民主化』，雖然資產階級的詭辯家和機會主義的『也是社會民主黨人』希望——或揚言說他們希望——它會造成『資本民主化』，加強小生產底作用和意義等等，其實不過是加強財政寡頭權力的一種手段。因此，在那些較先進或較老的和較爲『諳練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法律也就允許發行價值較少的股票。德國法律不許發行少於一千馬克的股票，於是德國的財政大王望見英國法律允許發行少至一個金鎊（等於二十馬克，約合十個盧布）的股票，便羨慕不已。一九〇〇年六月七日，德國最大工業家兼『財政大王』之一的西門子，在德國國會中說道：『價值一鎊的股票，是不列顛帝國主義底基礎。』——這個商人對於什麼是帝國主義這一個問題，要比號稱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創始人的卑劣作家，有更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因為這位卑劣作家以爲帝國主義就是某一個民族底劣根性而已……但是『參與制度』，不僅促使壟斷者底權力極端增加，而且還使他們可以放肆

見李甫曼所著前書，第一版，第二五八頁。

引自叔爾茨·黑維尼茨所著前文，見『社會經濟底基礎』雜誌第五卷，第二期，第一一頁。

玩弄隨便一種無稽離間的勾當，剝削大眾，因為『母親公司』底領導人在形式上，在法律上是不替『女兒公司』負責的，『女兒公司』算是『獨立的』，但他們經過『女兒公司』是什麼都可以『做到』的。我們且從德國『銀行雜誌』一九一四年五月號上引出如下的例子：

加塞爾坡的「彈簧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在數年前算是德國最賺錢的企業之一。因為管理不良的結果，股息從百分之十五落到了百分之零。事實真相原來如下：經理部沒有得到股東底同意，出借了六百萬馬克給該公司所屬「女兒公司」之一「哈西亞」，後者名義上的資本祇有數十萬馬克。這筆借款，幾乎是比「母親公司」底股資大過三倍，而在該公司決算表上却絲毫也沒有提及；在法律上，這種隱瞞的行為完全是正常的，並且可以延長到二年之久，因為這種行為並沒有違反任何一條商業法律。監察會會長，以負責人資格在這種假決算表上簽了一個字，但他仍舊做着加塞爾商會的會長。股東們知道這筆借給「哈西亞」公司的款子，是遠在這筆借款已被證明是個「錯誤」……（錯誤二字，作者理應放在括弧以內）……以及因為洞悉此中祕密的人們開始把「彈簧鋼鐵公司」股票賣出去而使其價格幾乎跌落了百分之百以後……

……這一個在股份公司中極常見的玩弄決算表上收支平衡把戲的標本例子，便能說明爲什麼股份公司董事會要比私人企業家更輕意得多地去幹冒險勾當。最新式的決算表製定法，不但使他們能把冒險勾當瞞過普通的股東，並且使主要的關係人能在所玩的嘗試失利的時候，立刻把股面賣出去，藉以卸去責任，而私人的企業家，却要以自己的皮骨來替自己所做的事情負全部責任……

許多股份公司底決算表，頗與中古時代有名的襪蹟紙本相似，要發見藏於紙裏的原稿真實內容，必須先把表面上所寫的字跡擦去（襪蹟紙本是把原先寫在羊皮紙上的基本手稿塗上一層油粉，而在油粉上寫出另外一些文句的稿紙）。

『最簡單，因而也最常用的一種模糊決算表的方法，便是用創立「女兒公司」或合併這種「女兒公司」的手段，把一個企業分成幾部份。從各種目的——合法的或非法的——上看來，這種制度都顯然是特別有利的，所以現時不採用這種制度的大公司，簡直是一種例外。』*

作者在最大的壟斷公司中舉出著名的「電氣總公司」（即A.E.G.，關於這個公

* 見愛施維格所著「女兒公司」一文（T. Eschwege: "Tochtergesellschaften"），載於「銀行雜誌」一九一四年第一期，第五四四至五四六頁。

司，我們以後還要講到），作爲最大規模地採用這種制度的例子。一九一二年，這個公司參與了一百七十五個以至二百個公司，當然是統治了這些公司，並且總共把持了約近十五萬萬馬克的資本*。

懷有好意的——即懷有一番辯護掩飾資本主義的好意的——教授們和官吏們叫一般人注意的那些監督規則，公佈決算，製定一定的決算格式，設立監察機關等等的辦法，都是不會有什麼意思的。因爲私有權是神聖的，誰也不能禁止誰去買賣股票，交換股票，典押股票等等。

『參與制度』在俄國各大銀行中究竟發展到了怎樣的程度，我們根據阿哈德所公佈的材料就可斷定。阿哈德在『道勝銀行』充任僱員至十五年之久，他在一九一四年五月出版了一本書，書名不十分確切，叫做『大銀行與全世界市場』*。作者把

* 見海尼格所著「電氣托拉斯之路」一文 (Kurt Heinig: "Der Weg des Elektrotarifs")，載於「新時代雜誌」("Neue Zeit")，一九一三年(第十卷)，第二期第四八四頁。

** 見阿哈德所著「大銀行與全世界市場。大銀行在世界市場上的政治和經濟作用及其對於俄國國民經濟和德俄兩國關係的影響」一書 F. Agard: "Grossbanken und Weltmarkt. Die wirtschaftliche und Politische Bedeutung der Grossbanken im Weltmarkt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ihres Einflusses auf Russlands Volkswirtschaft und die deutsch-russischen Beziehungen")，一九一四年柏林版。

俄國大銀行分爲兩類：(甲)在『參與制』下經營的銀行；(乙)『自立的』銀行，其他所謂『自立』，是單憑己意，指其不依賴於外國銀行而言。作者把第一類又分爲三個分類：(一)德國人參與的；(二)英國人參與的；(三)法國人參與的，——這是指各該國最大外國銀行底『參與』和統治而言。作者把銀行資本分爲投入『生產事業』的資本(即投入工商業的資本)，和投入『投機事業』的資本(即投入交易所和財政業務的資本)，他本着他所固有的那種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觀點，認爲在保存着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可以把第一種投資方式和第二種投資方式分開，而把第二種投資方式消滅掉。

作者所引用的統計材料，有如下表：

各銀行所有的資本數量(按一九一三年十月至十一月間的賬目報告書計算)

(單位百萬盧布)

所投的資本

俄國銀行種類

投入生產事業的 投入機事業的 總計

甲類(一)四個銀行：西伯利亞商業銀行，俄

羅曼銀行，國際銀行，匯兌銀行；(二)四三七 八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甲類(二)兩個銀行：工商銀行：俄英銀行：…………… 一六九、一 七〇八、四

甲類(三)五個銀行：道勝銀行，聖彼得堡私人

銀行，阿連夫海頓河銀行，莫斯科聯

合銀行，俄法商業銀行：…………… 七二、八 六二、二 一、三三、〇

(十一個銀行)共計：…………… 一、六四、八 一、六九、四 三、〇五、二

乙類

八個銀行：莫斯科商人銀行，窩爾加

上喀馬銀行，容克股份銀行，聖彼得

堡商業銀行(從前的弗斐堡銀行)，

莫斯科銀行，(從前的聖布申斯基銀

行)，莫斯科匯兌銀行，莫斯科商業

銀行，莫斯科私人銀行：…………… 一、六四、八 三、九一、一 八九五、三

(十九個銀行)共計：…………… 一、八六、〇 三、〇八、五 三、九四九、五

按照這個統計表來看，約達四十萬萬盧布的大銀行『活動』資本總額中，有四
分之三以上，即三十萬萬多盧布，屬於實際上是外國銀行底『女兒公司』的銀行；
在這些外國銀行中佔首要地位的，便是巴黎的銀行(著名的三大銀行：『巴黎聯合
銀行』、『巴黎荷蘭銀行』、『總公司』)和柏林的銀行(特別是『德意志銀行』)

和『匯兌公司』。俄國兩個最大的銀行，即『俄羅斯銀行』（『俄羅斯國外貿易銀行』）和『國際銀行』（『聖彼得堡國際商業銀行』），在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二年間的時期中，將其所有的資本由四千四百萬盧布增加到了九千八百萬盧布，而將其所有的準備金由一千五百萬增加到了三千九百萬盧布，其中四分之三是用德國資本經營的；前一個銀行屬於柏林『德意志銀行』所領導的『康采恩』，後一個銀行屬於柏林『匯兌公司』所領導的『康采恩』。慈善的阿哈德所深為憤慨的，是柏林銀行握有大部分的股票，致使俄國股東毫無力量。自然，輸出資本的國家總是獲得最多的利益：例如柏林的『德意志銀行』，在柏林發行了『西伯利亞商業銀行』底股票，而把這些股票放在自己的櫃子裏藏了一年之後，便以百分之一百九十三的價格出售，即幾乎是以多一倍的價格出售而『賺得了』約六百萬盧布的利潤，即希法亭所稱呼的『創業利潤』。

據該書作者計算，彼得堡各最大銀行底全部『實力』等於八十二萬三千五百萬盧布，即幾達八十三億之多，同時作者又把各個國外銀行底『參與』，或更正確點說，各外國銀行底統治分配如下：法國銀行佔有百分之五十五，英國銀行佔有百分之十，德國銀行佔有百分之三十五。據作者計算，在這八十二萬三千五百萬活動資

本總數中，有三十六萬八千七百萬，即百分之四十以上，是屬於各新迪加，即『煤炭銷售公司』、『五金銷售公司』¹⁸⁵、煤油新迪加、冶金業新迪加、水泥新迪加。可見，由於資本家壟斷公司形成的關係，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溶合的過程，在俄國也有了長足的進步。

集中於少數人掌握而享有實際壟斷權的財政資本，因從事於創辦企業，發行有價證券，經營國家公債票等活動，而獲得有加無已的巨量利潤，以鞏固財政寡頭底統治，替壟斷者去向全社會徵收實賦。以下便是希法亭從美國托拉斯實行『經營』的無數例子中引來的一個例子：一八八七年加福美爾把十五個小公司合併成爲一個糖業托拉斯，其資本總額等於六百五十萬美金。這個托拉斯底資本，如美國人所說的那樣『滲了水』，而估定爲五千萬美金。這樣『提高資本額』是預期到未來的壟斷利潤的，正如同美國的鋼業托拉斯，因預期未來的壟斷利潤而購買了很多很多的鐵礦山一樣。果然，這個糖業托拉斯規定了壟斷性的價格，而獲得了很大的收入，結果竟能爲『滲水』七倍計算的資本支付百分之十的股息，即能爲在創辦托拉斯時實際上所交納的資本支付幾達百分之七十的股息！到一九〇九年時，這個托拉斯底資本已等於九千萬美金。在二十二年以內，資本數量增加了十倍以上。

在法國，『財政寡頭』底統治（『反對法國財政寡頭』一語，是李濟斯在一九〇八年印行第五版的那部名著之標題），只是所取的形式稍有不同而已。四個最大的銀行，在發行有價證券方面所享有的，並不是相對的壟斷權，而是『絕對的壟斷權』。事實上這是『幾個大銀行所組成的托拉斯』。壟斷權也就使它們能用發行證券的辦法獲得壟斷利潤。在締結借款條約時，借債方的國家所得到的，通常不會超過總數百分九十；其餘百分之十，便由銀行和其他中介人拿去了。銀行從四萬萬佛郎的中、俄公債中所得到的利潤是百分之八，從八萬萬佛郎的俄國公債（一九〇四年）中所得到的利潤是百分之十，從六千二百五十萬佛郎的摩洛哥公債（一九〇四年）中所得到的利潤，是百分之十八又四分之三。資本主義底發展以小規模的高利貸資本開始，而以極大規模的高利貸資本結束的。李濟斯說道：『法蘭西人是全歐洲的高利貸主』。一切經濟生活條件，因資本主義這種蛻化而發生了深刻的變更。在人口、工業、商業和海運等等停頓時，『國家』却能藉高利貸來發財致富。『拿出八百萬佛郎資本的五十個人，能够指揮四個銀行所有二十萬萬佛郎』。我們所說過的那個『參與』制，也產生出同樣的結果。最大銀行之一的『總公司』（Banque Generale）爲『女兒公司』『埃及製糖廠』發行了六萬四千張債券。發行底行市是

百分之一百五十，即是銀行從每一個盧布上賺得十五個哥比。後來這個『女兒公司』底股息結果表明是虛假的時候，『大眾』便損失了九千萬至一萬萬法郎，而『總公司』底經理之一，便是『製糖廠』底董事。無怪乎這位作者不得不作出結論說：『法蘭西共和國是財政寡頭專制國。』『財政寡頭統治一切，既宰制報紙，又宰制政府。』

發行有價證券，是財政資本底主要業務之一，其特別高度的利潤，在財政寡頭制底發展與鞏固中有極重大的作用。德國的『銀行雜誌』寫道：『在本國內部，沒得那一種事業，能獲得近似於在發行外國公債時作中介所賺得的那樣高度的利潤。』

『沒得那一種銀行業務，能像發行證券的事業那樣獲得高度的利潤』。據『德意志經濟學家』所作的統計，因發行工業企業證券而獲得的每年平均利潤數目如下：

一九一五年 百分之三八、六
一九一六年 百分之三六、一

見李濟斯所著『反對法國財政寡頭』一書(Œuvre Polémiq. Financière en France) 第五版(一九〇八年巴黎版)，第一一頁，第二二頁，第二三頁，第三九頁，第四〇頁，第四八頁。

見『銀行雜誌』一九一三年，第七期，第六三〇頁。

一八九七年	百分之六六、七	一八九八年	百分之六七、七
一八九九年	百分之六六、九	一九〇〇年	百分之五五、二

『在一八九一年至一九〇〇年的十年間，因發行德國工業證券而『賺得』的金錢，計達十萬萬以上。』

在工業高漲時期，財政資本獲得無限大的利潤，而在衰落時期，小企業和不穩固的企業就陷於滅亡，大銀行便『參與』賤價收買這些企業的事業，或『參與』獲利的『整理』和『改組』這些企業的事業。在『整理』這些虧本企業時，『股票資本跌價，即收入是按照較小的資本量來分配，以後便把這種資本量當作基礎來計算收入了。或者倘若收入降低到零時，便吸收新的資本，把這種新資本與收入微細的舊資本結合起來，便能產生充分的收入了。』而且，——希法亭又補充道，——現在這一切整理和改組手續，對於銀行有雙重的意義：第一，這是一種獲利的業務，第二，這是迫使窘乏的公司依賴於銀行的一種良好機會。』

* 見史迪里赫所著前書，第一四三頁；並見桑巴德所著「十九世紀的德國國民經濟」一書（W. Sonn-
bart: «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 im 19. Jahrhundert»），第二版（一九〇九年），第五二六
頁，附錄（八）。

** 見「財政資本」一書，第一七二頁。

請看如下的例子。多特蒙德城的礦業『聯合』股份公司，是在一八七二年創辦的。所發行的股票資本幾乎等於四千萬馬克，而當第一年獲得百分之十二的股息時，股票市價便漲到百分之一百七十。財政資本就措到了油，而賺得了二千八百萬的『小利』。在創辦這個公司的時候起了重要作用的，又是那個很順利地把自己的資本增加到了三萬萬馬克的最大德國銀行，即『匯兌公司』。後來『聯合』股份公司底股息降低到零了。股東們只好贊成『勾銷』資本，即喪失一部分資本，以免喪失全部資本。於是經過多次『整理』的結果，在三十年以內便從『聯合』股份公司賬簿上消失了七千三百萬以上的馬克。『現在，這個公司原先的股東們手裏所有的股票，只剩下票面價值百分之五了。』* 而銀行在每次『整理』中，却繼續『賺錢』。

把發達很快的大城市近郊的土地拿來做投機生意，也是財政資本所經營的一種特別有利益的業務。在這方面，銀行壟斷權是與地租壟斷權及交通壟斷權結合起來了，因為土地價格的增加，把土地分成小塊出售獲利的機會等等，首先是依這些土地與城市中心的交通是否便利為轉移，而這些交通綫是操在經過參與制和分配經

* 見史迪里赫所著前書，第一三八頁，以及李甫曼所著前書第五一頁。

理位置而與這些銀行相聯繫的大公司掌握中的。結果便形成了一種「銀行雜誌」職員，專門研究土地貿易及土地典押等事業的德國作家愛施維格所謂『泥潭』的局面：經營城郊土地買賣事業的投機狂，各建築公司的破產（如柏林的『波斯瓦』克諾爾公司）的破產，這個公司因『最富足和最強大的』『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之助，抓得了達一億萬馬克的巨款，而這個銀行，當然是經過『參與』制，即暗地裏，在背後動作，並且『不過』損失了一千二百萬馬克，便卸去了一切責任的），從那些浮吹的建築公司方面一無所得的小業主和工人們的破產，以及與『廉潔的』柏林警察局和行政機關勾結，用欺騙手段包辦頒發基地證書和市議會關於允准建造的文據等等。

『美國人的風俗，』本來是歐洲的教授們和慈善的資產者所假意厭奉的，而在財政資本時代，却簡直成了各國一切大城市中流行的風俗了。

一九一四年初，在柏林傳說要組織一個『運輸托拉斯』，即由三個柏林運輸企業（城市電氣鐵路公司，電車公司和公共馬車公司）組成一個『同益』公司。「銀

見愛施維格所著『泥潭』一文（*The Enslavement of the City*），載於『銀行雜誌』一九一三年第九卷五頁至四一頁，一九二二年第二期，第二三及住下各頁。

行雜誌」載道：『當公共馬車公司底大部份股票轉到其他兩個運輸公司手裏的消見傳聞時，我們就知道有這一種計劃存在……本來可以完全相信抱這種目的的人所說的話，他們是希望用統一調節運輸事業的方法來達到相當的節省，其中有一部份利益終究是能歸大眾享受的。但這個問題複雜化了，因為站在這個新創的運輸托拉斯背後的，是能隨意利用所壟斷的交通工具去適應其地段貿易利益的銀行。為要相信這種完全斷語合理，祇須記起一件事實，就是在創辦城市電氣鐵路公司時，鼓勵創辦該公司的那個大銀行底各種利益就已經滲合進來了。換句話說，這個運輸企業利益是和地段貿易利益互相錯綜的。原來，這條城市電氣鐵道東面的支線必須經過屬於銀行的那些地段，而當該路建設工程已有保證時，銀行便把這些土地賣出去，結果是使自己和幾個參與人獲得了巨量的利潤』……

壟斷既然已經形成而操縱着幾十萬萬的資本，便絕對必然要深入於社會生活所有各方面，而不管政治制度或是任何其他『細節』怎樣。在德國經濟文獻上，通常都是阿諛式地讚美自己普魯士官吏的廉潔，而指摘法國人的巴拿馬式舞弊習氣或美國人的政治賄賂風氣。但是，實際上，甚至專論德國銀行事業的資產階級作品，也

引自「運輸業托拉斯」一文（Verkehrsrat），見「銀行雜誌」，一九〇四年，第八九頁。

不得不時常遠遠越出單純銀行業務的範圍，例如，因官吏們轉到銀行中去服務的事實增多，而不得不論及『鑽營銀行位置的狂熱』：『在培倫街』（即「德意志銀行」所在地）『暗中鑽營肥缺的德國官吏，還有不受賄賂的麼？』* 「銀行雜誌」出版人藍斯堡在一九〇九年著作了一篇標題「爲拜占廷式侵略政策底經濟意義」的論文，曾說及威廉第二到巴力斯坦的旅行，以及「這次旅行的直接結果，即巴格達鐵道的建築」，而認爲「這一件不幸的「德意志進取精神的大事件」，對於德國受到「包圍」一事」（所謂『包圍』是指愛得華第七底政策，他曾企圖孤立德國，而用帝國主義的反德同盟來包圍它）『應負的責任，要比我們所作的一切政治錯誤所負的責任還大。』** 我們已經提過的常在這個雜誌上撰稿的作家愛施維格，在一九一二年寫了標題爲『財閥和官吏』的論文，其中揭露了一位德國官吏菲爾克爾底行爲。菲爾克爾本來是卡德爾問題研究委員會中的委員，嘗以努力作事見稱，而不久以後就在最大卡德爾（鋼鐵新迪加）中獲得了一個肥缺。這一類全非偶然的事件，便使

* 引自「鑽營銀行位置的狂熱」一文（Der Zug zur Bank），見「銀行雜誌」，一九〇九年，第一期，第七九頁。

** 見同上一期「銀行雜誌」，第三〇一頁。

這位資產階級的作家不得不承認說，『德國憲法在許多經濟生活方面所担保的經濟自由，都已成爲毫無意思的紙上空文，』在現有的財閥統治下，『甚至最普遍的政治自由，也不能使我們避免淪爲不自由人民的厄運。』

至於講到俄國，那我們只要舉一個例子就夠了。數年前，所有報紙都載過一個消息，說信貸局經理達維道夫離開政府職務，而在一個大銀行中獲得了一個位置，按照合同，他在數年中所得的薪俸，就要超過一百萬盧布以上。這個信貸局是個行政機關，其任務是『要統一全國一切信貸機關底活動』，並供給了首都各銀行八萬萬以至十萬萬盧布的津貼。

資本主義底一般特性，就是資本的佔有權與資本在生產中的運用分離，貨幣資本與工業資本或生產資本分離，單靠從貨幣資本上獲得收入爲生的食利者與企業家及其他一切直接參加資本運用事業的人們分離。帝國主義或財政資本統治，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此時這種分離已達到了極大的程度。財政資本超越於其他一切資本形式的事實，是表明食利者和財政寡頭佔有統治地位，是表明少數佔有財政『實

仍見「銀行雜誌」，一九二二年第二期，第八二五頁，一九二三年第二期，第九六二頁。

見阿哈德所著前書，第二〇二頁。

力」的國家超越於其餘一切國家。至於這一過程已經達到了怎樣大的程度，可以從發行證券——發行各種有價證券——的統計中看出來。

賴馬克在「國際統計研究所公報」上公佈了關於全世界發行證券最周詳、最完備而且可以比較的材料，這些材料是後來在經濟書籍中屢次分別引用過的。以下便是四個十年間的總結：

每十年內發行證券的數目（單位十萬萬佛郎）

一八七一——一八八〇	七六·一
一八八一——一八九〇	六四·五
一八九一——一九〇〇	〇〇·四
一九〇一——一九一〇	一九七·八

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特別是由於在普、法戰爭以及戰後德國創業舞弊時代加緊發行公債的關係，全世界發行證券的總數提高了。一般和大體說來，在十九世紀

「國際統計研究所公報」(Yearly Statistical Abstracts)，第十九卷，第二冊，一九一二年海牙版。——統計表第二欄，即關於各個小國家的材料，大體上是按一九〇二年的標準擬定而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最後三個十年間，增加速度比較還不很快。直到二十世紀最初十年間，才大量增加起來，十年之內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可見，二十世紀初期，是一個轉變時代。不僅是在壟斷組織（卡德爾、新迪加、托拉斯）增長上發生了轉變（關於這點我們已經說過了），而且是在財政資本增長上也發生了轉變的時代。

中 據 賴 斯 的 估 計，一九一〇年全世界有價證券總數，約有八千一百五十萬萬佛郎。他為了刪去重複的大概數目，便把這個總數，減到五千七百五十萬萬至六千萬萬佛郎。以下便是這個數目在各國間的分佈情形（此地所引用的總數，是六千萬萬）：

一九一〇年有價證券數目表（單位：十萬萬佛郎）

英國	四二〇	荷蘭	一二・五〇
美國	三三〇	比利時	七・五〇
法國	二九〇	西班牙	七・五〇
德國	一九五	瑞士	六・二五
俄國	一三一	丹麥	三・七五
奧國	一四	瑞典、挪威、	
意大利	一四	羅馬尼亞及	

日本……………一二

其他國家……………一五〇

總共……………六〇〇〇

根據這些數字，立刻便可看出，四個最富的資本主義國家是非常特出的，它們各佔有自一千萬萬至一千五百萬萬佛郎不等的有價證券。其中有兩個是最老而且是——這點我們往下就要說到——擁有殖民地最多的資本主義國家，即英國和法國；其他兩國是在發展速度方面和資本主義壟斷組織在生產中散佈程度方面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即美國和德國。這四個國家一共擁有四千七百九十萬萬佛郎，即約佔全世界財政資本百分之八十。差不多全世界其他各國，都是這樣或那樣成爲這四個國家，這四個國際銀行家，這四個全世界財政資本『棟樑』底債務人和納貢者了。

現在，我們就要來特別考察資本輸出在造成財政資本國際依賴與聯繫網這、事業中所起的作用。

四 資本輸出

自由競爭佔完全統治的舊資本主義底特徵是商品輸出。壟斷制佔統治的現代資本主義底特徵是資本輸出。

資本主義是發展到了最高階段的商品生產，此時勞動力也成爲商品了。國內交換，尤其是國際交換之發展，就是資本主義底明顯特徵。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個企業，各個工業部門和各個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和躍進性，是必不可免的。英國成爲資本主義國家，比其他各國都早，到十九世紀中葉時，它施行自由貿易，希圖成爲『環球作坊』，成爲供給所有各國製品的承辦人，而所有其他國家就應當供給它各種原料，作爲交換。但英國底這種壟斷地位，至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時期已被破壞了，因爲當時其他許多國家都用『保護』關稅實行自衛，而發展成爲獨立資本主義國家了。二十世紀開始時，已形成了另外一種壟斷制：第一，在所有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中都形成了資本家底壟斷聯合會；第二，那些資本蓄積達到極大程度的少

數最富國家已處於壟斷地位。結果在先進國家裏就出現着巨量的『過剩資本』。

倘若資本主義能把現在到處都遠遠落後於工業的農業發展起來，倘若資本主義能把唯有驚人技術進步發生，而到處都仍然還是半饑半飽的乞丐本如的民衆生活水準提高起來，那當然也就不會有什爲資本過剩了。用小資產階級觀點批評資本主義的人，也就是往往提出這種理由的。但是這樣一來，資本主義就不會是資本主義了，因爲發展上的不平衡性和大衆生活的貧困，是這種生產方式底根本必要條件和前提。當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時，過剩資本不會用來提高本國民衆生活水準，因爲這樣便會降低資本家底利潤，而是要把資本輸出到落後國家去，藉以提高利潤的。在這些落後國家中，因爲缺少資本的關係，利潤通常都是很高。地價較低，工資低廉，原料便宜。其所以有輸出資本的可能，是因爲許多落後國家已經捲入世界資本主義流通範圍，鐵道的主要路線已經建設起來或已在開始建設，發展工業的起碼條件已有保障等等。其所以有輸出資本的必要，是因爲資本主義在少數國家中已經『成熟過度了』，『獲利的』投資場所已是不够了。在農業不發達與群眾貧困的條件下，資本輸出

以下便是三個主要國家在國外所投資本的大概數目：

投在國外的資本（單位：萬萬佛郎）

年份	英國	法國	德國
一八六二年	三·六	—	—
一八七二年	一五·〇	—	—
一八八二年	二二·〇	—	—
一八九三年	四二·〇	—	—
一九〇二年	六二·〇	—	—
一九一四年	七五·一〇〇	—	—

由此可見，資本輸出是直到二十世紀初的時候，才大規模發展起來的。在大

霍柏森所著「帝國主義」一書（*Talks on Imperialism*），一九〇二年倫敦版，第五八頁；黎舍爾所著前書，第三九五頁和第四〇四頁；安恩特（E. Anstett）所寫一文，「見全世界經濟文匯」（*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一九一六年版，第七卷，第三五頁；賴馬克所著一文，見「公報」（*Neumark, Bulletin*），希法亭所著「財政資本」一書，第四九二頁；路易·喬治（Louis George）「一九一五年五月四日在英國下議院的演說，見一九一五年五月五日出版的「每日電聞」（*Daily Telegraph*）」，哈姆斯所著「全世界經濟問題」一書（B. Hams, *Probleme der Weltwirtschaft*），一九二一年耶拿版，第三三五及往下各頁；施里德爾博士所著「全世界經濟發展趨勢」一書（Siegmund Schilder, *Entwicklungstendenzen der Weltwirtschaft*），一九二一年柏林版，第一卷，第一五〇頁；皮施所著「大不列顛資本之投領」等文（George Pisch, *Great Britain's Capital Investment*），見「皇家統計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第七十四卷，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年號，第一七及往下各頁；吉烏里奇所著「德國底經濟發展與建

戰前夜，三個主要國家在國外所投的資本，已達一千七百五十萬萬以至二千萬萬佛郎。按最低限度的利率五厘計算，從這一數目上所得的收入，每年當達八十萬萬以至一百萬萬佛郎。這就是帝國主義壓迫剝削全世界大多數民族和國家的堅實基礎，也就是少數最富國家中資本主義寄生性底堅實基礎！

這種投在外國的資本究竟怎樣分配於各個國家以及究竟投在什麼地方，我們對於這一問題祇能給個大概的回答，但這個大概的回答，也能說明現代帝國主義底某些普遍的相互關係和聯繫：

國外資本分配於世界各洲的大概情形（一九〇〇年左右）

（單位十萬馬克）		總數	
歐洲	英國	法國	德國
美洲	四	二二	一八
亞洲、非洲、澳洲	二九	四	一〇
共計	七〇	三五	一四〇

國銀行在國外的擴展」一書（Georges Dornicq: "L'Expansion des banques allemandes a l'étranger, ses rapports avec l'évolution économique de l'Allemagne"），一九〇九年巴黎版。

在英國佔居首要地位的，是它的殖民地的領土，它在美洲也有很多的殖民地（例如坎拿大），亞洲以及其他地方更不必說了。英國巨量資本的輸出，是與巨量的殖民地領土有極密切關係的，關於殖民地對帝國主義的意義，我們以後還要講到。法國情形却不是如此。它輸出到國外的資本，主要是投在歐洲，首先是投在俄國（至少有一百萬萬佛郎），並且多半是借貸資本，國家公債，而不是投在生產企業中的資本。法國帝國主義與佔有廣大殖民地的英國帝國主義不同，可以叫做高利貸的帝國主義。德國帝國主義又是另外一種帝國主義；它的殖民地不多，它投在國外的資本，要比其他各國更為平均地分配於歐、美兩洲之間。

資本的輸出，在所輸到的那些國家中，是要影響到那裏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且異常加速這種發展的。因此，資本的輸出，在某種程度上固然是引起輸出國發展上相當的停滯，但這種停滯又只會使資本主義在全世界上擴大加深其向前的發展。

輸出資本的國家，幾乎是常常有機會獲得相當的「利益」，這種利益底性質就能暴露財政資本和壟斷組織統治時代底特性。例如柏林的「銀行雜誌」在一九一三年十月寫道：

「在國際的資本市場上，近來表演着一種很值得亞力斯多芬舉筆描寫的滑稽

劇。很多的外方國家，自西班牙到巴拿馬，自俄國到阿根廷，巴西和中國，都向巨大的貨幣市場公開或秘密地要求借款，有時是十分急迫地要求借款。現在，貨幣市場上的情形並不怎樣美妙，而政治的前途也不可樂觀。但是，沒有一個貨幣市場敢於拒絕接給借款，因為生怕鄰國捷足先登，同意借款，而相繼獲得相當報酬。在締結這種國際契約時，債權人幾乎是常常多沾利益的。商務條約上的優惠條件，開設煤站，建設海港，利益豐厚的租借，定購大炮。

財政資本造成了壟斷組織統治的時代。而壟斷組織到處都施行壟斷的原則；利用『聯繫』來訂立有利的契約，以代替公開市場上的競爭。最普遍的現象，就是規定拿一部份借款來購買債權國底出產品，尤其是軍用品，輪船等等作為借款的條件。法國在最近二十年來（一八九〇至一九一〇年）時常採用這種手段。資本輸出成了鼓勵商品輸出的手段。在這種情形下，各個特別巨大企業彼此訂立的契約，往往——如施里德爾所『柔和』描寫的那樣——『近於收買行徑』。德國的克虜伯，法國的司奈德，英國的勃朗司脫，便舉出商號底標本，它們與巨大銀行和

見『銀行雜誌』，一九二三年第一期，第 104 頁。

見施里德爾所著前書，第三四六、三五六及三七一等頁。

政府皆有祕密的聯繫，在締結借款條約時，是不易『避開』它們的。

去國借款給俄國的時候，便在一九〇五年九月十六日締結的商務條約，這它『逼迫了』一下，而獲得相當的讓步，直至一九一七年爲止；同樣，法國根據它在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九日與日本締結的商務條約，也從日本方面獲得了相當的讓步。奧國和塞爾維亞兩國關稅戰爭，從一九〇六年開始，一直繼續到一九一一年，而只有過七個月的休戰，其一部份原因就是奧國和法國在供給塞爾維亞軍需品方面發生的競爭。德沙尼爾於一九一二年一月在衆議院中說道，法國各商號在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一年間供給了塞爾維亞價值四千五百萬佛郎的軍用品。

奧匈帝國駐沙保羅（巴西）領事在工作報告中說道：『巴西鐵道建築工程，大部分是用法、比、英、德等國資本進行的；這些國家在簽訂與鐵道建築工程相關連的財政手續契約時獲得了供給鐵道建築料的特權。』

由此可見，財政資本真可說是把它的密網佈滿於世界各國了。在這方面，建立於殖民地的銀行和分行，實有很大的作用。德國帝國主義者看見『老牌』殖民帝國在這方面特別『順利』的情形，真是羨慕不已：在一九〇四年，英國有五十個殖民地銀行和二千三百七十九個分行；在一九一〇年，有七十二個銀行和五千四百四十九

個分行)，法國有二十個殖民地銀行和一百三十六個分行，荷蘭有十六個殖民地銀行和六十八個分行，而德國却「祇有」十三個殖民地銀行和七十個分行*。美國資本家又妬羨英、德兩國資本家，而於一九一五年訴說道：『在南美洲，五個德國銀行有四十個分行，五個英國銀行有七十個分行……在最近二十五年來，英、德兩國在阿根廷，巴西和烏拉圭投了四十萬萬美金左右的資本，結果它們支配了這三國裏面全部商業百分之四十六。』

在假借的意義來講，輸出資本的國家已把世界分完了。但財政資本又達到了實行直接分割世界。

見施里德爾所著前書，第三四六、三五六及三七一等頁。

麥舍爾所著前書，第四版，第三七五頁，並見吉烏里奇所著前書，第二八三頁。

見「美國政治和社會科學研究紀事刊」(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第五十九卷，一九二五年五月出版，第三〇一頁。在同卷第三三一頁上又指明

說，有名的統計學家皮施在財政雜誌「統計家」(Statistician) 最近一期上發表的論文中，認為英德法比荷五國所輸出的資本總數，計有四百萬萬美金，即等於二千萬萬佛郎。

五 各資本家同盟彼此分割世界

資本家底壟斷同盟，即卡德爾、新迪加、托拉斯，首先就分割國內市場，將本國生產幾乎完全奪入自己掌握之中。但是，在資本主義下，國內市場是必然和國外市場相連的。資本主義早已造成了全世界的市場。所以隨着資本輸出之增加，隨着一切國外聯系和殖民地聯系之擴大，隨着最大壟斷同盟底「勢力範圍」之擴張，便「自然」要發生它們相互間的國際協定，形成國際卡德爾。

這便是全世界資本集中和生產集中底新階段，較先前集中程度高得無比。我們且來看看這種超等壟斷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吧。

電氣工業是最足以代表最新技術進步和十九世紀末期與二十世紀初期資本主義這個工業部門。這個工業部門，在兩個最先進的新興資本主義國家，即美國和德國，是最為發達的。在德國，一九〇〇年的危機，特別厲害地加緊了這工業部門的集中。當時那些已與工業充分密切混合生長了的銀行，在這個危機時期更極度加

速加深了小企業崩壞的過程，較小企業被大企業吞併的過程。凡最需要銀行幫助的那些企業，——愛德思葛遜，——銀行恰巧拒絕予以幫助，於是那些和銀行無密切關係的公司，起初雖有過瘋狂的興盛，後來却遭遇了無可救藥的破產。

結果，在一九〇〇年以後，集中過程便大步前進了。在一九〇〇年以前，電氣工業中有七八個『集團』，其中每個集團都包含有數個公司（總共有二十八個公司），每個集團背後站着兩個以至十二個銀行。到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二年時，所有這些集團都合併成爲兩個或一個集團了。且看這個過程是怎樣發展的：

電氣工業中的集團

在一九〇〇年以前

惠爾登與吉拉麥爾
惠爾登與吉拉麥爾公司

聯合電氣
總公司

西門子與加爾斯克
叔克特公司

白克曼 庫本爾

惠爾登與拉

電氣總

西門子與加爾斯克
叔克特公司

白克曼

九〇年
遺產

麥爾公司

公司

電氣總公司

西門子與加爾斯克
叔克特公司

到一九一二年時

一九〇八年間

這樣發展起來的著名的『電氣總公司』，一共統治着二百七十以至兩百個公司（經過『參與』制），其所支配的資本總共約十五萬萬馬克。單就它的國外直接代表機關數目來說，就有三十四個，其中十二個是股份公司，分佈於十多個國家中。還在一九〇四年的時候，德國電氣工業在國外所投的資本，已經等於二萬三千三百萬馬克，其中有六千二百萬是投在俄國的。不用說，這個『電氣總公司』是一個極大的『聯合』企業，單就它所有的製造公司數目來說，便有十六個，這些公司製造着各種不同的產品，從被覆線和隔電器起，直至汽車以及航空器具止。

但是，歐洲的集中過程，也就是美國集中過程底一個組成部分。其經過情形如下：

總電氣公司 (General Electric Co.)

- 湯姆生、霍斯東公司為
- 愛迪生公司為歐洲創設了『法國愛迪生公司』，後者又把專賣權轉讓給德國公司
- 美國 歐洲創設了一個公司
- 德國 聯合電氣公司
- 電氣總公司 (1890)
- 電氣總公司 (1890)

這樣便形成了兩個電氣『強國』。『世界上沒有一個完全不倚賴於它們的電氣

公司了』——海尼格在他那篇標題為『電氣托拉斯之路』的論文中這樣寫道。關於這兩個『托拉斯』底週轉和企業規模，下列數目字便能使我們得到一個很不完全的大概觀念：

	商品週轉	僱員人數	純利
	(單位百萬馬克)	(單位百萬人)	(單位百萬馬克)
美國的『總電氣公司』 (G.E.C.)	一九〇七年 二五二 一九一〇年 二九八	一八,〇〇〇 三二,〇〇〇	三五,四 四五,六
德國的『電氣總公司』 (A.E.G.)	一九〇七年 二一六 一九一一年 三二二	三〇,七〇〇 六〇,八〇〇	一四,五 二二,七

一九〇七年，美國的托拉斯和德國的托拉斯締結了分割世界的條約。競爭便從此停止了。美國的『電氣總公司』『獲得了』美國和坎拿大；德國的『電氣總公司』『分得了』德國、奧國、俄國、荷蘭、丹麥、瑞士、土耳其和巴爾幹。關於『女兒公司』，又締結了特殊的——當然是祕密的——條約，這些『女兒公司』逐漸侵入新的工業部門以及『新的』而表面上尚未分割的國家中去。此外，條約上還

規定互相交換新發明和實驗成績。

要和這個實際上是統一的，全世界的，支配有數十萬萬資本，在天涯地角都有其『支店』，代表機關，代辦處及聯系等等的托拉斯來競爭，不待說是很難很難的。但是，這兩個強大托拉斯分割世界的事實，當然並不能排除在勢力對比因不平衡發展，戰爭、破產等等的關係而發生變更時實行重新分割世界的可能。

煤油工業便是企圖實行這種重新分割，為重新分割世界而鬭爭的一個極可注意的例子。

『世界的煤油市場，——愛德思在一九〇五年寫道，——現在還是由兩個巨大財政集團所割據着，這兩個集團便是美國的洛克費爾「煤油托拉斯」（「美孚油公司」）和俄國的巴庫煤油田主人路特希理德與諾貝爾。這兩個集團彼此有密切的聯系；但是幾年以來，它們的壟斷地位已受到五大敵人方面的威脅：（一）美國煤油源的窮竭；（二）巴庫的曼德舍夫公司方面的競爭；（三）英國的煤油源；（四）羅馬尼亞的煤油源；（五）海外的煤油源，特別是荷屬殖民地（極富足的

* 見黎舍爾所著前書，吉烏里奇所著前書，第二三九頁；海尼格所著前文。

** 見愛德思所著前書，第一九三頁。

「撒姆爾」公司和「協爾」公司，也是與英國資本有聯系的。後面三批企業是與最大的「德意志銀行」所領導的那些德國大銀行有聯系的。這些銀行有條不紊地獨自發展煤油業，例如在羅馬尼亞，以求獲得它們「自己的」據點。在羅馬尼亞煤油業中，一九〇七年計有外資一萬八千五百萬佛郎，其中德資佔七千四百萬。」

經濟作品中逕直稱爲「分割世界」的鬭爭開始了。一方面，洛克費爾與「美孚油公司」想要奪得一切，便在荷蘭境內設立了「女兒公司」，收買荷屬印度的煤油源，想以此打擊它的那個主要敵人，即英荷合資創辦的「協爾」托拉斯。另一方面，「德意志銀行」及其他柏林銀行又力求把羅馬尼亞「保持」在「自己」手裏，而把它與俄國統一起來反對洛克費爾。但是，洛克費爾佔有更大得多的資本，且擁有運輸煤油和輸送煤油給消費者的卓越組織。這個鬭爭的結果必然要使「德意志銀行」遭到失敗，而且真正在一九〇七年遭到了完全失敗，此時「德意志銀行」只有兩條出路：或是甘願受到數百萬損失而取消它的「煤油利益」，或是屈服。結果「德意志銀行」選定了後一條出路，而與「美孚油公司」訂結了很不利於自己的條約。照此條約，「德意志銀行」必須「不作任何損害美國利益的經營」，但同時

又規定，在德國一旦通過政府壟斷煤油的法律時，這箇條約便應失其效力。

『煤油趣劇』從此開始了。德國一個財政大臣格文涅爾爵士，即『德意志銀行』經理，委託他的私人書記史道斯開始進行主張煤油壟斷的宣傳。這個最大柏林銀行底全部龐大機關及其所有一切廣泛的『聯系』都一齊動作起來，報章上充滿了『愛國主義的』喊聲，說要反對美國托拉斯方面的『羈軛』。一九一一年三月十五日德國國會幾乎是一致通過決議，請政府製定煤油壟斷法案。政府馬上響應了這個『大眾歡迎的』主張，於是『德意志銀行』想欺騙其美國對手，用國家壟斷的手段來補繕自己業務的這一套把戲，就好像是已經獲得勝利了。德國煤油大王已在預營着不亞於俄國糖廠主人的那種巨量利潤的滋味……但是第一，德國各大銀行彼此發生了分贖的爭執，『匯兌公司』揭露了『德意志銀行』貪求私利的企圖；第二，政府害怕與洛克費爾鬭爭，因為德國能否不必經過洛克費爾而獲得煤油，是很成問題的（因為羅馬尼亞的生產率不大）；第三，一九一三年德國要花費十萬萬金錢去從事於戰爭的準備。驟斷的法案擱置下去了。鬭爭結果是洛克費爾『美孚油公司』暫時獲得了勝利。

柏林『銀行雜誌』論到這點時寫道，德國祇有施行電氣壟斷，變水力為廉價的

電氣，才能與『美孚油公司』鬭爭。但是，——「銀行雜誌」補充說道，——『電氣壟斷制，只有生產者需要它的時候，才會成立的；就是說，只有在了一次電氣業大危機已經逼近，而各私家電氣「康采恩」現時在各處所設立，並且已從市政局和政府等方面獲得了某些部分壟斷權的那些高昂的巨型電站，處處不能獲利的時候，才會成立的。到那時候，就會必須採用水力；但是也不能由政府出資來把水力變成廉價的電氣，而還是必得交給「受政府監督的私人壟斷組織」去經營，因為私資工業已經訂立了許多契約而商定了可以取得巨量的價金……以前加里業的壟斷是如此，現在煤油的壟斷是如此，將來電氣的壟斷也會是如此。我們的那些迷戀於美妙原則的國家社會主義者，畢竟應當瞭解：德國實行的壟斷制，從來也沒有抱定想使消費者獲得利益或給政府一部分企業利潤的目的，當然也就沒有達到過這樣的結果，而始終都是由國家負責來挽救將近破產的私人工業的一種手段。』

德國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不得不作出這種寶貴的供認。在這裏，我們很清楚地看到，私人的壟斷和國家的壟斷在財政資本時代怎樣連成一氣，它們兩者實際上不

見「銀行雜誌」，一九二二年第一期，第一〇三六頁；一九二二年第二期，第六二九頁，一九一三年第一期，第三八八頁。

過是各最大壟斷者爲分割世界所進行的帝國主義鬭爭中的個別環節。

商航事業方面集中過程莫大的增長，也引起了分割世界的結果。德國形成了兩個最大的公司，即『漢堡美洲定期輪船公司』和『北德路易郵船公司』，各有資本二萬萬馬克（股票和債券）和價值一萬八千五百萬至一萬八千九百萬馬克的輪船。另一方面，美國在一九〇三年一月一日成立了所謂摩爾根托拉斯，叫做『海上貿易國際公司』，它把英、美兩國九個輪船公司統一起來，擁有資本一萬二千萬美金（四萬八千萬馬克）。德國資本大王們和這個英、美托拉斯間，在一九〇三年時就因分配利潤而締結了分割世界的條約。德國的公司放棄了在英、美兩國間轉運專業上的競爭。條約上很明確規定那些海港『屬於』誰，並且成立了一個共同的監察委員會等等。條約有效期限是二十年，但規定有一個附帶條件：在一且發生戰爭時，該約即應失其效力。*

國際鐵軌卡德爾形成的歷史，也是異常耐人尋味的。英、比、德三國的鐵軌製爾的在一八八四年間，即工業情形極端衰落的時候，就第一次作過組織這樣一個卡德爾廠嘗試。加入協約的各國工廠，同意彼此不競爭各訂約國內部的市場，而把國外

* 見麥舍爾所著前書，第一二五頁。

市場按如下標準分割了：英國獲得百分之六六，德國獲得百分之二七，比利時獲得百分之七。印度完全給予英國。爲了反對一個沒有加入協約的英國公司，便合力舉行進攻，而照商品賣價總量中抽取相當部分來補償這一進攻的耗費。但到一八八六年時，就有兩個英國公司退出了同盟，而這個同盟便從此瓦解了。很值得注意的，就是在後來發生的幾次工業興盛的時期中，始終沒能達到過協定。

一九〇四年初，在德國成立了鋼業新迪加。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又按如下標準而把『國際鐵軌卡德爾』恢復起來了：英國獲得百分之五三點五；德國獲得百分之二八點八三；比利時獲得百分之二七點六七。後來法國也加入了，它在第一、第二、第三年中所獲得的份額是在超過百分之百以上的總數中佔有百分之四點八，百分之五點八和百分之六點四，即是在達到百分之一〇四點八，百分之一〇五點八和百分之一〇六點四的數目中獲得上述的部分。一九〇五年，又有美國的『鋼業托拉斯』（『鋼業公司』）加入進來，隨後奧國和西班牙也加入了。『現在，——福格爾施坦在一九一〇年間寫道，——地球已經分完了，於是大消費者，尤其是國營鐵道，也就因爲世界已被分割完結，而且沒有顧及它們利益的關係，可以像仙人一樣到天堂裏去隱居了。』*

又有一九〇九年成立的國際鋅業新迪加，它在德、比、法、西、英五國工廠所組成的三個集團間正確地分配了生產的分量。還有國際火藥托拉斯，它據李甫曼說，『是所有一切德國炸藥製造廠間最新式的密切的同盟，後來，這些製造廠與法、美兩個同樣組成的炸藥製造廠，共同分割了全世界。』

照李甫曼計算，德國所參加的國際卡德爾，在一八九七年約有四十個，而在一九一〇年便有一百個左右了。

有些資產階級的作家（完全叛變了自己所持的馬克思主義立場，例如一九〇九年立場的考茨基，現在也附和他們的意見了）認為：國際卡德爾是資本國際化底最明顯表現之一，它令人能希望在資本主義下達到民族間的和平。這種意見，在理論上是絕頂荒謬的，而在實踐上是一種詭辯，是一種辯護最惡劣機會主義的卑劣手段。國際卡德爾表明現在資本家底壟斷組織已發達到怎樣的程度，各資本家同盟究竟爲了什麼而進行着鬭爭。後面這一點最關重要：祇有它才能向我們說明現時事變

* 見福格爾施坦所著「組織形式」一書 (Verförmung: "Organisationsformen"), 第一〇〇頁。

* 見李甫曼所著「卡德爾與托拉斯」一書 (Die Mann, Eckartelle und Trusts), 第二版, 第一六一頁。

底歷史經濟內容，因為鬭爭形式可能變更，而且確實在經常依照種種較爲次要和暫時性的原因而變更着，但是鬭爭底本質，它的階級內容，祇要階級一天存在着，總是不能變更的。例如德國資產階級（考茨基在理論上的推論方面早已轉入德國資產階級那裏去了，關於這點，我們以後還要說到）爲了自己的利益，自然要掩蔽現代經濟鬭爭（分割世界）底內容，而強調這個鬭爭底某種形式。考茨基也犯了同樣的錯誤。這裏所說的當然不只是德國資產階級，而是全世界資產階級。資本家實行分割世界，並不是由於他們有特別的惡意，而是因爲現有的集中程度迫着他們走上這條道路去獲取利潤；而且他們分割世界，是『按資本』，『按實力』來作的，因爲在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能有別種分割法。實力是隨經濟上政治上的發展而變更的；是要瞭解現時的事變，必須知道那些問題是由實力變更來解決，至於這些變更究竟是『純粹』經濟上的變更，還是經濟範圍以外的（例如軍事的）變更，却是次要的問題，絲毫也不能改變對於資本主義最新階段的基本觀點。用資本家同盟相互鬭爭與妥協形式（今天是和平的，明天是不和平的，後天又是不和平的形式）問題去偷換鬭爭與妥協底內容問題，就等於墮落到詭辯家的地步。

最新資本主義時代表明給我們看，各個資本家同盟彼此根據經濟上分割世界的

這一基礎形成了相當的關係，而與此同時並存，與此密切相關的，便是各個政治同盟，即各個國家，彼此也根據領土上分割世界的這一基礎，根據爭奪殖民地的這一基礎，根據『爭奪經濟領土』的這一基礎形成了相當的關係。

六 列強分割世界

地理學家蘇洋在他「論歐洲殖民地領土之擴展」*一書中，對十九世紀末期殖民地民擴張的情形，作了如下一個簡短的總結：

屬於歐洲列強的殖民地面積百分比（包括美國在內）

	一八七六年	一九〇〇年	增減數
在非洲的	一〇、八%	九〇、四%	十七九、六%
在玻里內西亞的	五六、八%	九八、九%	十四二、一%
在亞洲的	五一、五%	五六、六%	十五、一%
在澳洲的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
在美洲的	二七、五%	二七、二%	—〇、三%

『所以，——蘇洋總結起來說，——分割非洲和玻里內西亞，便是這個時代底特點。』因為在亞洲和美洲已經沒有未被佔據，即是不屬於任何國家的領土了，所

* 見蘇洋所著「歐洲殖民地領土之擴展」一書（A. Surany: «Die territoriale Entwicklung der europäischen Kolonien»），一九〇六年版，第二五四頁。

以我們必須把蘇洋底結論擴大起來而說道：最終分割世界，便是這個時期底特點。所謂最終，並不是說再沒有可能實行重新分割了——恰巧相反，重新分割是可能的，並且是必不可免的，——而是說各資本主義國家底殖民政策，已經使佔據地球上所有未被佔據的土地的過程完畢了。世界是第一次已被分完了，所以將來祇有實行重新分割，即是從一個『主人』轉歸另一個『主人』而不是從無主的轉歸『主人』了。

所以，我們是處在全世界殖民政策的特殊時代，這個殖民政策和『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最新階段』，即財政資本，有異常密切的聯繫。因此，我們首先必須詳細考察事實的材料，以便盡量確切地查明這個時代和先前各個時代的區別，以及現在的實際情形。這裏，首先就發生了兩個事實問題：是不是恰巧在當政資本時代，殖民政策加強起來，爭奪殖民地的鬭爭尖銳化起來呢？在這方面，現時世界被分割的情形究竟怎樣呢？

美國作家莫里斯在他的論殖民政策史的著作中，企圖把美、法、德三國在十九世紀各個時期所有殖民地領土面積統計材料歸納起來。現在把他所得出的總結簡

* 見莫里斯所著「殖民政策史」一書（Henry G. Morris: "The History of Colonization"），一九〇〇年紐約版，第二卷，第八八頁；第一卷，第四一九頁；第二卷，第三〇四頁。

錄如下：

殖民地領土面積

英國

法國

德國

面積

人口

面積

人口

面積

人口

年份

(單位百萬)

(單位百萬)

(單位百萬)

(單位百萬)

(單位百萬)

(單位百萬)

平方哩

平方哩

平方哩

一八一五至

一八三〇年

一八六〇年

一八八〇年

一八九九年

一二六、四

一四四、五

二六七、九

三〇九、〇

〇、〇二

〇、二

〇、七

三、七

〇、五

三、四

七、五

五六、四

—

—

—

一、〇

—

—

—

一四、七

歐洲特別加緊奪取殖民地，是在一八六〇至一八八〇年時期，並且在十九世紀

末葉二十年間也加緊得頗為厲害。法、德兩國特別加緊奪取殖民地，正是在這二十

年間。我們在上面已經看見，壟斷前期的資本主義，即以自由競爭制統治的資本

主義發展極廣的時期，是在十九世紀六十年和七十年代。現在我們知道，正是在這個

時期以後，便開始了奪取殖民地的巨大『高潮』，並異常加強了分割世界領土的鬭

爭。所以，資本主義進到壟斷階段，進到財政資本階段，顯然是和分割世界鬭爭尖銳化的事實聯系着的。

霍柏森在他論帝國主義的著作中，把一八八四年至一九〇〇年這一時代劃爲歐洲列強加緊擴展領土的時代。據他的計算，在這個時期中，英國奪得了三百七十萬平方哩面積連同五千七百萬人口；法國奪得了三百六十萬平方哩面積連同三千六百五十萬人口；德國奪得了一百萬平方哩面積連同一千六百七十萬人口；比利時奪得了九十萬平方哩的面積連同三千萬人口；葡萄牙奪得了八十萬平方哩面積連同九百萬人口。各資本主義國家在十九世紀末，特別是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起，拚命爭奪殖民地，是外交史和對外政策史中有目共觀的事實。

在英國自由競爭最興盛的時代，即在一八四〇至一八六〇年代間，英國佔領導地位的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是反對殖民政策的，他們認爲，解放殖民地，使殖民地完全脫離英國，是一件不可避免而且有益的事情。貝爾在他發表於一八九八年的「論現代英國帝國主義」的文章中指出，在一八五二年的時候，加爾斯勃利這樣一個一般說來是很傾向於帝國主義的英國政府要人，尙且說過：『殖民地是懸在我們頸

* 見「新時代雜誌」(Die Neue Zeit)，第十六卷，一八九八年第一期，第三〇二頁。

上的磨石』。而到十九世紀末葉的時候，成爲當代英國主人公的，却已是公開宣傳帝國主義和毫無顧忌地實行着帝國主義政策的羅德斯和張伯倫了！

很值得注意的，就是這些佔領導地位的英國資產階級政治家，在當時已經明白認識了現代帝國主義底所謂純粹經濟根源和社會政治根源間的聯系。張伯倫當時宣傳帝國主義是『真正的、聰明而合理的政策』，並特別指出了英國當時在世界市場上所遇到的德、美、比方面的競爭。資本家當時說，補救的方法就是壟斷，於是他們就創辦卡德爾、新迪加和托拉斯。資產階級的政治領袖也重複着說，補救的方法就是壟斷，於是他們就急於去奪取世界上尚未分割的土地。羅德斯，據他的密友新聞記者斯特德波述，在一八九五年論到自己的帝國主義思想時告訴他說：『我昨天在倫敦東隅（工人區）參加了一個失業工人的會議。我在那裏所聽到的粗野的發言，充滿了要求「麵包，麵包」的呼聲。回家時，我把所見的情形思考了一番，結果我便比以前更相信帝國主義底重要了……我的宗旨是要解決社會問題，就是說，爲使聯合王國四千萬人民免除殘酷內戰的危險，我們殖民主義的政治家應當佔領新的領土，以求安插過剩的人口，取得新的區域來銷售我國工廠與礦山所生產的貨物。我常常說，帝國就是飯碗問題。要是你不願意內戰，你就應當做帝國主義者。』

這就是巨萬富翁，財政大王，英、布戰爭罪魁羅德斯在一八九五年所說的話。他擁護帝國主義的言論，雖然是粗笨了一點，雖然是公然無恥，但按實質說，他和馬克斯洛夫、秋得庫木、波特列索夫、達維德諸位先生和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創始人等等底『理論』，是沒有什麼不同的。羅德斯是一位稍微誠實一點的社會沙文主義者……

爲要對分割世界領土和最近幾十年來在這方面所發生的變動，給一個較確切的敘述，我們且來利用蘇洋在上述那部著作中，對世界列強殖民地領土問題所作的統計。蘇洋所考察的是一八七六年和一九〇〇年的情形。你們現在就拿一八七六年（他選定這一年，是很恰當的，因爲這年正是西歐資本主義壟斷期前發展階段大體上已經完結的時期）和一九一四年的情形來加以考察，並以胡伯納底「地理統計表」上更新的數目字來替代蘇洋底數目字。蘇洋只考察了殖民地，而我們認爲要描寫出一幅完備的世界分割情景，最好是把關於非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簡略數目字也都增補進去。我們把波斯、中國和土耳其列入半殖民地，其中第一個國家差不多已完全變成了殖民地，第二第三兩個國家正在變成殖民地。

見「新時代雜誌」，第十六卷，一八九八年第一期，第三〇四頁。

結果我們便得到如下的總結：

列強佔有殖民地領土

(面積單位百萬平方公里，人口單位百萬)

	殖民地		宗主國		總計		
	1870年	1914年	1870年	1914年	1914年	1914年	
	面積	人口	面積	人口	面積	人口	
英國.....	22.5	251.9	33.5	398.5	0.3	33.8	440.0
法國.....	17.0	17.9	17.4	33.2	5.4	22.8	169.4
德國.....	9.0	6.0	10.6	55.5	0.5	39.6	11.1
美國.....	—	—	2.9	12.3	0.	64.9	95.1
日本.....	—	—	0.3	9.7	9.4	97.0	77.2
其他各國.....	—	—	0.3	19.2	0.1	33.0	106.7
六大強國共計.....	40.4	273.8	65.0	523.4	16.5	437.2	81.5
其他強國(比利時、荷蘭等)所有的殖民地.....					9.9	45.3	
半殖民地(波斯、中國、土耳其).....					14.5	361.2	
其餘各國.....					28.0	289.9	
全地球.....						139.9	1,657.0

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世界是分割『完畢』了。自一八七六年後，殖民地領土已大規模地擴展了：六個最大強國所有的殖民地領土增加了一倍以上，即由四千萬平方公里增加到了六千五百萬平方公里；增加數等於二千五百萬平方公里，即比各宗主國總共的面積（一千六百五十萬）多至一倍半以上。其中三個強國在一八七六年時還沒有一點殖民地，而第四個強國，即法國，當時也差不多一點都沒有。到一九一四年時，這四個強國已獲得了面積一千四百一十萬平方公里，即約比歐洲面積多至一倍半的殖民地領土，所包含的人口幾達一萬萬人之多。殖民地的擴展是異常不平衡的。例如，我們若拿面積大小和人口數量都相差不遠的法、德、日三國來比較，便可以看出法國所佔有的殖民地領土（按面積說），幾乎等於德、日兩國殖民地領土總和的兩倍。不過，在我們所考察的這個時代初期，法國財政資本的數量大概也要比德、日兩國合共數目多幾倍。除開純粹的經濟條件而外，地理及其他等等條件也是以這些經濟條件為基礎而影響於殖民地領土的大小。近幾十年來，在大工業、交易和財政資本發展的壓力下，世界各國均等化，各國經濟與生活條件平等化雖然進展得很快，但各國彼此間的差別還是不小的。在上述六國中，我們看見，一方面是進步得異常迅速的新興資本主義

國家（美國、德國、日本）；另一方面，却是老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法國和英國），它們近年來的進步要比前面幾國慢得多；第三方面，還有一個在經濟上最落後的國家（俄國），這裏最新的資本帝國主義，可以說是由資本主義前期種種關係所結成的特別稠密的網子籠罩着。

除了大強國底殖民地領土以外，我們在統計表上，還列進了各個小國家底小塊殖民地，這些殖民地可以說是可能和一定會實行『重新分割殖民地』時所爭取的最近目標。這些小國家之所以能保持其殖民地，主要是因爲各大強國彼此間存在有一種妨碍分贖妥協的利害矛盾和磨擦等等。至於『半殖民地』國家，那它們便是自然界和社會一切部門中所常見的過渡形式的例子。財政資本在一切經濟關係和國際關係方面佔有異常巨大的勢力，可以說是決定一切的勢力，能支配那些享有完全政治獨立地位的國家，並且在實際上已經支配了這些國家；關於這種事實的例子，我們馬上就要說到。但是，對於財政資本最『方便』最有利的，當然是以被支配的國家和民族喪失獨立地位爲條件的那種支配。在這一點上，半殖民地的國家，便是標本式的『中間』形式。爭奪這些半獨立國的鬥爭，在世界其餘部分已瓜分完結的財政資本時代，當然是不免要特別緊張起來了。

殖民政策和帝國主義，是在資本主義最新階段以前也有過的，甚至是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時期就已經有過的。以奴隸制度為基礎的羅馬進行了殖民政策，實行了帝國主義。但是『一般』談論帝國主義，而忘記或忽視各種社會經濟形態彼此根本區別的議論，就必然會變成爲最空洞的廢話或虛誇，例如把『大羅馬和大不列顛』相提並論*。其實，資本主義過去各階段上的資本主義殖民政策，也是與財政資本底殖民政策大不相同的。

最新資本主義底主要特點便是最大企業家壟斷同盟底統治。當所有原料的來源都掌握於一手的時候，這種壟斷同盟便堅固無比了。我們已經知道，各資本家國際同盟也就因此而拚命集中力量去剝奪敵方一切競爭的可能，購買各種原料來源，例如鐵礦山或煤油源等等。只有佔領殖民地，才可完全保障壟斷組織在與競爭者鬥爭中戰勝各種意外的危險，甚至能戰勝敵方企圖用國家壟斷的法律來實行自衛的那種危險。資本主義愈發達，原料缺乏愈覺厲害，競爭和獵取全世界原料來源的鬥爭愈

* 見劉卡斯所著「大羅馬與大不列顛」一書 (C. P. Lucas: "Greater Rom and Greater Britain")。一九二二年鄂克斯福版，或見克羅麥爾所著「古代與現代帝國主義」一書 (Paul of Gromer: "Ancient and modern imperialism")，一九一〇年倫敦版。

緊張，於是爲佔據殖民地的鬥爭也就愈帶拚命的性質。

『我們，——施里德爾說，——可以提出一個也許使某些人覺得荒誕無稽的斷語：即城市和工業人口的增加，在最近將來與其說會遇到食品缺乏方面的障礙，倒不如說會遇到工業原料缺乏方面的障礙。』例如愈趨愈貴的木材方面的缺乏，皮革方面的缺乏，紡織工業原料方面的缺乏，都日益緊張起來。『工業家同盟企圖在全世界範圍中造成農業和工業相互的平衡；一九〇四年幾個主要工業國家棉織業工廠主同盟所成立的國際同盟便是一個例子；後來在一九一〇年間，歐洲各國麻績業工廠主同盟也成立了這樣一個同盟。』*

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尤其是他們中間的現今的考茨基派，當然企圖把這種事實的意義減輕，硬說原料『可以』不用『昂貴而危險的』殖民政策，而在自由的市場上獲得，說原料供給是『可能』用『簡單』改良一般農業條件而使之大大增加起來。但是，這種說法變成了辯護帝國主義的議論，變成了粉飾帝國主義的辭藻，因爲它的出發點就是忘記了現代資本主義底主要特點，即壟斷。自由市場日益成爲過去的事情了；壟斷性的新迪加和托拉斯日益減削自由市場；而『簡單』改良農業

* 見施里德爾所著前書，第三八至四二頁。

條件，就是改善民衆生活狀況，就是提高工資，減少利潤。試問，除了甜蜜改良派底幻想以外，那裏會有能於關懷民衆生活，而不去設法奪取殖民地的托拉斯呢？

財政資本，不但重視已經發現的原料來源，而且重視那些潛在的來源，因爲在現今時代中，技術進步的迅速，是不可思議的，今天無利可圖的土地，明天要是發明了新的方法（爲了這一個目的，大銀行能够派遣大批工程師和農業學家等去進行專門的調查），或是投入了大量的資本，就會變成有利可圖的了。礦源的調查，新的製造方法以及利用各種原料的方法等等，也是如此。因此，財政資本必然企圖擴大經濟領域，甚至企圖擴大一般領域。托拉斯計算將來『可能的』（不是現在的）利潤和計算將來的壟斷結果，而按兩三倍估價的標準把自己的財產資本化；同樣，財政資本估計到可能的原料富源，生怕在爭奪世界上尙未分割的最後幾塊土地，或爲重新分割已經分完了一些土地的瘋狂鬥爭中落後於他人，所以總想奪得儘量多的土地，而不管要用什麼手段，不管這塊土地好壞如何，不管它位置在什麼地方。

英國資本家極力設法在他們自己的殖民地埃及一帶，發展棉花的生產（一九〇四年埃及二百三十萬公畝耕地中，已經有六十萬公畝，即四分之一強的面積，是種植棉花的），俄國資本家想在他們自己的殖民地土耳其斯坦一帶發展棉花生產，因

爲他們這樣來作，便能更容易地戰勝國外的競爭者，更容易獲得壟斷原料產地的地位，更能用『聯合制的』生產，用包攬棉花生產製造方面一切手續的辦法去創立一個更經濟更有利的紡織業托拉斯。

資本輸出的利益也同樣要促進掠取殖民地的舉動，因爲在殖民地市場上，更容易（有時甚至祇能在這個殖民地市場上）用壟斷的手段去消滅競爭者，獲得承辦權，鞏固相當的『聯繫』等等。

在財政資本基礎上生長起來的非經濟的上層建築，財政資本底政策，和思想體系，都使奪取殖民地的趨向加強起來。希法亭很正確地說過：『財政資本不是傾向於自由，而是傾向於統治。』有一位法國資產階級的作家好像是發揮和補充羅德斯上述的意見*而寫道：現代的殖民政策，除有各種經濟原因而外，還有許多社會原因：『由於生活日益艱難，不僅使工人群眾感受痛苦，而且使中等階級感受痛苦，於是任一切老文明國家中，便積累起一「種危及社會安寧的急燥、憤怒和怨恨心理；脫離了一定階級常軌的力量必須找到應用的場所，要讓它在國外去發洩，以免在國內發生劇變。』**

談到資本帝國主義時代的殖民政策時，必須指出財政資本和適應於財政資本的

是國際政策，即歸結於列強爲經濟上、政治上分割世界而鬥爭的那個政策，造成許多過渡的國家倚賴形式。這個時代中的標本國家形式，不僅有兩種基本國家，即佔有殖民地的國家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種各樣的依賴國，它們在政治上和表面上是獨立的，而實際上是在財政和外交方面處處依賴於他國的。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了各種過渡形式之半殖民地。另一形式底標本便是阿根廷。

「南美洲，特別是阿根廷，——叔爾茨·黑維尼茨在他論「不列顛帝國主義」的著作中寫道，——在財政上完全依賴於倫敦，簡直可以說是英國底商業殖民地了」。施里德爾根據駐倍諾斯愛勒的奧、匈帝國領事一九〇九年報告，認定英國

* 見本書第一六〇頁。——譯者。

* 見瓦爾所著「法國底殖民地領土」(Wahl: «La France aux colonies»), 摘自劉西葉所著「大洋洲的分劃——書」(Henri Kuster: «Le partage de L'Océanie»), 一九〇五年巴黎版，第一六五頁。

* 見叔爾茨·黑維尼茨所著「不列顛帝國主義與二十世紀初期的英國自由貿易」一書(S. Hulze-Gaertner: «Imperialismus und englischer Freihandel zu Beginn des 20-ten Jahrhunderts»),

一九〇六年來比錫版，第三一八頁；並見瓦特浩會爵士所著「國外投資的國民經濟制度」一書(S. Artorius v. Walthausen: «Das volkswirtschaftliche System der Kapitalanlager in Ausländer»), 1

九〇七年柏林版，第四六頁。

投在阿根廷的資本，計有八十七萬五千萬佛郎。我們不難設想，英國財政資本及其忠實『友人』（外交）因有這種情形，已與阿根廷資產階級及其全部經濟政治生活方面的領導人物間發生了怎樣堅固的聯系。

葡萄牙底例子，又是政治上獨立，而財政上外交上不獨立的另一種多少不同的形式。葡萄牙是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但事實上，自從進行爭奪西班牙承繼權的戰爭（一七〇〇至一七一四年）時起，二百多年以來，始終是處在英國保護之下。英國爲了鞏固它在反對敵人（西班牙和法蘭西）鬥爭中的地位，就實行保護了葡萄牙和葡屬殖民地領土。英國以此換得了商業上的利益，換得了向葡萄牙和葡屬殖民地中輸入商品，尤其輸入資本的優惠條件，換得了利用葡萄牙商港和海島，海底電線等等的可能。各個大國和小國間的這樣一種關係是一向就有的，但它在資本帝國主義時代，已成爲普遍的制度，已成爲『世界分割』體系中的一部份，變爲全世界財政資本活動中的一些環節了。

爲結束世界分割問題起見，我們還要指出以下一點。不但西、美戰爭後的美國書籍和英、布戰爭後的英國書籍，完全公開而明確地在十九世紀末尾和二十世紀初

期提出了這個問題，不但最『羨妬』『不列顛帝國主義』的德國書籍，有系統地估計了這件事實；而且在法國資產階級書籍中也很肯定而廣泛地——當然是從資產階級觀點上可能做到的那種限度內——提出了這個問題。讓我們來引證歷史家特里沃底言論，在他所著『十九世紀末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一書中論列強與分割世界一章內寫道：『近年來地球上所有的自由土地，除中國以外，都被歐洲列強和美國佔據了。由此已發生了許多衝突以及預示着最近將來就會發生更可怕爆裂的勢力範圍的變動。大家都得趕急來幹，因為凡是沒有及時爭得一份的國家，就會永遠也得不到它所應得的一份，也就會不能參加那一定會成爲下一世紀（即二十世紀）主要事實之一的大規模剝削世界的事業。正因爲如此，所以近來歐洲各國與美國也就充滿了擴張殖民地領土，即實行『帝國主義』的狂熱，而這個『帝國主義』便是十九世紀末葉最顯著的特點』。然後，作者又補充說：『在這樣分割世界的情形下，在這種瘋狂獵取地球上的寶藏和巨大市場的角鬥中，在這個十九世紀時代創立起來的各個帝國間的勢力對比，是與創立了各該帝國的民族在歐洲所佔的地位全不相同的。在歐洲佔優勢的國家，足以決定歐洲命運的國家，並不是在全世界上也同樣佔優勢的。可是，殖民地領土的廣大，佔據尙未查明財富的希望，顯然是會反轉

來影響到歐洲列強勢力的對比，所以殖民地問題，——也可以說是「帝國主義」，改變了歐洲境內政治局面的問題，一定還會日甚一日地改變這個局面——這個已經的。

見特里沃所著「政治問題與社會問題」一書（J. E. Driault: "problemes, Politiques et sociaux"），

一九〇七年巴黎版，第二八九頁。

七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

現在我們就要作出相當的總結，把以上關於帝國主義問題的議論歸納起來。帝國主義是作爲一般資本主義基本特性底發展與直接繼續而成長起來的。但是，資本主義祇是發達到了一定的，很高的階段時，才變成了資本帝國主義，此時資本主義底某些基本特性已經變成爲與它們相反的東西，而由資本主義進到更高社會經濟形態上去的那個過渡時代底特點，已經到處形成並暴露出來了。在這一過程中，經濟方面的基本事實，就是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爲資本主義的壟斷所代替。自由競爭是資本主義和一般商品生產底基本特性；壟斷是適於自由競爭相反的東西，但自由競爭分明已開始變成壟斷，而造成大生產，排擠小生產，用最大生產來代替大生產，使生產和資本集中達到了很高程度，以至產生了並產生着卡德爾、新迪加和托拉斯等壟斷組織，以及十來個支配着無數萬萬資金的銀行資本與這些壟斷組織溶合起來的現象。同時，從自由競爭中生長起來的壟斷，並不消滅競爭，而是臨駕在競爭上

面，與之並存，因而產生出許多特別尖銳特別劇烈的矛盾，磨擦與衝突。壟斷是從資本主義進到更高制度上去的過渡。

如果要下一個極簡短的帝國主義定義，那就要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壟斷階段。這樣的定義能包括最主要之點，因為財政資本是佔壟斷地位的少數最大銀行底銀行資本與工業家壟斷同盟底資本溶合起來的資本，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世界的分割，又是從自由擴展於未被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強國所佔據的區域中去的殖民政策，進到獨佔已經分割完結了的世界領土的那個殖民政策上去的過渡。

太簡短的定義雖很方便，因為它能把主要點歸納起來，但是如果你要從它中間特別引伸出所要說明的那個現象底各個極重要的特點，那它就顯得很不充分了。因此，我並不忘記，所有一般定義都只有一種有條件的和相對的意義，始終不能把現象的全部發展上的一切複雜聯系概括起來，而認為必須給帝國主義下一個比較完滿的定義，其中包括如下五個主要特徵：第一，生產和資本集中已發展到很高的程度，而造成了在經濟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的壟斷組織；第二，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溶合為一，而在這個『財政資本』基礎上造成了財政寡頭；第三，與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已具有了特別重要的意義；第四，分割世界的資本家國際壟斷同盟形成

起來了；第五，各最大資本主義強國已把世界上的領土分割完畢。帝國主義就是發展到壟斷組織和財政資本底統治已經確立，資本輸出已具有特別重大意義，國際托拉斯分割世界已經開始，而各最大資本主義國家分割全球領土已經完結了的那個階段上的資本主義。

我們往下就會知道，倘若我們對於帝國主義不僅注意到它的純粹經濟上的主要現象（即上述定義所局限的那此現象），而且注意到資本主義底現時階段在一般資本主義發展中所佔的歷史地位，或注意到帝國主義與工人運動中兩個主要傾向的關係時，我們便可以而且應當對帝國主義下一個另外的定義。現在我們必須指出，按上面那個含義所說的帝國主義，毫無疑義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爲了使讀者對於帝國主義能得到一個儘量確切的觀念，我們故意儘量引用了對於最新資本主義經濟中特別確切查明的事實不得不予以承認的那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所作的估計。爲了同一個目的，我們又引用了一些詳細的統計材料，使讀者們能明瞭銀行資本已發展到了怎樣的程度等等，數量怎樣變成了質量，成熟的資本主義怎樣變成了帝國主義。不待說，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中的一切界線，當然都是有條件的，是變動的，所以，如果爭論帝國主義究竟是在那一年或那一個十年『最終』確立，便

是愚不可及了。

但是講到帝國主義定義問題時，首先就要與所謂第二國際時代，即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的二十五年時期的主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考茨基進行爭論。

在一九一五年，甚至早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考茨基就堅決反對了我們所下的那個帝國主義定義中的基本思想，他說決不應把帝國主義瞭解爲某種經濟底『時期』或階段，而應把它瞭解爲一種政策，即財政資本所『選定』的一種政策；不應把帝國主義與『現代資本主義』『看作一個東西』；如果把帝國主義瞭解爲『現代資本主義底一切現象』（卡德爾、保護關稅制、財政資本家底統治、殖民政策），那末關於帝國主義是爲資本主義所必需的問題，便是一種『毫無意思的贅言』，因爲這樣一來，『帝國主義便會自然是資本主義切身必需的東西』等等。爲了把考茨基的意見表白得特別清楚，我們就來引用他所下的帝國主義定義，而這個定義是根本直接反對我們所發揮的那些思想的（因爲考茨基早已知道，多年來宣傳這些思想的德國馬克思主義者隊伍中一部份人所提出的反駁，正是馬克思主義運動中一個派別所提出的反駁）。

考茨基所下的定義是說：

『帝國主義是高度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底產物，其內容就是每個工業資本主義民族趨向於有加無已地兼併或征服農業的（若重點是考茨基加的）區域，而不管那裏住的是什麼民族*。

這個定義是根本要不得的。它片面地，即任意地單只拿出一個民族問題（雖然這個問題本身以及按它對帝國主義的關係來說，是極其重要的），任意而且很不正確地單只把這個問題和兼併其他民族的那些國家內的工業資本聯接起來，並且又同樣任意而不正確地把兼併農業區域這一點着重提了出來。

帝國主義就是趨向於兼併，——這便是考茨基底定義在政治方面的含義。這方面的含義是對的，可是極不完滿，因為帝國主義在政治方面是一般趨向於壓迫和反動的。但我們在這裏要考察考茨基本人所納入他的定義中的經濟方面。在這一方面。考茨基底定義中的不正確處，就十分顯然暴露出來了。帝國主義底特點，恰巧不是工業資本，而是財政資本。所以，在法國恰巧是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起，因工業資本衰弱，財政資本特別迅速發展而使兼併政策（殖民政策）極度加劇起來，也就

* 見「新時代雜誌」，第三十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一日出版，第九〇九頁。參照一九一五年第二期，第一〇七及往下各頁。

不是偶然的。帝國主義底特點，恰巧不祇是要兼併農業區域，而且要兼併工業極發達的區域（德國垂涎於比利時，法國垂涎於羅來因區）；因為第一，地球已經分割完畢了，在實行重新分割的時候，不得不伸手於任何一塊土地；第二，對於帝國主義重要的，是幾個巨大強國爭先恐後地力求獲得霸權，即力求爭得領土，其主要目的不是直接爲了自己，而是爲了削弱敵方，摧毀敵方霸權（比利時是德國所特別需要用來反對英國的一個據點；巴格達是英國所特別需要用來反對德國的一個據點等等）。

考茨基特別——並且屢次——援引英國人底言論，說英國人確定帝國主義這個名詞底純粹政治上的意義是與他考茨基底意思相符的。我們且舉英國人霍柏森爲例吧。霍柏森在他一九〇二年出版的「帝國主義」一書中寫道：

「新帝國主義和舊帝國主義不同的地方，第一，就是它已不是表明一個強盛帝國企圖單獨稱霸，而是表明好幾個帝國受擴大政治勢力和獲得商務利益的同樣慾望所驅使，互相爭雄的理論與實踐；第二，就是財政利益或投資利益統治着商業利益。」*

* 見霍柏森所著「帝國主義」一書 (Hobson's Imperialism)，一九〇二年倫敦版，第三三四頁。

由此可見，考茨基一般引證英國人底言論，實際上是絕對沒有理由的（除非他去援引那些庸俗的英國帝國主義者或公開辯護帝國主義的人）。由此可見，考茨基冒充繼續擁護馬克思主義的人，實際上却要比社會自由主義者霍柏森還退後一步，因為霍柏森還比他正確一點地估計到了，現代帝國主義底兩個「歷史具體的」特點（而考茨基所下的定義恰巧是絕對忽視歷史具體性的！）：第一，幾個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競爭；第二，財政資本家統治商人。倘若主要點是工業國兼併農業國，那末商人就要佔主要地位了。

考茨基所下的定義，不僅是錯誤的，不僅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而且是成了全面離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那一整個思想體系底基礎；關於這點，我們往後還要講到。考茨基所掀起的那種字面上的爭論，是極不莊重的：究竟是把資本主義底最新階段稱為帝國主義呢，還是把它稱為財政資本的階段呢。隨你去怎樣稱呼，都是沒有什麼關係的。要點是在於考茨基把帝國主義底政策和它的經濟割開了，他把「兼併」解釋為財政資本所「選定」的政策，而拿另一個似乎可能的，也是以財政資本為立腳點的資產階級政策和它對立起來。照這樣說來，經濟上的壟斷制是與政治上非壟斷的，非強力的，非掠奪的行動方式相容的。照這樣說來，世界領土恰

巧在財政資本時代分割完畢而成爲資本主義各大強國互相競賽特殊形式之基礎的這一局面，是能與非帝國主義的政策相容的。結果就不是暴露資本主義最新階段上各個極深刻的根本矛盾，而是加以掩飾與蒙蔽；結果就是用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去代替馬克思主義。

考茨基同德國一個辯護帝國主義及兼併政策的作家孔諾夫進行過爭論，後者粗笨而厚顏無恥地說道：「帝國主義是現代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底發展是不可避免的，進步的，所以帝國主義也就是進步的；因此，必須向帝國主義去匍匐跪拜，歌功頌德！他這種話，令人聯想起民粹派在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間反對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所描繪的那個諷刺畫：倘若馬克思主義者認爲資本主義在俄國是不可避免和進步的現象，就末他們就應該開設酒店而努力培植資本主義了。考茨基『反對』孔諾夫說：這話不對，帝國主義並不是現代的資本主義，而祇是現代資本主義所採取的各種政策中的一種政策，我們可以而且應當反對這種政策，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兼併等等。

這種反駁似乎是很雅觀的，而實際上是等於更精細地更隱藏地（因此更危險地）宣傳與帝國主義妥協，因爲『反對』托拉斯和銀行底政策，而不觸犯托拉斯和

銀行底經濟基礎，就不過是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與和平主義，就是一種善良而幼稚的幻想。迴避現存的矛盾，忘掉其中最重要的矛盾，不去揭露極深刻的矛盾——這就是考茨基底理論，而這個理論是和馬克思主義毫不相干的。這樣的『理論』，當然只能用來辯護那個主張和孔諾夫保持統一的意見。

『從純粹經濟上的觀點看來，——考茨基說，——資本主義是不可能再經歷一個新的階段，即是把卡德爾政策推廣到對外政策方面去，而成爲超帝國主義的階段，』即全世界各帝國主義國家彼此聯合起來，而不是全世界各帝國主義國家彼此鬭爭的階段，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止絕戰爭的階段，『由國際聯合的財政資本來共同剝削世界』的階段。

關於這個『超帝國主義的理論』，我們以後還要說到，以便詳細證明這個理論是與馬克思主義決裂到了怎樣徹底而無可挽回的地步。現在呢，我們就要照本書底一般計劃來考察一下關於本問題的確切經濟統計。從純粹經濟上的觀點看來，這個

* 見『新時代雜誌』，第三十二卷，第二期（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一日出版），第九二一頁。參照同一雜誌一九一五年第二期，第一〇七及往下各頁。

** 見『新時代雜誌』，一九一五年第一期（一九一五年四月三十日出版），第一四四頁。

所謂『超帝國主義』究竟是可能實現的呢，抑或只是一種超等廢話而已呢？

倘若把純粹經濟上的觀點看作『純粹』抽象的東西，那末由此可能得出的唯一結論是：發展趨勢是走向壟斷，因而也就要達到全世界統一的壟斷組織，即全世界統一的托拉斯。這是不容爭辯的，但這同時也是毫無意思的；這正好像說：『發展趨勢』是走向於在化學實驗室裏面生產食料。在這點上說來，超帝國主義『論』，也如『超農業論』一樣，是一竅不通的。

倘若所說財政資本時代的『純粹經濟』條件，是指二十世紀初的歷史具體時代的東西，那末對於『超帝國主義』這一死板抽象概念（這個概念只是爲了一個最反動的目的，即使人不去注意現存矛盾深刻性）的最好的回答，便是拿現代全世界經濟底具體經濟事實與之對立起來。同時，考茨基關於超帝國主義的這些毫無意思的議論，又鼓舞了那種十分錯誤而替帝國主義辯護人助威的思想，似乎財政資本底統治把全世界經濟內部的不平衡性和矛盾削弱下去，而實則財政資本底統治正是把這種不平衡性和矛盾加強起來。

卡爾維在他所著的「全世界經濟入門」這一本書裏企圖把一切最重要的純粹經濟的材料綜合起來，以求具體說明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的全世界經濟底內部

關係。他把全世界分爲五個『主要經濟區域』：(一)歐洲中部區(除英、俄而外的全部歐洲)；(二)不列顛區；(三)俄國區；(四)亞洲東部區；(五)美國區。同時他把殖民地列入佔有這些殖民地的國家底『區域』內，而把少數沒有分配他所引錄的關於這些區域的經濟材料，略如下表：

世界上的主要經濟區域	面積 (單位百萬平方公里)	人口 (單位百萬)	交通工具		貿易 (單位十萬萬馬克)	工業		
			鐵道 (單位千公里)	商船 (單位百萬噸)		開採量 (單位百萬噸)	棉織業紗 錠數目 (單位百 萬支)	
歐洲中部區*	37.0 (33.0)	388 (146)	204	3	41	231	15	26
不列顛區*	28.9 (28.0)	398 (355)	140	11	25	243	9	51
俄國區	22	131	63	1	3	16	3	7
亞洲東部區	12	389	8	1	2	8	00.2	2
美國區	30	148	379	6	14	243	14	19

* 括弧裏所指的是殖民地底面積和人口。

* 見卡爾維所著「全世界經濟入門」(R. Calver: "Einführung in die Weltwirtschaft") 一九〇六年柏林版。

於各區的國家，例如亞洲境內的波斯，阿富汗和阿拉伯，非洲境內的摩洛哥和阿比西尼亞等等，『擱置一旁』。

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發展得很高的（交通工具，貿易和工業都十分發展的）三個區域，即歐洲中部區，不列顛區和美國區。其中有三個是統治着世界的國家：即德國，英國和美國。它們相互間的帝國主義性的競賽和搏鬥是極端尖銳的，因為德國祇有一塊很小的地區和少許的殖民地，而『歐洲中部區』之形成尙須待諸來日，並且這個『歐洲中部區』是在殊死戰中誕生着的。目前全歐洲底特徵便是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反之，在不列顛區和美國區內，政治上的集中程度是很高的，但它們相互間又有極大的差別：前者所有的殖民地簡直是不可勝數；後者所有的殖民地却異常微小。而在殖民地方面資本主義又剛在開始發展起來。奪取南美洲的鬭爭，一天尖銳一天。

有兩個區域是資本主義不很發達的區域，即俄國區與亞洲東部區。前者人口密度極稀，後者極密；前者政治上很集中，後者全不集中。帝國主義列強分割中國還剛才開始，日、美等國爲奪取中國的鬭爭，日益尖銳起來。

試把考茨基所謂『和平的』超帝國主義那種愚蠢可笑的胡說，與這些實際的情

形，與這種經濟政治條件極不一致的情形，與各國發展速度等等極不相稱的情形，與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狂烈的鬭爭的情形等等比較一下。難道他這種說法不是一種喪胆的市儈想逃避險惡實情的反動企圖麼？考茨基認為是『超帝國主義』底胚胎的國際卡德爾（恰好與實驗室裏的藥片生產『可能』稱為超農業底胚胎一樣），豈不是給我們表明分割世界和重新分割世界的例子麼？豈不是給我們表明由和平分割轉為不和平的分割，再由不和平分割轉為和平分割的例子麼？難道從前協同德國——例如在國際鐵軌新迪加或國際商船托拉斯內——來和平分割了全世界的美國財政資本及其他各國財政資本，現時不是又在按那些用並非和平的手段變更了的新的勢力對比來重新分割世界麼？

財政資本和托拉斯，並不減弱全世界經濟中各個部分發展速度上的差異，而是加強這種差異。既然勢力對比變更了，那末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除了訴諸強力，還能有什麼解決矛盾的辦法呢？在鐵道統計中，我們便可看到說明整個世界經濟中資本主義和財政資本發展速度參差情形的非常確切的材料。據最近幾十年來帝國主義發展史中，鐵道長度底變更情形如下：

鐵道長度

(單位一千公里)

	一八九〇年	一九一三年	增加數
歐洲	二二四	三四六	一二二
美國	二六八	四一一	一四三
一切殖民地	八二	二二〇	一三八
亞美兩洲的獨立國和半獨立國	四三	一三七	九四
共計	六一七	一、一〇四	四八七

可見，鐵道發展得最為迅速的，是亞、美兩洲的殖民地 and 獨立（以及半獨立）國家。大家知道，四五個最大資本主義國家底財政資本，是在這裏統治一切，支配一切的。亞、美兩洲殖民地及其他國家裏建築二十萬公里的新鐵道，便是在特別有利的條件下，有着收入上的特別担保，使鋼鐵廠獲得厚利定貨等等的條件下新投入的

* 見「德意志帝國統計年鑑」(Stat.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1915) 一九一五年，第四六至四七頁；「一八九二年的鐵道統計」(Archiv für Eisenbahnwesen 1892)，關於一八九〇年各殖民地間鐵道分佈方面的某些詳細情形，只能給了一個大約的估計。

四百餘萬萬馬克的資本。

資本主義在殖民地與海外諸國內發展得最快，其中出現了新的帝國主義強國（日本）。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家間的鬭爭緊張起來了。財政資本從特別有利的殖民地企業和海外企業中徵收的貢款，日益增加。在分割這種『贖物』的時候，極大一部分是落到那些生產力發展速度並不常居首位的國家掌握中。各最大的強國中鐵道長度，把它們的殖民地包括在內計算，有如下表：

（單位一千公里）

	一八九〇年	一九一三年	增加數
美國	二六八	四一三	十一四五
不列顛帝國	一〇七	二〇八	一〇一
俄國	三二	七八	四六
德國	四三	六八	二五
法國	四一	六三	二二
五大強國共計	四九一	八三〇	三三九

總之，佔總數百分之八十左右的鐵路，是集中於五個最大強國手中的。但是這些鐵路的所有權集中程度，即財政資本集中程度，還要遠過於此，因為例如有很大

數量的美、俄及其他各國鐵路的股票和債券，是屬於英、法兩國巨萬富翁的。

英國因有廣大的殖民地領土，故能把『自己的』鐵路網增加了十萬公里之多，即四倍於德國。但誰都知道，在這一時期內，德國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石煤和鋼鐵出產量的增長，要比英國（更不必說法國和俄國）快得不可計量。一八九二年，德國出產了四百九十萬噸生鐵，英國出產了六百八十萬噸；但到一九一二年時，已是一千七百六十萬噸與九百萬噸之比，即趕過英國很遠了。試問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爲要消除生產力發展和資本蓄積的程度與財政資本所分得殖民地 and 『勢力範圍』的份量互不相稱的情形，除了戰爭以外，是不是還有什麼其他的方法呢？

還請參照克拉克德所著「下列諸帝國與德意志帝國間的經濟關係」一文 (Kluge's "Untersuchung über die ökonomische Relations of the British and German Empires")，載於「皇家統計學會雜誌」(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一九一四年七月號，第七七七及往下各頁。

八 資本主義底寄生性與腐化

現在我們還要來考察帝國主義底另一個非常重要而為大部分談論帝國主義問題的人往往沒有充分估計到的特徵。馬克思主義者希法亭底缺點之一，便是他比非馬克思主義者霍伯森還倒退了一步。我們此地所指的，就是帝國主義所具有的寄生性。

我們已經說過，帝國主義最深的經濟基礎，便是壟斷。這是資本主義性的壟斷，即是從資本主義裏面產生出來，而處於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競爭的一般環境中，同時又與這個一般環境經常發生無法解決的矛盾。但是，這種壟斷，也與其他任何一種壟斷一樣，必然產生出停滯和腐化的趨勢。既然已在規定着，雖然只是暫時規定着壟斷性的價格，於是那些推動技術進步，亦即推動其他一切進步，推動進展的種種動因，也就相當消失下去；於是也就造成了一種以人工方法阻止技術進步的經濟上的可能。例如美國有個歐文斯發明了一個能引起製瓶業革命的製瓶機。德

國製瓶工廠主卡德爾收買了歐文斯發明品專利權，而把這個發明品擱置起來，不拿去應用。當然，在資本主義下，壟斷決不能完全而很長久地除去世界市場上的競爭（這也就是超帝國主義論一竅不通的原因之一）。當然，用改良技術的辦法來減低成本費和提高利潤的可能，是促進各種變更的。但壟斷制所特有的停滯的與衰落的趨勢，還是繼續發生作用，並且它在個別工業部門中，在個別國家裏，往往還在相當時期內佔得上風。

壟斷式的佔據特別廣大特別富饒或位置很便利的殖民地，也引起同樣的結果。其次，帝國主義是巨量貨幣資本積聚於少數國家之中；我們在上而已經說過，這種資本數達一千萬萬佛郎以至一千五百萬萬佛郎的有價證券。因此，食利者階級，即是專以『剪息票』為生者，完全不參加什麼企業而專以懶惰為職業者的階級，或正確點說，食利者階層，就空前增長起來。帝國主義最重要經濟基礎之一的資本輸出，更使食利階層完全脫離生產的現象加強起來，使剝削數個海外國家和殖民地人民勞動為生的國家處處都呈現出寄生性的特徵。

『在一八九三年間，——蜜柏森寫道，——不列顛投於國外的資本，約佔不列顛聯合王國財富總數百分之十五。』我們要指出，在一九一五年的時候，這個資

本又大約增加了一倍半。『侵略性的帝國主義，——霍柏森往下又說，——加於納稅人的負擔是很繁重的，對於工商業家所有的意義又是很少的……而對於尋求投資場所的資本家』（這個名詞在英文上是用『Investor』，意即『投資者』，食利者一語來表示的），『却是巨量利潤底來源……據統計家季芬計算，在一八九九年間，大不列顛從它的全部對外貿易和殖民地貿易，即輸入和輸出中所得到的純利，實於一千八百萬金鎊（即一萬七千萬盧布左右），是按八萬萬金鎊週轉總額百分之二點五計算所得出的數目』。雖然這個數目很大，但它並不能說明侵略性的大不列顛帝國主義。而能把它說明的，却是從『所投殖的』資本中獲得的收入，即食利者階層底收入，其數目為九千萬以至一萬萬金鎊。

在世界最帶『商業性的』國家中，食利者底收入竟超過對外貿易方面的收入額四倍！這便是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寄生性底本質。

因此，『食利國』（Rentierstaat），或放債國這一名詞，便成了論帝國主義問題的經濟作品中通用的名詞。世界分成了極少數放債國和極大多數債務國了。『在投放於國外的資本中，——叔爾茨·黑維尼茨寫道，——佔居首位的是投在政

* 見霍柏森所著前書，第五九頁和第六〇頁。

治上倚賴的國家或同盟的國家中的資本；英國借債給埃及、日本、中國和南美各國。在必要時，英國底海軍便担任法庭差役的職務。英國底政治力量保護英國免除債務人方面的反叛。」* 瓦特浩曾爵士在他所著「國外投資的國民經濟制度」一書中，舉出荷蘭作為「食利國」的標本，並且說現在英國和法國也成為這樣的國家了。* 施德爾認為英國、法國、德國、比利時和瑞士這五個工業國家，是「很標本的債權國」。他沒有把荷蘭列入進來，祇因為它「很少帶工業性」。* 美國祇在美洲方面才算是債權國。

「英國，——叔爾茨·黑維尼茨寫道，——漸漸由工業國變成放債國了。雖然工業生產和工業品出口有絕對的增加，但是從利息和股息方面，從發行證券，担任中介和投機事業方面所獲得的收入，其在全部國民經濟中的相對意義却日益增長起來。照我的意見，這個事實也就是帝國主義高漲底經濟基礎。債權人和債務人的關

* 見叔爾茨·黑維尼茨所著「不列顛帝國主義」一書 (St. Paulze (Leavenitz, Pa. Imp.)) 第 111-112 頁及往下各頁。

* 見瓦特浩曾爵士所著「國外投資的國民經濟制度」一書 (Sart. von Walterhausen: ul. Volkswirt. Syst. etc.), 一九〇七年柏林版，第四冊。

*** 見施里德爾所著前書，第三九三頁。

係，要比出賣者與購買者的關係更堅固些」。至於德國，那末柏林的「銀行雜誌」出版人藍斯堡在他一九一一年發表的「德國是食利國」一文中寫道：「德國人喜歡譏笑現在法國常有的那種變為食利者的傾向。但是，他們忘記指出，若就資產階級來說，德國情形是日益接近於法國情形的」**。

食利國是寄生腐化資本主義底國家，這種情形不能不反映到這種國家裏一切社會政治條件上面來，尤其是不能不反映到工人運動中的兩個基本派別上面來。爲盡量明顯地說明這一點，我們且來引證霍柏森底言論。霍柏森是一位最「可索的」證人，一則因爲誰也不能疑心他偏袒「馬克思主義正統派思想」；二則因爲他是個英國人，很知道這個最富有殖民地，富有財政資本和帝國主義經驗的國家中的實際情形。

霍柏森在英、布戰爭血跡未乾時敘述帝國主義與「財政家」利益的聯系，敘述「財政家」從各種承辦手續方面所得的利潤數量增加的情形說：「資本家便是指揮這一標本寄生主義政策的人，但是同一動機也影響到了工人中間那些特殊階層。在

* 見威爾遜·黑維尼茨所著前書，第三二〇及往下各頁。

** 見「銀行雜誌」，一九一二年第一期，第一一頁。

很多城市中，各個最重要的工業部門是依靠政府定貨的；冶金業中心與造船業中心底帝國主義，大都以這種情形為基礎。『據這位作者底意見，有兩種情況削弱了各老大帝國底力量：第一是『經濟寄生性』，第二是用依賴國人民編制軍隊。』第一種情況是經濟寄生主義的風氣，驅使統治國利用其各個外藩區域，各個殖民地，各個依賴國來增加本國統治階級底財富，來收買本國下層階級，使之安分守己。『我們要補充一句：爲要在經濟上有可能使用這種收買手段，不論其形式如何，便要有壟斷式的高度利潤。』

關於第二種情況，霍柏森寫道：『帝國主義盲目症底最奇怪表徵之一，便是英法等帝國主義國家在這方面所表現的那種漠不關心的態度。其中尤以英國爲最甚。我們所藉以佔領了印度帝國的那些戰役，大部分都是由我們用土人編成的軍隊去進行的。印度以及近來埃及方面所有的大量常備軍，都是由英國人擔任指揮；我們征服非洲的所有各次戰爭，除征服南非洲的戰爭外，幾乎都是由工人替我們進行的。』

瓜分中國的前途，在霍柏森筆下得到了如下一種經濟上的估計：『那時，西歐大部分的地面，都會帶有西歐一部分地面現在那樣的面貌和性質，如英國南部，里

維拉，以及現在意大利與瑞士那部分爲遊客所常到和富人居住最多的地方，就是說，少數從遠東獲取股息與年金的富豪貴族，連同人數稍多的職員和商人，爲數更衆的家僕，以及在轉運事業和精製品工業中工作的工人。主要的工業部門就會消失，而大宗食品 and 大宗半製造品，便會當作貢品從亞非兩洲輸送進來。』更廣大的西歐各國同盟或歐洲列強聯邦所能開關的前途，就是它不僅不會把全世界文明事業推往前進，反而會造成莫大的西方寄生主義危險：劃分出幾個工業先進的民族，其上層階級，由亞、非兩洲獲得巨量的貢品，並利用這種貢品來餵養許多馴服的僱員和僕役，他們已不是從事於生產大宗農業品和工業品，而是替個人服役，或在新式財政貴族監督下執行一種次要的製造工作。讓那些漠視『這種理論』（應該說：前途）『而認爲不值得考察的人去思考一下現在已陷於這種狀態的英國南部各區經濟條件和社會條件吧。讓他們細想一下，當中國一旦屈服於這種財政家，『投資人』及其政治僱員和工商業僱員底經濟監督，而使其能從這一個世界上極大的富源地帶汲取利潤，而把它用之於歐洲的時候，這種制度會擴展到怎樣巨大的程度吧。當然，實際的情形極爲複雜，世上各種勢力的變動很難逆料，所以也就不能預下斷語，說這種或其他某種前途一定會見諸實現。但是，現在支配着西歐帝國主義的那

些勢力，確實是向着這一方面進行的。假如這些勢力不會遇到什麼抵抗，或不會被引到另一個方向上去，那末這些勢力就會正是朝着完成這一過程的方向努力的。*

作者說得完全對。假如帝國主義底勢力不會遇到抵抗，那末它們就會正是走向這種結局的。他對於『歐洲聯邦』在現代帝國主義情勢下的意義，是估計得正確的。只須補充說，暫時在大多數國家工人運動內部獲得了勝利的機會主義者，也是有系統地，一往直前地朝着這一方『努力的』。帝國主義就是分割世界，並且不只剝削中國一個國家，就是使少數最富國家享有壟斷式的高度利潤，因此就造成一種經濟上的可能，去收買無產階級的上層份子，藉以養育，形成並鞏固機會主義。只是不要忘掉一般反抗帝國主義和特別是反抗機會主義的力量，而這種反抗力量，自然是社會自由主義者霍柏森所看不見的。

德國機會主義者吉爾德布蘭，先前曾因擁護帝國主義而被開除了黨籍，現在却正可以充當德國所謂『社會民主』黨底領袖，他很巧妙地補充了霍柏森底言論，宣傳必須組織『西歐聯邦』（俄國除外），以便『共同』行動……去反對非洲黑人，

* 見霍柏森所著前書，第一〇三，二〇五，一四四，三三五以及三八六頁。

反對『大回教運動』，以便維持『強有力的陸軍和海軍』，反對『日華兩國聯盟』等等。

叔爾茨、黑維尼茨所著一書中關於『不列顛帝國主義』的敘述，也給我們指出了同樣的寄生性特徵。從一八六五至一八九八年間，英國的國民收入大約增至兩倍，而在這一時期中從『國外』所獲得的收入，却增加到了九倍。如果說『教育黑人去勞動』（當然是非用強迫手段不行的……）是帝國主義底『功勞』，那末帝國主義較底『危險』，就是『歐洲將把體力的勞動，起初把農業勞動和礦業勞動，然後把較重的工業勞動，卸到黑色人類身上，而自己安息於食利者生活，因而就會準備起紅種人和黑種人在經濟上以至於政治上的解放。』

英國離開農業生產的土地面積日益擴大起來，而專門為作富人游戲娛樂的場所。一般人講到蘇格蘭這一貴族化程度最高而專供狩獵及其他各種游藝用的地方的時候，便說它是『專靠遺產和卡內基先生』（美國巨富翁）『來生活的』。英國每年消耗費於賽馬和獵狐遊藝的費用，就等於一千四百萬金磅（約合一萬三千萬盧

* 見吉爾德布爾所著「工業統治地位和工業社會主義之動搖」一書（Gerhard Hiltbrand: "Die Entwicklung der Industriebherrschaft und des Industrieszialismus"），一九一〇年版，第三二九及往下各頁。

布)。英國食利者底數目約計一百萬人。從事生產工作的人口百分數日益減少：

英國人口	主要工業部門	工人對人口總
(單位百萬)	中的工人數量	數的百分比

一八五一年	一七·九	四·一	二·三%
一九〇一年	三二·五	四·九	一·五%

研究『二十世紀初期不列顛帝國主義』的那些資產階級學者論及英國工人階級的時候，不得不經常說到工人『上層份子』和『真正無產階級下層份子』之間的區別。從上層份子中間產生出大批參加合作社，職工會，游藝團體和許許多多教門的份子。選舉制是適應於這個階層的。英國的選舉制『還有充分的限制，能把真正無產階級下層份子除外』！！爲了粉飾英國工人階級底情形，人們通常只講到這些佔無產階級少數的上層份子：例如『失業問題主要只是涉及倫敦居民，以及很少爲政治家們重視的那些無產階級下層份子的問題』……其實應該說：很少爲資產階級政客和『社會主義』機會主義者們重視的那些無產階級下層份子。

* 見叔爾茨·黑維尼茨所著『不列顛帝國主義』一書，第二四六，三〇一，三一七，三三三，三三四及三六一頁。

從帝國主義國家中移往國外的人口逐漸減少，而從落後國和工資較低的國家中移入帝國主義國家的人口（招來的工人和移來的人口）逐漸增加的現象，也是與上述種種現象有關的帝國主義特點之一。據霍柏森說，英國移往國外的人口，自一八八四年起減少的情形如下：一八八四年計有二十四萬二千人，而一九〇〇年祇有十六萬九千人。從德國移往國外去的人口，在一八八一至一八九〇年的十年間，達到了最高的程度，計有一百四十五萬三千人，但在後來二十年以內，却已跌到五十四萬四千人以至三十四萬一千人。而從奧、意、俄等國移入德國的工人數量，却增加起來了。照一九〇七年的戶口調查，在德國計有一百三十四萬二千二百九十四個外國人，其中有四十四萬零八百箇工業工人，和二十五萬七千三百二十九個農業工人^{***}。法國礦業中的工人，『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國人：波蘭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美國從東歐南歐移入的僑民，從事於工資最低的工作，而升充監工和從事於工資優厚的工作的，大部分都是美國工人^{***}。帝國主義又還有在工人中間也造成特權階層並使其脫離廣大無產階級群眾的趨向。

必須指出：在英國方面，帝國主義分裂工人，加強工人中間機會主義思想，引起工人運動暫時腐朽的趨向，遠在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期很久以前就已表現

出來，因為帝國主義底兩個重大特點，即佔有巨量殖民地領土和在世界市場上佔居壟斷地位，從十九世紀中葉起，便存在於英國了。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數十年之中，有系統地考察了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與英國資本主義底帝國主義特點之間的這種聯系。例如，恩格斯在一八五八年十月七日致馬克思的信裏寫道：『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是在日益資產階級化，所以全世界最帶資產階級性的這個民族大抵是想要終究造成一種與資產階級並列的資產階級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式的無產階級。在一個剝削全世界的國家裏，這種情形在某種程度上是理所當然的。大約經過二十五年之後，恩格斯在一八八一年八月十一日寫的那封信內，又說到了『最壞的英國工聯會，它們甘願受那些被資產階級收買或至少是領取資產階級酬金的人領導。』後來，恩格斯在一八八二年九月十二日致考茨基的信裏又寫道：『你問我：英國工人對殖民政策究竟是作怎樣的想？他們對於這點的想法，也是如他們對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樣。這裏並沒有什麼工人政黨，只有一些保守派的和自由派的急進黨人，而

* 見「德意志帝國統計叢刊」(Statistik des Deutschen Reichs)，第二十一卷。

** 見耿格爾所著「法國資本底投殖」一書 (L'Élargissement de l'Économie Kapital-anlage der Franzosen)，一九一三年斯多德牙爾版。

*** 見古爾維奇所著「移民與勞動」一書 (Hörwisch "Immigration and Labor")，一九一三年紐約版。

工人也就安然和他們共享着英國的殖民地壟斷權及其在世界上的壟斷權」*（恩格斯在一八九二年對「英國工人階級底狀況」一書第二版所寫的序言中，也是這樣說明了的）。

這裏已經把因果關係明白指示出來了。原因是：第一，這個國家剝削着全世界；第二，它在世界市場上佔有壟斷地位；第三，它擁有殖民地壟斷權。結果是：第一，有一部分英國無產階級變成資產階級化的份子；第二，有一部分英國無產階級甘願受那些被資產階級收買或至少是領取資產階級酬金的人領導。二十世紀初的帝國主義，已經最終完成了極少數國家分割全世界的事情，其中每個國家現時在「全世界」上所剝削的（指吸收額外利潤而言）那一部分，要比英國在一八五八年所剝削的少一點；每一個國家都利用托拉斯，卡德爾，財政資本以及債權債務關係等等而擁有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地位；每個國家都在相當程度上佔有殖民地壟斷權（我們已經說過，在七千五百萬平方公里的全部世界殖民地領土中，有六千五百

* 見「馬恩通信集」(Briefwechsel von Marx und Engels)，第二卷，第二九〇頁；第四卷，第四

五三頁。見考茨基所著「社會主義與殖民政策」一書(K. Kautsky, "Zur Sozialpolitik und Kolonialpolitik")

一九〇七年柏林版，第七九頁，他這本書是當考茨基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那個很早很早的時候寫的。

萬，即百分之八十六是集中於六個強國掌握；有六千一百萬平方公里，即百分之八十一，是集中於三個強國掌握）。

現今情形底特點，就是形成了不能不使機會主義和工人運動根本利益絕對相反情形加強起來的政治的和經濟的條件：帝國主義已從萌芽狀態長成爲統治的體系；資本家的壟斷組織在國民經濟和政策中佔據了首要地位；世界地域上的分割已經完結；另一方面，現在已經不是英國獨佔壟斷權，而是少數帝國主義強國爲參加壟斷而進行鬥爭，這也就是二十世紀初期的特點。現時機會主義已不能如它在十九世紀後半期的英國那樣，在某一個國家內獲得幾十年之久的完全勝利，但它在許多國家裏都已經最終成熟，已經成熟過度，已經腐化，以至於變爲社會沙文主義而與資產階級的政策完全溶成一體了*。

* 波特列索夫、齊赫克爾、馬斯洛夫諸先生所代表的俄國社會沙文主義，無論是它的公開形式也好，無論是它的暗藏形式也好（齊赫芝、斯科別列夫、阿克雪里羅得、馬爾托夫諸先生所代表的形式），也都是從俄國式機會主義，即取消主義中長成的。

九 對帝國主義的批評

我們現在是把對於帝國主義的批評當作廣義的批評來說，即是指社會上各個階級根據各自的一般思想體系對待帝國主義政策的態度而言。

一方面，巨量的財政資本集中於少數人掌握，造成異常廣泛而稠密的聯系和關係，不僅使中小資本家和中小業主受其支配，而且使最小資本家和最小業主也受其支配；另一方面，一國財政資本家集團與其他各國財政資本家集團，爲分割世界和統治其他國家而進行尖銳的鬥爭，——結果使使一切有產階級都紛紛轉到帝國主義方面去。『普遍』迷戀於帝國主義底前途，瘋狂擁護帝國主義，多方粉飾帝國主義，——這便是當代的標誌。帝國主義的思想體系，並且已侵入到工人階級中間去了。工人階級與其他階級之間並沒有隔着一條萬里長城。如果說現今德國所謂『社會民主』黨底首領，是理應稱呼爲『社會帝國主義者』，即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者，實際上的帝國主義者，那末霍柏森早在一九〇二年，就已經指出了有屬於機會主義

『費邊社』的英國『費邊帝國主義者』存在的事實。

資產階級的學者和政論家，通常是用較為暗藏的方式來辯護帝國主義，抹煞帝國主義佔有完全統治地位並有深厚根源的事實，竭力把細枝末節提在前列，而拚命用一些毫不莊重的『改良』計劃，如由警察機關來監督托拉斯或銀行等等計劃，去引誘人們離開重要的問題。至於那些敢於承認說改良帝國主義基本特質的思想是一種荒謬思想的公然無恥的帝國主義者，却是很少發表意見的。

讓我們舉個例子來說說。德國帝國主義者在所出版的「全世界經濟文庫」中，企圖考察殖民地中民族解放運動的情形，當然特別是那些非屬殖民地中的民族解放運動。他們指出印度的騷動和抗議，納塔耳（非洲南部）的運動，荷屬印度的運動等等。其中有一個人寫了一篇文章，來評論一部記載一九一〇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舉行而有亞、非、歐三洲各國被外族統治的民族所派代表參加的附屬民族種族代表會議情形的英文書籍。作者在這篇文章中，對於代表會議上的演說詞作了如下的估計：『他們說，必須與帝國主義鬥爭；統治國應當承認附屬民族的獨立權；國際法庭應當監督各強國與弱小民族所訂條約的履行。代表會議並沒有越過這些幼稚願望範圍以外。他們毫不瞭解，帝國主義是與資本主義現今的形式緊相聯結的，

因此(!!)與帝國主義作直接鬥爭是沒有希望的，至多也只能局限於反對某些特別可惡的過火現象。』* 既然用改良主義的方法修改帝國主義基礎的企圖是一種欺騙，是一種『幼稚的願望』，既然被壓迫民族中的資產階級代表沒有『越過』它前進，所以壓迫民族中的資產階級代表就要『越過』它後退，而走向於用冒充的『科學』來巧加掩飾的那種崇拜帝國主義的立場了。這也是一種『邏輯』呵！

用改良主義方法改變帝國主義基礎究竟是否可能做到呢，究竟是要向前進去使帝國主義所產生的種種矛盾繼續加緊加深起來呢，還是要往後退而使其減弱下去呢，——這便是批評帝國主義時所應注意的根本問題。既然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的特點是各方面的反動，是因財政寡頭壓迫和自由競爭底消除而使民族壓迫加強起來，於是在二十世紀初期，幾乎所有一切帝國主義國家中，都有對帝國主義持反對態度的小資產階級民主反對派思想發生。考茨基以及廣大國際考茨基主義思潮與馬克思主義決裂的表現，就在於考茨基不僅沒有設法，沒有實行去與這個經濟上根本反動的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反對派思想對立起來，反而在實踐上與它打成一片了。

一八九八年帝國主義性的美、西戰爭，在美國引起了『反帝國主義者』，即資

* 見「全世界經濟文庫」(Weltwirtschafliches Archiv)，第二卷，第一九三頁。

產階級民主派最後一批戰士底反對運動。他們稱這次戰爭爲『萬惡』的戰爭，認爲兼併異國領土是違背憲法的行爲，宣佈說美國對菲律賓土人領袖阿奎納多的舉動是『沙文主義者底一種欺騙手段』（最初，美國向阿奎納多允諾給予菲律賓自由，後來却派美國軍隊登陸而把菲律賓佔領了），並引用了林肯底言論：『白人統治自己，便是自治；白人統治自己而又統治他人，便不是自治而是專制了。』*但是，既然這全部批評都是害怕承認帝國主義與托拉斯——亦即與資本主義基礎——有不可分離的聯系，害怕響應大資本主義及其發展過程所產生出來的力量，那末這種批評也就不免是一種『幼稚的願望』。

霍柏森在批評帝國主義時所取的基本立場，也是如此。霍柏森比考茨基更先表示否認了『帝國主義底必然性』，而主張必須『提高人民底消費力』（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哩！）。從小資產階級立場上批評帝國主義，批評銀行專橫勢力，批評財政寡頭統治等等的，也有我們屢次援引過的阿哈德、藍斯堡、愛施維格，以及法國作家白拉爾，即一九〇〇年出版的那部標題爲『英國與帝國主義』的淺薄著作底作者。

* 見巴士葉所著『美國帝國主義』一書（J. Palouillet: "L'Imperialisme américain"），一九〇四年吉戎版，第二七二頁。

所有這些人並不想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而是以自由競爭和民主制去與帝國主義對立，批評了勢必引起衝突和戰爭的巴格達鐵道建築計劃，發表了維持和平的『幼稚願望』等等，而那位研究國際證券發行情形的統計學家賴馬克，在一九一二年計算價值數千萬萬法郎『國際』財富時，甚至大聲驚嘆道：『難道可以假定說和平竟會受到破壞麼？……在這樣巨大的數目字下，竟會有人冒險挑起戰爭麼？』*

從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方面表示出這樣的幼稚氣，當然是沒有什麼奇怪，而且他們本來就利於扮作這種幼稚模樣，而『煞有介事地』談論在帝國主義條件下可能達到和平。但是，既然考茨基在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間，也站上這種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觀點，說什麼在和平問題上，『大家』（帝國主義者、偽社會主義者與社會和平主義者）『都是意見一致的』，試問這個考茨基還有什麼馬克思主義氣味呢？結果便不是分析和揭露帝國主義矛盾底深根，而只是用改良主義的『幼稚願望』來逃避這些矛盾，搪塞這些矛盾。

以下便是考茨基對帝國主義所作的經濟批評的標本。他舉出一八七二至一九一

* 見「國際統計學研究所公報」(Bulletin de 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Statistique)，第十九卷，

二年英國對埃及輸出輸入的統計材料，結果得出這方面的進出口數量遠比英國進出口總額增加得慢些。於是考茨基便作出結論說：『我們並沒有任何根據來假定說，英、埃貿易若不用武力佔領埃及的手段，而單靠經濟「因素」底作用，就會要發展得慢些哩。』『資本實行擴展的趨向，』『最好是能不用帝國主義強力辦法，而用和平民主制辦法去實現。』

考茨基底這番議論獲得了他的俄國跟班（以及俄國社會沙文主義者掩護人）斯皮克塔托爾先生方面拚命的擁護。這番議論正是考茨基對帝國主義所下批評底基礎，所以我們必須把它詳細考察一下。我們且從引證希法亭底言論開始，因為希法亭底結論，據考茨基屢次——其中有一次是在一九一五年四月——宣佈，是『一切社會主義理論家一致同意的』。

『無產階級底任務，——希法亭寫道，——並不是要用已成過去的那個自由競爭時代和仇視國家的政策去與更進步的資本主義政策對立。無產階級對財政資本所施行的經濟政策的答覆，對於帝國主義的答覆，決不會是自由貿易，而只會是社會

* 見考茨基所著「民族國家，帝國主義國家以及國際同盟」一書（Kautsky: "Nationalstaat, imperialistischer Staat und Staatenbund"），一九一五年紐林堡版，第七二頁和第七〇頁。

主義。現在，無產階級政策底目的決不能是實現什麼恢復自由競爭的理想——因為這種理想現在已變成爲反動的理想了，——而只能是用消除資本主義的手段來完全消滅競爭。』*

考茨基與馬克思主義決裂了，他在財政資本時代擁護『反動的理想』，什麼『和平民主制』以及『單靠經濟因素底作用』，因爲這個理想在客觀上是向後轉，是從壟斷的資本主義回轉到非壟斷的資本主義上去，是一種改良主義的騙局。

如果沒有採用武力佔領的辦法，如果沒有帝國主義，如果沒有財政資本，那末英國與埃及（或與其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貿易就『會增長』得快些了。這是什麼意思？這豈不是說，如果自由競爭沒有受到一般壟斷組織方面的限制，沒有受財政資本底『聯系』或壓迫（即也是壟斷）所限制，沒有受各個國家壟斷式佔據殖民地的情形所限制，那末資本主義就會發展得快些麼？

考茨基底議論不能有什麼其他的意思，而這個『意思』又是毫無意思的。我們就退一步說吧：是的，如果沒有任何壟斷組織，自由競爭就會把貿易與資本主義發展得快些了。但是，貿易與資本主義發展得愈快，則產生着壟斷的那個生產集中與

* 「見財政資本」，第五六七頁。

資本集中也就會來得愈厲害。而且壟斷已經產生出來了，正是從自由競爭中產生出來了！雖然壟斷組織現時已阻礙着發展，但這也不能成爲擁護自由競爭的理由，因爲自由競爭既然產生了壟斷，也就成爲不可能的了。

無論你把考茨基底議論怎樣翻來覆去，但是在宅中間除了反動思想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而外，便找不到什麼其他的東西。

如果把這種推斷改正一下，而說得如像斯皮克塔托爾所說的那樣：現在英屬殖民地與英國之間的貿易，要比英屬殖民地與其他各國之間的貿易發展得慢些，——但這也是挽救不了考茨基的。因爲打擊英國的也是壟斷，也是帝國主義，不過是其他國家（美、德）方面的帝國主義罷了。大家知道，卡德爾引起了一種新奇的保護稅制，其所保護的（這是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三卷上就已經指出了的）恰巧是那些些便於出口的貨物。其次，大家知道，卡德爾和財政資本所有的特性，是那種「按拋賣價格輸出」的制度，即英國人所稱爲「拋出」的制度：卡德爾在本國按壟斷式高價出賣生產品，而在國外却以賤幾倍的价格銷售，以求打倒自己的競爭者，而把自己的生產擴大到最高限度等等。如果說德國對英屬殖民地的貿易是比英國對英屬殖民地的貿易發展得快些，那就只是證明德國帝國主義要比英國帝國主義新鮮些，

强大些，有組織些，高一些，而決不是證明自由貿易底『優越』，因為這裏並不是自由貿易與保護關稅制或殖民地隸屬制鬭爭，而是一個帝國主義與另一個帝國主義鬭爭，一個壟斷同盟與另一個壟斷同盟鬭爭，一個財政資本與另一個財政資本鬭爭。德帝國主義對英帝國主義勢力上的優越，要比殖民地界線和保護關稅牆垣厲害些：由此而得出一個擁護『自由貿易』與『和平民主制』的『理由』，便是一種鄙俗思想，便是忘掉帝國主義底根本特點與特性，便是用市僧的改良主義來代替馬克思主義。

有趣得很，甚至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藍斯堡，雖也如考茨基那樣用市僧態度來批評帝國主義，但他對貿易統計材料所作的研究，却要比考茨基底研究較為科學一點。他並不是單用一個隨便拿來的國家和其餘各國比較，並不是單拿殖民地和其餘各國比較，而是把帝國主義國家輸出到兩種國家中去的出口統計材料拿來比較：第一種是財政上依賴於它而向它借款的國家，第二種是財政上獨立的國家。所得到的結果有如下表：

德國輸出量（單位百萬馬克）

一八八九年

一九〇八年

增加的百分數

輸到財政上依賴
於德國的國家

羅馬尼亞	四八·二	七〇·八	十四·七%
葡萄牙	一九·〇	三二·八	十七·三%
阿根廷	六〇·七	一四七·〇	十一·四三%
巴西	四八·七	八四·五	十七·三%
智利	二八·三	五二·四	十八·五%
土耳其	二九·九	六四·〇	十一·四%
共計	二三四·八	四五一·五	十九·二%

輸到財政上不依
賴於德國的國家

大不列顛	六五一·八	九九七·四	十五·三%
法蘭西	二一〇·二	四三七·九	十一·〇八%
比利時	一三七·二	三二二·八	十一·三五%
瑞士	一七七·四	四〇一·一	十一·二七%
澳大利亞	二一·二	六四·五	十二·〇五%
荷屬印度	八·八	四〇·七	十三·六三%
共計	一,二〇六·六	二,二六四·四	十八·七%

藍斯堡並沒有作出什麼總結，所以他就很奇怪地沒有看到：如果這些數目字真能證明些什麼，那也不過是證明他自己不對而已，因為輸出到財政上依賴的國家中去的，畢竟要比輸出到財政上獨立的國家中去的增加得快些，雖然是快得不多

（我們把『如果』兩字加上着重點，因為藍斯堡底統計還是很不完全的）。

藍斯堡考察商品輸出與借款間的聯系時寫道：

『一八九〇至一八九一年間，由幾個德國銀行作中介締結了發行羅馬尼亞公債的條約。其實，在未締約幾年以前，這些德國銀行就已經以這筆公債作担保而發給過借款了。這筆公債主要是用來向德國購買鐵路材料的。一八九一年德國對羅馬尼亞的輸出量，計值五千五百萬馬克。第二年就跌到了三千九百四十萬馬克；中間經過一些起伏，到一九〇〇年時已跌至二千五百四十萬馬克了。直到最近幾年內，才因發行兩筆新公債而重新增加到一八九一年的水準。』

『德國對葡萄牙的輸出量，在一八八八至一八八九年間，因發行幾次公債而增加到二千一百一十萬馬克（一八九〇年）；在此後兩年內，跌至一千六百二十萬馬克和七百四十萬馬克，直到一九〇三年時，才恢復到原先的水準。』

『德國與阿根廷貿易的統計材料，尤其表示得明顯。由於一八八八年和一八九〇年發行兩次公債的結果，德國對阿根廷的輸出量，在一八八九年計達六千零七十萬馬克。過兩年後，輸出量降到一千八百六十萬馬克，即不到原先輸出量三分之一。直到一九〇一年間，才又達到並超過一八八九年的水準，其原因是由於德國那

時又貸給了阿根廷幾次國家公債和市政公債，供給了建築電氣工廠用的款項，以及其他各種信貸。」

『德國對智利的輸出量，因發行一八八九九年公債而增加到四千五百二十萬馬克（一八九二年），過一年後又跌至二千二百五十萬馬克。一九〇六年間，因由德國幾個大銀行作中介締結了新公債的結果，輸出量又增加到八千四百七十萬馬克（一九〇七年），但到一九〇八年時，又跌至五千二百四十萬馬克了。』*

藍斯堡從這些事實中作出一種很滑稽的市儈道德式的結論：與公債相連的出口是很不穩固，很不平衡的；把資本輸出國外，而不『自然而然地』『和諧地』發展祖國工業，是很不妥當的；發行外國公債時，克虜伯工廠必須付與價值數千百萬的『高昂』賄款等等。但這些事實却很明白地告訴我們：輸出量底增加，恰巧是與財政資本底欺詐勾當聯結着，財政資本絲毫不顧及什麼資產階級的道德，而只圖盡量剝括，從一條牛身上剝下兩層皮：第一是從公債上取得一筆利潤，第二是當這筆公債用來購買『克虜伯』工廠底產品或鋼鐵新迪加底鐵路材料等等時，又是從這筆公債上取得許多利潤。

我們再重說一遍，我們並不認爲藍斯堡底統計是個完備的統計，但我們畢竟要把他的統計引用一下，因爲他的統計是比考茨基和斯皮克塔托爾兩人底統計較爲科學得多，因爲藍斯堡指出了觀察問題的正確方法。爲要推論財政資本在出口事業等方面的作用，就要善於把輸出事業與財政家欺詐事業的聯系特別拿來單獨說明，就要善於把輸出事業與卡德爾貨物銷售等等的聯系特別拿來單獨說明。單只拿一般殖民地與非殖民地比較，拿一個帝國主義與另一個帝國主義比較，拿一個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如埃及）與其餘一切國家比較，就會恰巧是迴避和掩蓋問題本質了。

考茨基對帝國主義所作的理論批評，其所以與馬克思主義沒有絲毫共同點，其所以只可用作宣傳和機會主義者及社會沙文主義者講和平，講統一的門徑，就是因爲這種批評恰巧迴避和掩飾了帝國主義最深刻的根本矛盾：壟斷組織和與之並存的自由競爭間的矛盾，財政資本底巨大「義務」（以及巨量利益）與自由市場上「誠實無欺的」貿易間的矛盾，卡德爾和托拉斯（一方面）與沒有加入卡德爾的那些企業（另一方面）間的矛盾等等。

考茨基所臆想出來的那個鼎鼎大名的「超帝國主義」論，也含有完全同樣反動的性質。試把考茨基在一九一五年關於這一問題的論斷和霍柏森在一九〇二年的論

斷比較一下。

考茨基說：『……難道現在的帝國主義的政策不能由一種新的，超帝國主義的政策，即用國際聯合財政資本共同剝削全世界的辦法代替各國財政資本相互鬭爭的政策所排擠麼。無論如何，資本主義底這一個新的階段，是可以設想的。至於它能否見諸實現，那末我們現在還沒有充分根據來解決這一問題。』*

霍柏森說：『現在很多人認為，在各自佔有許多不文明殖民地 and 依賴國的少數巨大聯邦帝國中早已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是現代趨勢最正當發展的道路，而且這種發展道路是最有希望在堅固的聯帝國主義基礎上達到永久和平的。』

考茨基所稱為超帝國主義的東西，也就是霍柏森比他更早十三年時所稱為聯帝國主義的東西。考茨基除了用一個字冠代替另一個字冠來臆造出一個怪深奧的新字眼外，其『科學』意見底進步處，就只在於他企圖把霍柏森所描寫的東西——其實是英國牧師玩弄的騙局——假冒為馬克思主義。在英、布戰爭以後，英國牧師這一高貴等級極力安慰那些在南非戰爭中喪失了不少生命，並為保證財政資本家獲得更高利潤而繳付了更高捐稅的英國小市民和工人，這本來是理所當然的。說帝國主

* 見「新時代」雜誌，一九一五年四月三十日出版的一期，第一四四頁。

義並不壞，說它很快就要變爲能够保障永久和平的聯（或超）帝國主義，——這難道不是最好不過的一種安慰麼？無論英國的牧師或甜蜜的考茨基抱有怎樣慈善的目的，但他那個『理論』底客觀的，即真正的社會意義，却不過是用極反動的方法來安慰群眾，叫他們癡心妄想，在資本主義下可能達到永久和平，轉移群眾視線，使其不注意那些劇烈矛盾與現代緊張問題，而注意於虛偽的所謂新的未來的『超帝國主義』前途。在考茨基底『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除了欺騙群眾而外，是一無所有的。

例如，只要把那些人皆知而不容爭辯的事實拿來與考茨基竭力誘惑德國工人（和各國工人）的那種前途明白對照一下，便可知他所說的這種前途極端虛假了。試舉印度、安南和中國爲例。誰都知道，這三個一共有六七萬萬人口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是受幾個帝國主義強國，即英、法、日、美等國財政資本剝削的。假定這些帝國主義國家組成爲彼此敵對的聯盟，以求保持或擴張它們在上述亞洲國家中的領土、利益和『勢力範圍』。這就會是『聯帝國主義』或『超帝國主義』聯盟了。又假定所有的帝國主義強國共同組成爲一個聯盟來『和平』分割上述亞洲國家，那就會是『國際聯合的財政資本』了。這種聯盟底實際例子，在二十世

紀歷史中已經有過了，例如列強在共同對付中國時，就締結過這樣的聯盟。試問是否『可以設想』，說這種聯盟在保存着資本主義的條件下（而考茨基恰巧就是以這樣的條件爲前提的），不會是短時期的呢？說這種聯盟能除去各種各樣的磨擦、衝突和鬭爭呢？

只要明白自提出這個問題，便可知道只能給以否定的回答。因爲在資本主義下，爲實行分割勢力範圍，分割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計算各個參與分贓者底實力，即它們各自擁有的一般經濟、財政、軍事等等實力而外，再也不能設想出什麼其他的根據。而這些參與分贓者所有的實力又變得更各不相同，因爲在資本主義下，各個企業，各個托拉斯，各個工業部門，各個國家彼此間的發展，是決不可能的。半世紀以前，德國底資本主義實力與當時英國底實力相較起來，還是小得可憐；日本當時與俄國比較起來，也是如此。過了一二十年之後，難道還『可以設想』帝國主義列強相互實力對比沒有變更麼？絕對是不可這樣設想的。

所以，資本主義現實中的（而不是英國牧師或德國『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鄙俗的市儈的幻想中的）『聯帝國主義的』或『超帝國主義的』聯盟，不管這些聯盟採取那種形式，不管是一個帝國主義聯盟去反對另一個帝國主義聯盟，還是一切帝

國主義強國結成一個總聯盟，都不可避免地只會是兩後兩次戰爭中間的『暫時休戰』。和平的聯盟是準備戰爭，同時又是從戰爭中脫胎而來，互相制約，根據同一種帝國主義聯系，同一種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相互關係而引起和平戰爭形式與和平戰爭形式彼此交替的情形。而聰明絕頂的考茨基，爲了安撫工人並把他們與投到資產階級方面去了的社會沙文主義者調和起來，便把一條鍊子上的另一環節與另一環節割開，把今天的一切強國爲共同『安撫』中國（請回憶它們鎮壓義和團起義事件吧）所締結的和平的（與超帝國主義的，——甚至是超而又超的帝國主義的）聯盟，與明天的那個不和平的衝突，與那個準備在後天又由所謂『和平的』總聯盟去分割——譬如說——土耳其等等等的和平的衝突割開。考茨基不願見到帝國主義和平時期與帝國主義戰爭時期的活生生的聯系，而寧可把僵硬的抽象觀念介紹給工人，把工人和他們那些僵死的領袖調和起來。

美國人喜爾在他所著「歐洲國際關係發展中的外交史」一書序言中，把近代外交史分爲以下三個時期：（一）革命時代；（二）立憲運動時代；（三）現代「商業帝國主義」時代*。另一個作家又把一八七〇年起的大不列顛「全世界政策史」分爲四個時期：（一）第一個亞洲時期（反對俄國在中亞細亞一帶向印度的進展）；

(二) 非洲時期 (約自一八八五年起，至一九〇二年止)，即為分割非洲而與法國進行鬭爭的時期 (一八九八年的『法紹達』事件，那時險些要與法國開戰)；(三) 第二個亞洲時期 (與日本訂約反對俄國)；(四) 『歐洲』時期，主要是反對德國。銀行『活動家』黎舍爾早在一九〇五年時，便指出法國財政資本在意大利進行活動，以準備法、意兩國在政治上的聯盟；德、英兩國爭奪波斯的鬥爭以及所有歐洲各國資本為借款給中國問題所進行的鬥爭開展起來等等事實，而寫道：『前鋒隊底政治衝突，是在財政基礎上開展起來的。』這便是『超帝國主義的』和平聯盟與普通的帝國主義衝突密切相聯的具體實際情形。

考茨基企圖掩飾帝國主義最深的矛盾，因而也就必然要去粉飾帝國主義的這種傾向，是在他批評帝國主義底政治特性時也表現出來的。帝國主義是財政資本和壟斷制底時代，而財政資本和壟斷制到處散佈的都是統治趨向，而不是自由趨向。這統治趨向底結果，便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發生全面的反動，便是政治制度方面

見喜爾所著『歐洲國際關係發展中的外交史』一書 (David James Hill: "A History of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of Europe")，第一卷，第一〇頁。

見施里德爾所著前書，第一七八頁。

的矛盾也極端尖銳化起來。民族壓迫和兼併傾向，即破壞民族獨立的傾向（因為兼併無非是破壞民族自決而已），也特別尖銳化起來了。希法亭很正確地指出了帝國主義與民族壓迫尖銳化的聯系：『至於新開闢的國家，——他寫道，——那末輸入這裏來的資本就使種種矛盾加緊起來，引起那些發生民族覺悟的人民來進行有加無已的反抗，反對外來的敵人；這種反抗很容易發展成爲反對外資的危險行動。舊式的社會關係根本革命化起來；各『史外民族』數千百年來的農村閉塞性，日益破壞下去；它們日益捲入於資本主義的漩渦了。而且資本主義本身也漸漸授予各被征服民族求得解放的工具和手段。於是它們也就提出歐洲民族曾經認爲最高尚的那個目標，即創造統一民族國家，作爲獲得經濟文化解放的工具。這種獨立運動，將危及歐洲資本在其所剝削的那些最寶貴而含有最優美前途的區域中的地位；於是歐洲資本也就只有經常增加自己的武力，才能維持自己的統治。』

這裏尚須補充一點。帝國主義不僅要在新開闢的國家中，而且要在舊的國家中實行兼併，加緊民族壓迫，因而也就使反抗加緊起來。考茨基表示反對帝國主義加緊政治反動的事實，而抹煞了一個已經是特別迫切的問題，即在帝國主義時代決不

* 見「財政資本」，第四八七頁。

能與機會主義者講統一的問題。他表示反對兼併政策，同時又把自己的這種反對意見，用一種最不傷害機會主義者而為機會主義者所最易接受的形式表示出來。他是直接對德國大衆說話的，但他終究恰巧把最重要最迫切的事實，例如德國兼併亞爾薩斯和羅來因的事實，掩飾起來。我們且舉一個例子來估計考茨基底這種『偏向』吧。假定說日本人指斥美國人兼併菲律賓的行動，試問是否會有很多人相信日本人這樣來作，是因為他根本反對兼併，而不是因為他自己想要兼併菲律賓呢？是否要承認，只有當日本人起來反對日本兼併高麗，要求讓高麗自由脫離日本的時候，才能把日本人反對兼併的這種『鬥爭』看作是誠心的和政治上誠懇的態度呢？

考茨基對帝國主義作的理論上的分析，以及他對帝國主義所作的經濟上政治上的批評，都是浸透了與馬克思主義絕對不能相容的一種蒙蔽掩飾帝國主義最主要根本矛盾的精神，浸透了力圖把歐洲工人運動中陷於破壞的那種與機會主義者統一的局面保持起來的傾向。

一〇 帝國主義底歷史地位

我們已經說過，帝國主義按其經濟本質來說，是壟斷性的資本主義。這一點也就決定了帝國主義底歷史地位，因為在自由競爭基礎上，而且恰巧從自由競爭中生長起來的壟斷，乃是從資本主義制度進到更高一個社會經濟制度上去的過渡。必須特別指出現代所特有的四種主要壟斷形式，或壟斷性資本主義底四種主要表現。

第一，壟斷是在生產集中過程發展到很高階段的時候長成的。這便是資本家的壟斷同盟，即卡德爾、新迪加與托拉斯。我們已經說過，這些壟斷同盟在現代經濟生活中起着莫大的作用。到二十世紀開始時，它們已在各先進國家中取得了完全的統治地位。固然，最先開始走上組織卡德爾道路的，是那些實行高度保護稅則的國家（德國和美國），但實行自由貿易的英國也表明了壟斷制是從生產集中過程中產生出來的這個基本事實，不過時間上稍遲一點罷了。

第二，壟斷制使奪取最主要原料來源，尤其是為供給資本主義社會中那些主要

的，卡德爾化程度最大的工業部門，即煤炭業和鋼鐵工業所需要的原料來源的鬥爭，加緊起來了。壟斷性的佔有主要原料來源，使大資本底權力加強到了可驚的地步，使卡德爾化了的工業和沒有卡德爾化的工業間的矛盾異常尖銳化了。

第三，壟斷是從銀行中長成的。銀行已由平凡的中介企業，變成了財政資本的壟斷者。在任何一个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都是由三五個最大的銀行實現了工業資本與銀行資本間的『個人聯合』，把佔全國資本和貨幣收入總數大部分的數百萬萬資本，都一手包攬起來。財政寡頭制把依賴關係的密網籠罩於資本主義社會中所有的一切經濟和政治機關，——這便是這種壟斷底最明顯的表現。

第四，壟斷是從殖民政策中長成的。財政資本在無數『舊有的』實行殖民政策的動機上，更加上了一個新的動機，即爲爭奪原料產地，爭奪資本投殖地，爭奪『勢力範圍』（即成立有利契約，獲得租讓，取得壟斷性利潤及其他等等的範圍）以及爭奪一般經濟領土而鬥爭的動機。例如，當歐洲列強還只把非洲十分之一的面積佔領爲自己的殖民地時（在一八七六年時還是如此），殖民政策還能不用壟斷手段，而按所謂『自由奪取』領土的方式去發展。但是，當非洲十分之九的面積已被佔領的時候（到一九〇〇年的時候），當全世界都已分割完了的時候，便必然開

始了一個壟斷式佔有殖民地，亦即是爲分割世界和重新分割世界的鬥爭特別尖銳起來的時代。

壟斷性資本主義把所有的資本主義矛盾弄到了如何尖銳的程度，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只要指出物價高漲和卡德爾壓迫這兩件事實就够了。這種矛盾尖銳化，便是歷史過渡時期中最強大的推動力，而這個過渡時期是在全世界財政資本完全勝利時就已經開始了的。

壟斷，財政寡頭，趨向統治而不趨向自由，極少數最富強國家剝削一批一批弱小國家——所有這些便產生了使人必須把帝國主義解釋爲寄生腐化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特點。帝國主義底趨向之一，即造成『食利國』或放債國，使這些國家中的資產階級日甚一日地專靠輸出資本和『剪息票』爲生的現象，日益明顯地暴露出來。若以爲這一腐化趨向排除了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可能，那就是錯誤的想法了。事實上並不是如此。個別工業部門，個別資產階級階層，個別國家，在帝國主義時代，各以多少不一的強度，時而表顯着此種趨向，時而又表現着彼種趨向。整個說來，現在資本主義發展得比先前快得不可計量，但這種發展不僅一般地成爲更不平衡，並且這種不平衡又特別表現於資本最雄厚的國家（英國）底腐化。

研究德國大銀行問題的作家黎舍爾論到德國經濟發展底速度時寫道：『德國在前一時代（一八四八至一八七〇年）進步得並不很慢，但是和德國現今時代（一八七〇至一九〇五年）全部經濟及其銀行發展底速度比較起來，便好像昔日郵車速度和近代汽車速度相比較一樣，而近代汽車駛行之快，對於不謹慎的步行者和汽車上的乘客本身都是很危險的。』這個異常迅速發展了的財政資本，正因為它是這樣迅速發展起來了，所以又很想更『安然』把那些必須從更富足的國家方面奪取過來的殖民地佔領起來，而這種奪取，又不是單只用和平手段所能做到的。在最近幾十年來，美國經濟的發展要比德國來得更快，而現代美國資本主義底寄生性也就因此而表現得特別明顯。另一方面，例如把共和派的美國資產階級和君主派的日本資產階級或德國資產階級比較一下，便可以看出：在帝國主義時代，這些資產階級之間極大的政治上的差別，也都極度減弱下去，其所以如此，並不是因為這種差別根本就不重要，而是因為所有這些資產階級都帶有相當的寄生性的特徵。

許多工業部門中某一部門裏的資本家，許多國家中某一國家裏的資本家等等，既獲得壟斷性的高度利潤，在經濟上便有可能收買工人階級中某些階層，暫時且能收買其中頗大的一個少數，吸引他們站在某一部門或某一國家資產階級方面去反對

其餘一切部門或國家。帝國主義國家彼此因分割世界而緊張起來的對抗，更使這種趨向加強起來。於是便形成了帝國主義與機會主義間的聯系，這種情形在英國表現得最早而且最鮮明，因為發展過程中的某些帝國主義特點，在英國要比其他各國出現得更早得多。有些作家，如馬爾托夫，愛用一種『官場樂觀主義的』（如考茨基與鳩思曼一樣）議論來否認帝國主義與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相聯系這一現時特別觸目的事實，如說什麼假若先進的資本主義恰巧加強了機會主義，或是說假若領薪最多的工人恰巧傾向於機會主義，那末反資本主義者底事業就未免毫無希望了。切不要看錯這種樂觀主義底意義：這是對機會主義抱樂觀的態度，這是用來掩飾機會主義的樂觀主義呵。其實，機會主義特別迅速和特別討厭的發展，並不能保證機會主義底勝利臻於鞏固，也正好似一個健康身體上的膿瘡迅速的膨脹，只足以加速膿瘡爆裂而使身體恢復健康一樣。在這方面最危險的，倒是那些不願意瞭解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不和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密切聯系起來，便是一種空洞而虛假的廢話的人。根據以上關於帝國主義底經濟本質問題所說的一切，便要把帝國主義估計為過渡的資本主義，或更正確點說，垂死的資本主義。在這點上特別耐人尋味的，便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敘述現代資本主義時所常用的字眼：『互相錯綜』，『沒有孤立

性」等等；說什麼銀行是『一種按其任務和發展講都沒有單純私有經濟性質，而日益超出私有經濟調節範圍的企業。』而講了後面這句話的那個黎舍爾，同時却又非常鄭重地說道，馬克思主義者關於『社會化』的『預言』是『沒有實現的』！

『互相錯綜』一語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它只是抓住了現在我們眼前發生的那個過程中最觸目的一點。它證明觀察者只看見單個樹木而沒有看見樹林。它證明人們盲從式地模寫着外表的偶然的紛亂的現象。它證明觀察者爲一大堆生硬材料所壓倒，完全不能瞭解其中所含的內容和意義。股票佔有關係，即私有主關係，是『偶然互相錯綜起來的』。但是隱藏在這種錯綜現象底下的，構成這種現象基礎的，却是那些變動着的社會生產關係。既然大企業規模已擴展得十分龐大，以精確估計巨量事實爲根據來有條不紊地設法取得數千萬人民所必需的總額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原料；既然有系統地設法把這些原料轉運到各個最便利的生產地點，有時甚至是彼此相距數千百里的地點；既然由一個中心來指揮一切順序製造的階段，一直到製成許多種類的熟製貨品爲止；既然這些生產品是按照一個總的計劃來分配於數千萬數萬萬的消費者（美、德兩國的煤油銷售，都是由美國『煤油托拉斯』支配的），——那末擺在我們面前的，就顯然是生產底社會化，而決不是什麼簡單的『互相錯

綜』；那末私人經濟關係和私人所有關係，就顯然已變成一種不合於內容的外殼，而假如用人工方法來延緩其必被消除的時日，那它就必然要腐化起來；它也許能在腐化狀態中存留一個比較長久的時間（如果割治機會主義膿瘡的事情竟不幸而遷延下去的話），但它終究還是必然會被消除掉的。

熱烈崇拜德國帝國主義的叔爾茨·黑維尼茨驚嘆道：

『倘若德國銀行底領導工作，歸根到底在擔負在十來個人身上，那末他們的活動之關係於國民福利，在現時已經是要比大多數政府總長底活動更爲重大了。』

（這裏把銀行家、總長、工業家以及食利者『互相錯綜』的事實忘掉，當然是較爲有利的）……『倘若把我們所說過的那些傾向底發展事實澈底推想一番，那末結果便是：一國底貨幣資本統一於銀行之中；銀行又互相聯合成爲卡德爾；全國急需投殖的資本都化作有價證券。那時便會實現聖西門底天才預言：「現在生產中因經濟關係不是按一個調節計劃發展的事實所引起的無政府狀態，定會讓位於有組織的生產。那時生產便不會再由那些彼此孤立，各不相謀，不知道民衆經濟要求的企業家去指揮，而會由相當的社會機關去主持。中央管理委員會既有可能從更高的觀點上去觀察廣濶的社會經濟領域，就會把這個社會經濟調節得有利於全社會，並把生

產資料轉交給適當人物去支配，特別是會設法使生產和消費經常處於彼此協調的狀態。現在有一種機關已把相當組織經濟勞動的作用包括於自己的職務以內，這種機關便是銀行。」我們現在離實現聖西門底這些預言的時候還遠；但我們已經是在實現這些預言的道路上走着：這是和馬克思本人所設想的不同的馬克思主義，但也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這不消說是對馬克思學說所作的一種漂亮的『反駁』，從馬克思底精確科學分析倒退到聖西門底猜想上去了，而聖西門底猜想雖然是個天才的猜想，但終究只是一種猜想。

一九一七年四月在彼得格拉印成單行本出版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十九卷，第六七至一七五頁

